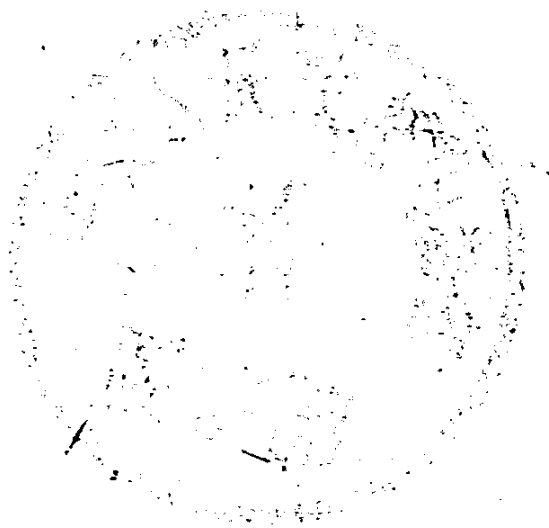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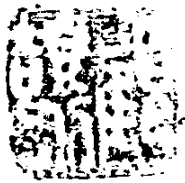


現代西藏

法尊上人著

顧維鈞題



676.61  
723=2  
2

9

23

蒙  
藏  
教  
育  
司



3 0662 5920 5

- 82194



法  
尊著

現  
代  
西  
藏

東方書社印行



影 近 者 作

## 顧頡剛序

西藏高踞國土西南，自唐文成公主適棄宗弄讚而陶冶以內地之文化，自元世祖以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而藏中佛教遂漸漬乎西北諸境。蕃漢之爲一家，千餘年矣。獨是山川千萬重，枉梁不設，出於其途者必蹈急湍而衝洪波，決生死於俄頃之間，馬爲卻行，人爲涕下，譬之昆弟，以廬居之阻絕而情分稍疏，亦其宜也。百年以來，強鄰逐逐於旁，虎視而狐媚，所以甚間之者無不至，卒以藏人秉義弗渝，金甌靡缺。神聖之抗戰起，西南國際路線有迫切之需要，興建大工於康滇藏印之間，周道倭遲，爲期不遠，行李之往來旣頻，國族之搏合益固，非大可喜之事哉！

顧剛嘗遊甘肅，至於塔兒拉卜場諸寺。登其殿宇，則金銀與琉璃之光彩亂目而眩目，壁上圖繪及諸供養皆盡麗極妍。觀其圖書，則五色錦裘，自膝而下極乎藻井；雕版鱗鱗，窰屋數十間。相其僧徒，則端居窮經，輒廢寢食，時以一疑義集衆辨論，出其因明

之術以相角較，往往爭持連朝，必求解答無餘蘊而後已。察其民衆，則自家門一步一拜以至佛前，膜拜不已，五體深印，厚木爲穿，恆數月而易一版。有皮製圓筒，中置經文，名曰「古拉」，轉之得功德，寺之前，街之上，水之濱，人之手指間，莫不有之，無時不轉，一若天地之大惟有此一事也者。爲之心神震懾，歡喜拜倒，曰：人世間固有若是之誠且勇者乎？是固居於內地皇皇然營求趨利避害者所不克夢見之境界，而取此至誠至勇以移之於人事，必可使我民族國家屹立於天地之間而永永不毀，藏中文化乃若是其偉大耶！內地尙文久矣，文敝則救之以忠，是則將來之建國正有藉乎此也。頗欲加以鑽研，俾稍識其端倪，而職務辛勞，不遂所願，惟有寄之於神遊冥想而已。

法尊上人受法出家，慧根夙具，不滿於內地浮屠之所爲，思恢弘之以藏中佛法，遂乃冒雪履冰，禁危越險，涉跡於康藏者凡九年，既索得其玄珠，又詳審其外象。乃歸主縉雲教理院事，就暇寫成現代西藏一書，以客觀之筆墨記親接之見聞，蓋猶法顯書佛國，玄奘錄西域之意也。西藏素以祕密聞於世，然而同是含生負氣之倫，何所爲而獨

具秘密？上人深入寶山，懷寶而歸，不忍自閉，盡舉以示人，一切事皆詳其故而述其原，遂化秘密爲顯明，不亦快乎！夫以不祕爲祕，俗人之少所見而多所怪也；以祕爲不祕，則學者窮理之所有事。國人得是書而讀之，復繼踪而探之，吸受勇猛之精神，泯除蕃漢之畛域，固將大有造於邦家。顏剛觀此勝業，以爲我儕之西藏工作可以發軔於是，爰爲之紹介於王曉菴先生而刊之，且樂序其端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顏剛敬識於柏溪寧靜山莊。

現代古蹟(序)



## 太虛序

法尊格什，以新著的現代西藏，寄我校閱，我涉覽一遍，發生兩種感想：其一，西藏民衆信受佛法之教化，不惟普及而亦相當的醇正深入；然一般官商皆習爲巧詐，失於誠實，且廓羅一帶游牧人，多有以劫殺爲生活者，殺盜淫妄，竟分別蔚成風尚，此何故耶？其二，西藏僧衆實爲西藏民族的重心，不惟掌教化崇仰，而一般的教育及政治權力亦出於是，此又何故耶？則因前者無安穩的經濟基礎，且無系統組織的政制治理，而後者則有之也。由此可知淑羣之道，非但柔善的教化能奏全功，必扶以剛強的政治，尤必基以資養的經濟，而世之佛徒，欲期住持佛教有優良僧衆，乃惟冀以德化達之，輕拒僧制與寺產之整理，蓋未知純由教化而臻淨善，實惟少數賢哲，而大多數人，皆須恆以生產，齊以律制，而後能導勉於善也。故西藏的僧衆，使無宗克巴改制率各大寺嚴遵僧律，並管理其傳續之集團財產，則將渙散頹墮而類尼泊爾。然使西藏掌教政治之當局，更

能督率民衆，研求富庶之技術，軌納於公正嚴明之政刑，則四根本戒之善行，不難實現。爲佛化民族之特性。故人之所貴，佛之所教，雖在導進於增上學與決定勝之行果，然適人間所宜而漸化，端在先以合理經濟使咸足存活，加以公嚴政治俾各獲平安，而後有暇講之環境，可受行於至教，否則雖羨慕且信仰之，卒無以改正其苟偷放僻，亦徒有慚悔心耳！茲則余對已有勝善教化之西藏民族，欲爲其當局進獻一籌者也，因即書於簡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任雪山丈室太虛

## 黃懺華序

法尊法師把他的大著『現代西藏』改訂之後，叫我做一篇序，我沒有到過西藏，就連書本上的西藏，也研究得很少很少，實在夠不上說什麼，現在這裏所說的，只是把法尊法師所散說的集攏起來，也可以說是代表法尊法師說幾句話。

我想普通一般讀者，拿起這本書來，一定會發生一種感想，就是看來看去，都離不了佛教，以為只是一本宣傳佛教的書。其實這是一種誤會。我們假如把佛教和西藏有如何的關係研究一下，就可以思過半了。

西藏的歷史，在七世紀，就是中國的唐代以前，差不多茫昧得無可稽考，到七世紀的松贊幹布王，派大臣屯彌三補札等，到西北印度迦濕彌羅去求學；他們回國之後，拿當日迦濕彌羅所通用的印度文字做樣本，製造西藏文字，西藏文化才開啓。而印度是佛教的母國，是大家所公認的。所以西藏的文化，可以說是從頭起就養育在佛教的搖籃裏。

松贊幹布，又先後娶尼勒布（即尼泊爾）的公主白木隆和中國的文成公主做王后，這兩位王后，都信仰佛教。松贊幹布，由兩后的勸導，對於佛教，不但本身信仰，而且用他的權力，把佛教推行。在那個時候，佛教差不多成了西藏的國教。後來有赤松特讚以及徠巴瞻等王，熱心弘揚佛教，張大佛教。雖然曾經一度遭遇滅法的悲運，然而不久，就重放光明。到十三世紀末葉就是元代的時候，西藏佛教當中的一個流派所謂薩迦派，做了西藏的國王，統轄西藏政教的大權，開西藏的法王統治。自此以後，西藏王朝，差不多多半在僧侶手裏。而到了十七世紀就是清代，達賴五世，統御西藏全境，登法王大寶，一直傳到現在，相承不替。佛教的寶蓋，更蔭覆了全藏。

像這樣，西藏的政治，在松贊幹布以後，始終沒有離開佛教；那麼，西藏的一切一切，都佛教化，一切一切都帶上佛教的色彩，也是當然的事情。所以不談西藏則已，假如要談西藏，而把佛教去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就是這本『現代西藏』看來看去都離不了佛教的原因。至於這本書的價值如何，留待賢明的讀者去評判罷。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

黃懺華

## 劉百閔序

法尊法師以「現代西藏」改訂本寄余並囑作序；余會細加繙閱此書，不僅爲一部近代西藏歷史，且爲一部西藏佛教史。近人作史，多不重史眼，故作西藏史者，皆棄佛教不論。其實佛教之中興，爲西藏之史眼也。「現代西藏」一書，以佛教之中興爲敘史之經，以西藏民族性及政治經濟之發展爲敘述之緯，綱目聿張，程序井然，誠爲目前研究西藏問題罕有之作，此爲余敢向學術界介紹者。

中華民國爲五族構成之國家，由於歷史地理環境關係，漢藏兩族尤爲密切。現代中國，爲以三民主義創造之新國家，對內對外，政策開明，漢藏關係尤逐漸增進，惜以交通困難，往返不易，佛教之溝通亦不易，西藏民衆教育普及更不易，故吾人以爲：今後漢藏關係之增進，及西藏真正達到更「現代」之途徑，啓發西藏民衆教育，宣揚三民主義，開發西藏交通，實爲切要之事。

關於西藏交通開發，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實業計劃一書本有高原鐵路系建築之計劃，惟此計劃工程浩大，似非短時期內所能奏功，故今後西藏與內地交通溝通，無論輕便鐵路也，碎石公路也，河流開濬也，均須逐漸分段完成。蓋交通既利，內地物資與西藏物資交換利便，西藏佛教輸入內地，現代文化輸入西藏，均極容易，現代西藏，當日臻於至善。如果三民主義之宣傳，更能積極推進，使西藏民衆深切瞭解民族平等，信教自由，則民族間一切隔閡，自不難完全消彌，從此漢藏兩族更加親切，是現代西藏前途，將益益光大。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刻百閱序於重慶

# 現代西藏目次

作者近影	二
顧頡剛序	一
太虛序	五
黃懺華序	七
劉百閱序	九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西藏地理概志	三
第三章 西藏歷史略談	六
一、西藏本史及佛教史略	六

(一) 總說	六
(二) 西藏佛教舊派史略	八
(三) 西藏佛教迦常派史略	一〇
(四) 西藏佛教薩迦派史略	一二
(五) 西藏佛教迦舉派史略	一四
(六) 西藏佛教新迦當派史略	一五
附談西藏佛教興衰之原因	二〇
二、漢藏關係史略	二〇
第四章 西藏民族	二二
一、民族性	二二
二、家庭	二五
三、生活	三一



四、僑仰……………五〇

五、僧侶……………五二

第五章 物產經濟及其交通……………五五

一、物產……………五五

二、商業……………五七

三、交通……………六一

第六章 政治軍事及其財政……………六三

一、組織……………六三

二、行政……………六六

三、地方行政……………六八

四、軍備……………六九

五、財政……………七一

第七章 宗教教育及其文化……………七三

一、宗教建設……………七七

二、教育制度……………八六

三、文化……………九五

四、重心所在……………一〇八

第八章 達賴與班禪……………一〇九

一、關係……………一〇九

二、地位……………一一二

第九章 外交政治……………一一三

一、對英國的態度……………一一三

二、對中央的態度……………一一四

第十章 治理西藏的意見……………一一六

附錄一 著者入藏的經過……………一二三

一、入藏目的 二、九年康藏留學 三、初次歸來 四、再度入藏

五、重歸和志願

附錄二 我去過的西藏……………一四七

一、覺着牠的地大 二、覺着牠的人稀 三、已經的是怎樣 四、英人怎

樣對付西藏 五、達賴和民衆對蔣委員長及中央 六、西藏當局對中央的

態度 七、西藏當局對於班禪進藏 八、在藏時的一些零碎事情 九、結

論

現代齒科(自序)

# 現代西藏

釋法尊著

## 導言

西藏是個最神祕的地方，在現代的世界各國和各種民族當中，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澈底明了他那內部的組織。——除他的當局外——而且他又是個封閉着的原始機構，以前除西藏人民可以隨意出入之外，對西洋好奇的探險隊，都想去澈底地看看西藏，不知道犧牲過多少心思和財力，甚至有把生命都斷送掉的，但是他們所得的結果，不過是

大略知道些西康和青海等處的情形概況，至於西藏中心的秘密，還似乎沒有一個人能夠揭破的。我曾經在某一個西洋人的記錄中，看見他說他曾到過西藏中心的拉薩。在一切進西藏探險的人們之中，他總算個首屈一指的傑出者。但是一考查他到拉薩的成績如何？他不過隱避在一個西藏人的家裏，躲了幾天，連外面的街上都不敢出去耍，他對於西藏的內容和組織，那裏還能夠談呢？自從民初漢兵退出西藏以後，英國人的勢力就漸

漸的往裏頭伸入。他們在拉薩住的時候，又有西藏辦的招待員陪着他們耍，所以英人以後寫的西藏的內部的事情纔稍爲有了些蛛絲馬跡可尋。但是他們對於西藏的宗教建設，以及西藏當局的心理觀念，仍然不能夠透澈的認識。因爲人家是怕他而招待他，那裏能把那內心的秘密去告訴他們呢？前人費盡了千辛萬苦都沒有探查到西藏秘密，我在康藏住了八九年，用很冷靜旁觀者的態度，纔比較地見到了個大概，現在我已經回到內地，就把他拿來奉獻給我們久了解西藏秘密的同胞們吧！

假如直說西藏，我覺着範圍過於廣泛，空間上範圍固不消說，就是時間上也要包括着一千多年的歷史，在那個歷史中間的政治、學術，乃至風土人情等等都要完全的去描寫他，那就必須去重翻過去人的舊書篋，依着葫蘆畫瓢也似的抄寫一遍，我的稟性根本就與抄寫匠站了個對方，除了翻譯佛家的經典外，不喜歡抄襲人家那些靠不住的官面文章。我既不愛抄襲，所以對於過去的西藏，就不想多說了。

西藏雖然屬中國的版圖，但是我們隔閡了多年，他的將來，究竟如何，這要看我們

的實力如何當事人轉手腕如何以及感情的聯絡如何而定。我不是預言家，所以對於這些未來的話，也不喜歡多說，如今我給西藏帶上了個「現代」的帽子，這「現代」兩個字，有沒有個固定的界限呢？我覺着它也沒有一定，各人就各人所生存的時候，假立一個「現代」，在這時候所見聞的一切一切，就假定他做現代的事實和狀況。我是中華民國的人，我的現代，也就是從我記事以來所見聞的事情了。這篇文中，有時或者也談到一點過去的歷史，那都是些附屬的配脚，不過爲給讀者一整個的概念，不得不略略地說一說而已。

## 第二章 西藏地理概志

現在先敘述西藏地理的劃分法，西洋人多半由印度進藏，他們的觀念上，覺着西藏是南北形的，所以他們都說是南藏北藏，以藏布江支流區域，乃至喜瑪拉亞山爲南藏，於盈薄以北，乃至新疆交界，皆爲北藏，因爲西康偏東，不容易爲南北西藏所攝，所以

又著夷藏，但是對於薩迦寺以西，一直到尼泊爾交界，却未見命名，漢人多由西康進藏，所以觀念上覺着西藏是東西形的，多說康藏，在藏字上，又多說前藏後藏，這種劃分，和西藏人的觀念正相符合，因為西藏人，他們自己也多用康藏衛三名，從沒有聽見說過南藏北藏的名稱，不過他們所說的康，普通是指打箭爐以西，一直到拉薩附近的怛達拉山爲界。南北則由雲南的邊界起，一直到鄯羅的北界爲止。衛，意譯爲中，就是普通所說的前藏，東西從怛達拉山，到崗巴拉山，大約不過一二十日的路程。南北則由山南——拉薩以南的地名——一直到益薄，所說的藏，就是普通所說的後藏，由崗巴拉以西，直到尼泊爾交界，藏人通稱他做後藏，分這樣三段，也不能夠完全包括西藏地界。因爲察墟等處，藏人普通呼之爲贊巴，義即胡人，含有非衛人之意。察墟以北的人，更不待說了。又帕克甲以北，雖然可以說是後藏所管，帕克甲以南，哲孟雄和布丹等地方，也不是普通所說的衛藏區域，所以康藏衛三段，在普通的觀念上，也包不盡西藏的地方，現在把他劃成五境來說，或者包括得稍爲周廣一點。這五境的民族生活與物產到下面



再說，現在約略說說他的地形：西康的地方多屬山嶺，少有平原。間或有之，也很高寒，只宜遊牧，不宜耕種，然而裏塘道孚盧鐺甘孜諸縣，在西康要算最爲低暖的地方，除大麥豌豆外，還可以種小麥，玉蜀黍和蘿蔔等蔬菜，裏塘巴塘鄉城的路上，有很多松杉森林，道孚的松林口和甘孜河流的上流，也多係森林區域，但是交通太不便利，運費比木價高出幾倍，或幾十倍，所以森林仍然是森林，荒地仍然是荒地，德格昌都等處，盡是遊牧民族，荒山峻嶺比甘孜等處爲尤甚，西康北半邊，多是廓羅地界，那裏地高山矮，純然是牧場，更無村居，拉薩以北的羣城等處，也和廓羅相似。前藏地界以內，山不很高。多屬平原，氣候較暖，宜於耕種。兼有藏布江支流，可以引水灌溉，旱潦都容易收穫，所以是全藏中最富饒最繁盛的區域。後藏江孜亦迦則等處，溫度和前藏相似，所以也可以耕種，然而亦迦則西面和北面，却又多屬牧場了。西藏南部哲孟雄和布丹多係森林，河兩岸的山上，盡是綠陰陰的森林。地勢較爲低濕，天氣也比康藏溫和，所以他的穀產也比較別處豐富，布丹地方并且能夠生稻。拉薩市上的米，多屬布丹的土產。

，比喜瑪拉亞山以南的米，質要差些，但是價錢也便宜些。然而布丹地方已經獨立，不屬西藏管轄，因為他的民族語文和西藏相同，所以我把牠劃進西藏的版圖。

## 第三章 西藏歷史略談

### 一 西藏本史及佛教史略

#### 一 總說

西藏的歷史，在唐朝以前的，多半不可考，因為西藏以前沒有文字，雖然有許多的神話傳說，終屬渺茫荒誕，不可稽考。不過在唐以前，就有了衣食制度，和打仗用的盔甲弓箭刀槍等物。但是什麼時候發明的，或者是由何種民族傳來的，都只可留給歷史家去考查。但是西藏的青史上，說松贊崗薄王以前，還有三十一個國王。第一個叫維，贊薄阿得，是從印度來的。西藏土人，見他從山而下，認為是天神，所以奉以為王，這些王的年歷，是不可考的，到了三十二代的松贊崗薄，令屯彌三補札往印度留學，到屯

彌王補札歸國之後，令他創造西藏文字并和內地發生了種種關係，他又是西藏佛教的創始者，所以從他以後的歷史，才略可稽考。以後又繼續的經過了五個國王，才到了大興佛教的赤松得讚王。傳說他的勢力，比松讚崗薄強大，他是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登位，所以他建立佛教的事情，當在肅宗和代宗的時代了。赤松以後，爲牟尼讚薄，亦得松讚，墀惹巴瑾，這三個王都以佛法化世，對於佛教都各有建樹。不幸其後墀惹巴瑾被他的兄弟朗達瑪所刺，自篡王位，在武宗元年，大滅佛法。在位三年即被刺。其子囊得飲光即位，再傳拔匡讚，也爲民叛所殺，於是喪失王統。讚王有二子：一名吉祥積，遷往後藏稱王。二名日依，避亂於俄日。此後子弟分強，於是成爲散王，相延七十八年，前藏拉薩，才有復興佛法的新運動。再過六十五年，當宋太宗七年那時，阿底峽尊者到藏，中興正法，他對於西藏滅法後一百四十餘年中的訛傳，大加整理。關於應廢應興之點，無不盡力提持。所以阿底峽尊者，在西藏佛法復興中，佔有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和阿底峽尊者同時也有其他各派的興起，到明初，復有宗喀巴大師來整理一切。這幾派的歷史

，現在再敘述一下。

## 二 西藏佛教舊派史略

依傳說，佛教未流入西藏以前，已經有漾絨國傳進的一種神教名叫「崩薄」教法多係咒詛鬼神之術，並沒有若何的深妙的道理，其後受了佛教影響的關係，他們採仿佛經的教義，也新編了不少的經論，突然和中國的道士一樣，竊取佛經而造靈寶經等，其次到唐太宗的時候，文成公主同尼泊爾公主，下嫁西藏松贊崗薄王以後，由二位公主信仰佛法的因緣，西藏的王臣庶民，也觸發希求佛法的動機，傳說西藏的文字也就創造在這個時候，並且略有翻譯佛經的事實。但是因為信仰先有的神教的，勢力強大，所以沒有能夠大興正法。其次在唐睿宗的時候，又有金城公主下嫁，誕生一個太子名叫赤松得讚，自從做太子的時候，他便深信佛法，志向想宏揚。但是因為當朝有勢力的臣佐，信仰異教的關係，雖然懷抱大志，沒有敢暢言。既經繼承王位，掌握全權，於是巧設方便，剪除奸黨，屢屢遣人至印度，迎請靜命菩薩和蓮華生大師等百餘法匠，建桑耶寺翻譯講

述。不到幾年，三藏都完備。王文鑿於假如有經像，而沒有僧伽，佛法縱然在當時盛  
弘，也必定在後世遷滅。——現在尼泊爾就是因為沒有僧伽的原故，徒有寺廟而無佛法  
外。所以請靜命菩薩，度有福智之七人受具。這是西藏人出家為僧伽的開始。其次藏王  
撰著心經又把前王所譯的經論編整他的部數頁數標題列目，大加整理。對於出家的僧伽  
，信仰尤其重，與寺廟以產業，施庶人以給事，令他安樂行道，師範人天，西藏前期的  
佛教人應當拿這個做為最盛時期。但是王信敬既隆，臣庶忽起反感，奸賊相聚，謀殺其  
主，扶王弟朗達瑪即位，朗達瑪兇暴不仁，大滅正法，拆廟焚經，殺逐僧伽，時當唐武  
宗會昌元年，和內地佛教僧衆同遭厄運，可謂奇遇。不久他也被刺，國亂法亡，庶民淪  
苦。久經亂亂之後，又起思捨之心，所以先前會經略過正法的人士，現在值庶民樂法的  
要求，於是有偽造經論的事發生。後來斯派的人批評舊派的經書不可信仰，就是這個因  
緣。——舊派就是俗說的紅教，新派就是薩迦派，迦舉派，迦當派，格登派等——在朗  
達瑪生滅法以前所去的佛教，西藏原名舊派，漢人多稱紅教。在滅法以後，重新恢復的

佛教，西藏原名新派，漢人多稱黃教，似乎稍失真義，更有以宗喀巴大師派爲黃派，餘派盡爲紅教白教，以服色立名的，更盲人摸象。

### 三 西藏佛教迎當派史略

。西藏佛教經朗達瑪的摧殘，前後二藏於是沒有僧人的足跡。到王被刺，政治上又起大爭奪的變化，他的會孫日依避亂在後藏梁俄日地方，遂據之爲王。連傳數代，都信仰佛法，但是因爲前法人滅象之邪說橫流，雖然數次迎接印度諸法匠來藏弘法。然而到底沒有偌大的成效。到趙宋時代有一個智光，聽見阿底峽尊者的德望，於是不惜身命資財，殷勤派人迎請。等到他的姪子菩薩光就王位，才把尊者迎接到藏，尊者受王請，遂造菩提道矩論。抉擇顯密的宗要，辨別邪正的界牆。從此西藏的佛教爲之大振。這本論的大義：是說法乘的大小，是由各人的機宜而成，譬如小乘志願的人行施，那個行施仍然是小乘法的施。乃至戒忍、進、定、慧、同四無量等，莫不皆然，假如有大乘志願的人，雖然把一握食施錢給鴿，都是大乘的施，這個施卽爲成佛的資糧。戒忍等更不待說。

然而人的根機大小，是由修習而成，并非是無始傳來，便有固定不可改的種性所致。又說這種修習，是有次第的，不可超越的。假如躐等妄求，必不能生高上的功德。甚麼道理呢？機法不宜的緣故。亦復失去低下的功德，甚麼緣故呢？自己沒有肯修習的緣故。所以那本論的開端，便明三士的行相同次第。又說：假如沒有厭離現法，一定不希求後法利益。假如專門追求現世的衣食住和名利恭敬，尙且不能夠進入學佛人的數例，還談求出世法嗎？假如不能夠真實厭患三有，一定不能夠發生出離三有的決心。假如沒有真實出離的決心，就專務於三界中來生的安樂，這種人叫做趨向出世的人，尙且不能夠，怎樣能夠說他是菩薩呢？又假如不能夠真實犧牲自己的一切安樂，而勤勉饒益一切有情，這種人一定不能夠發大菩提心。假如不能夠發大菩提心，一定不是菩薩。假如不是菩薩，聽憑修何種善法，都不是成佛的資糧，也不是菩薩的正行。所以對上士發心的法門，廣爲開示抉擇。又發心以後，假如不隨學菩提正行，或僅學習他種邪行，一定不能夠成滿善慶資糧，一定沒有現證菩提之理。因爲積集資糧的正行，是以利衆生爲要務的。

要獲菩提的大士，必須先知道菩提的根行。假如沒有通力觀機說法，雖然灰身焚心而利他，究竟屬爲利爲害？都沒有決定的判斷。等於闇裏射箭，難期中的。所以在開示發心之後，其然其明修行的正軌，以及修止觀的法要。又闡明顯教雖然可以成佛，然而到底沒有像密法的速利。雖然有多種密法，決不是常人所能行，也有不是出家比丘所宜學的，倘若不是那種機而修那種法，猶如兔隨獅躍，徒然自取其死罷了。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的利弊，打死初機人偷便宜和取巧居奇的心理，是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又闡明如來的一切言教，都是爲饒益有情而說，由有情的機宜差別不同，所以如來的言教，淺深有異。然而總結而論，都是從最低的有情，漸次引導而入成佛的大道。所以一切佛語，都是可修同必須修必須教授，並沒有一法是我應捨，而不應修。所以這一派的名字叫做迦當。迦當，譯做佛語，「當」，譯做教授，迦當就是佛語教授。在宋元兩朝之間，西藏中興的佛法，要以這一派爲最盛的教派。



這一派的初祖，相傳是印度那爛陀寺護法菩薩外宏唯識，內修歡喜金剛的三蓮次第獲得密部所說相應相的時候，便借飲酒的譏，嫌離寺隱山，專心修造，即身現證無上菩提。其次把彼部的教授，傳給尼泊爾龐亭兄弟，由他傳授西藏綽摩大譯師。譯師在後藏，雖然廣傳數位高足，但是教授的結晶，都授給薩迦派初祖慶喜藏。這位祖師也生在宋時，比較阿底峽尊者到藏稍遲。此下三傳而至慶喜幢大師，就是元世祖奉請來華弘法的薩迦四祖。這位祖師在華數載，就示滅度。世祖便拜他的姪子慧覺大師爲國師，這就是薩迦之第五祖。中國書中多稱爲發思巴大師——這一派所宗的顯密，都具有密法雖然總宏一切，而以歡喜金剛法爲特傳。顯教則俱舍、戒律、因明、唯識、中觀都極完備。尤以第四祖慶喜幢大師廣造衆論，破除舊派的僞弊，同當時的盲修邪說等諒爲有力。宗喀巴大師未出世以前，要以這一派爲西藏佛教的中流砥柱，這一派修行的次第，重在先顯後密，尤以別解脫戒律爲基礎。大致和菩提道次第所說的相仿。但是因爲後代學者多起偷巧心理，棄捨祖教，邁顯專密，呵戒爲小，他的流弊現象，又和舊派相去不遠。

了。

### 五 西藏佛教迦舉派史略

這一派也起自宋朝，有名叫嘛巴譯師的幼性剛強，懿志超拔，先從綽摩譯師略問法要，練習梵文，感覺在藏學習，到底不如親臨聖地，遂訪明師，所以邀約一二同志，結隊前往。先在尼泊爾暫住。略習熱帶地方的氣候生活，再進天竺，編參耆德。特別從止迦摩羅希囉寺的上座，拏嚙巴大師總學諸部法要，別習無上密部歡喜金剛之法。再由師長介紹，依魯尼大師學習無上瑜伽文部集密大法，又從居姑日巴大師，學習母部，大幻網法。更依蘇赫及彌勒二師，深練修習的經驗次第。次回西藏，廣弘密法，但是對於顯教沒有從事闡揚。稍為宏傳之後，又往印度，正當阿底峽尊者來藏，傳說他們相遇於途。中。這位顯師所傳雖然有四大弟子，各擅專長。然而其中最圓滿領受師長之法味的要算西藏最有名即身成身的彌拉日巴大師。彌拉大師俗家是後藏哦日生人。幼時喪父，產業盡被他堂叔同堂姑侵奪。漂零孤苦，難以言喻。由母親教他往前藏學習誅暴同降雹的方

法，一次曾經誅殺二十餘人，毆打秋穀，令籽粒無穫。後來自己懊悔，深畏業果，憶念無常，於是投到麻巴大師門下，志求了脫生死。速成正覺的佛法。大師觀弟子，原屬大機，令受九番大苦，淨治罪業。次乃盡傳歡喜金剛集密金剛以及勝樂金剛等教授，令其入山深修，隱十餘年，證大悉地。其教授弟子，多以歌唱而演法義，聞法之後，即重實行，所代弟子，難以盡計。西藏佛教，乃至末法，還能夠注重依師同實行，多半由於這一派影響的力量。但是因為注重師訓，他的輕視經教的弊病也緣之而生。又因為專修密法的緣故，也蔑視戒律而不守持。後來薩迦四祖同宗喀巴大師所破斥的也多指這一派的末流和舊派而立言。

#### 六 西藏佛教新迦當派史略

西藏佛教徒唐到元，凡數百年，其興廢變遷的潮汐，起沒非一。所有講論的多半沒有切實的行持。其修行的又多半盲無聞慧。學顯教的，則專務大乘無羈之行。樂密法的，尤以薩等爲能事。淨戒律儀，棄如糠粃，僧伽羯磨，全無見聞。那個時候有宗喀巴大

師應速前出，多聞實行，慎重戒律，依據阿底峽續者的教授，若顯若密，都建立修行一定的程序，堵絕學者圖便宜的偷心。西藏佛教由此又爲之一振，於是形成今日威嚴赫赫的黃教派。

其建立顯教之行，說總一切經論，其所獲得的目的，要之不出二事：一令衆生離過，一令衆生生德。其過可分三類：一諾非福業，能令墮諸惡趣；二有漏衆善都不順涅槃，三自私的心理，能障菩薩大心。離彼三過，便能不墮惡趣，不受流轉，不滯小乘，令所生之德，可分二類：一求出世者，即增上生法；二出世間者，即決定勝法。後又分二種：一唯自一人解脫生死，二分一切有情證大菩提。令衆生離惡趣生善趣者，即修十善五戒等人天乘善法而足，所以不是佛說法的真實目的，佛說法的目的在令有情永出生死同成佛而已。爲成辦此故，略有三種法要：謂出離心，菩提心，真空見。假如沒有出離心，一定不能夠出生死輪轉，自己不願意出的緣故，假如沒有菩提心，一定不能夠成佛，沒有進入菩薩數的緣故。假如沒有真空見者，決定不能夠斷除二障現證二空，以無真實

義愆之真對治的緣故。又假如沒有出離心，一定不能夠發大菩提心，因為自遠沒有厭惡三界流轉，決定不想度脫他的緣故。又假如不知道苦，一定不能夠發真出離心，因為未知苦，定不厭患，不厭患，定不捨離的緣故。又要想能夠知道三界的微細行苦，定須先知道三惡趣的粗重苦苦。要想能夠知道三惡趣的苦，定須先知道人死也可以墮落其中，要想能夠知道墮落，必須先知道人壽無常開死期無定，能夠愛惜時光，懼怕死沒的必須先能夠知道人身利益以及難得。能夠修行正法證得樂果的應當先知道我們下至減一過失，生一功德，都倚仗善知識誨導的力量即就世間庸常工作而言，假如沒有前賢的教導，尙且難以成辦，何況從未見聞的出世法呢？所以一切功德的根本，最初即應依善知識，其他進修人身利大難得，壽量無常以及三惡趣苦等，由此能令發生粗分畏苦之心。由畏苦的緣故，便思能解脫能救護的方便，然而這個方便絕不是神權或人等的可能，要須自己的防惡修善，才能脫離。然而這個防惡修善之法，由誰能說之，以及誰能行之呢？厥惟如來自證自說，及唯佛徒乃依佛行，所以此三寶，乃真能救護衆生之歸依處。次觀三界

同一火宅，其苦之源，爲煩惱及業，卽由斯二事，便令衆生常週轉於大苦輪中永無休期。唯有滅除苦集，乃爲安樂，其能滅除者，唯有三學，依此實行，便能解脫生死，永斷苦種。再進觀一切有情，其心念相續，從無前際，惑業所漂，遊遍三界。其所經之胎卵生，定蒙父母之慈悲惠育，乃得生全。所以一切有情，都是自己的多生父母，而且恩德深厚。爲想酬報父母恩的緣故，必須爲其除苦與樂。想成辦如此偉大之誓願責任的緣故，除成佛而外莫之能達。所以依慈悲的根本，便能發生爲利有情之大菩提心，依此心故廣修諸行，圓滿福智二種資糧，由此乃能現證正等覺。

卽以此次第故，總括大小乘一切經論之詮，罄無所餘。譬如戒律，廣明苾芻之開遮持犯等相，卽是出離三界之方便所攝。俱舍之廣明生死還滅，總別因果等。卽是中士道之總相所攝。大般若經中觀論及現觀莊嚴論等，卽是廣明菩薩之總行及真空正見。其餘之宣說諸佛菩薩功德事業等經論，卽是明歸依三寶及發菩提心之境。故總三藏之一切大小乘經典，悉皆歸入此大菩提道次第之中，亦卽明一切經論，皆是成佛之真正教授，更

不容無知淺學之後舉超次躡等妄行取捨執一而誇百也。

其建立密法之次第，說凡學密法者，必先完成菩提心以前如止所說之功德，若無此德，則無入密法之基礎。次須依止具足德相之大阿闍黎，受圓滿灌頂，未得大灌頂尚不得聞密法之教義，況云起修，次於灌頂時所受之三昧耶及別解脫律儀，須嚴謹守護，若不持戒尚不能得人天善趣，況云成佛，已能嚴謹持淨戒者，次須精研密法之真實義，不爾則徒修假相之儀軌，終無現證真實之希望。通達實義之後，猶須勇猛恆常，勤修生起次第之法，以未成本尊相應之勝三摩地，縱然妄修息脈空點及光明等定，終久是不得生起。如已善修生起次第者，次當進修圓滿次第。若無幻身以及光明定等，以證佛果之色法二身，唯修本尊行相之三摩地，仍無所成故。其密部之經論儀軌，唯詮此義而無餘。所以一切密法，都有決定之法則及次第，凡無定則，及超越等次之傳述，都不是清淨的密法，也可以知道了。宗喀巴大師雖然對於顯密二教，都與以有次第有條理之整頓，然而佛法能夠久住至今而不晦滅，說以其重視戒律，及學行相應為最有力。

論談西藏佛教興衰之原因

總觀上述之略史，可見除國王等人力宏揚或摧殘之外，其興衰之變化，略具有三種原因：一重不重戒律，二樂不樂如教實行，三能不能依次而行。凡某一派之興，其初必以嚴持戒律而為基礎，其次須依師教授，身體力行而求實證，再次更不可躡等而求速成，惟當恆常一步一步的依次實行，乃能發生實益。由得實益故，乃能將佛法開示，建立住持久遠也。又任何某一激派之衰也，皆因輕蔑戒律為小乘，或因徒有論說而不事修行，或因修持不循正軌而偷巧取近，漸令法無全法，道無完道，或摘頭，或切尾，傳一咒，持一名，用此殘序而替襲大法，以致三藏靈文，全同廢紙，或定慧二學，都成虛言，由是而令法幢摧，慧炬滅。

二 漢藏關係史略

依傳記上傳說，藏王松贊崗布曾擾亂過中國的邊境多次，隋唐諸帝，把他沒法收拾，後來為取求和好起見，唐太宗十五年歲次辛丑，就把文成公主下嫁吐番。這時松贊崗



薄，究竟有多大年歲尚須待考，其次有赤得諸頓王也專以擾邊土爲能事，唐睿宗三年歲次丁亥；又把金城公主嫁他，才算得到和好的結果。其後不久，西藏鬧了內亂，他們自己尚且不能安靜；那裏還能夠來擾亂我們的邊境呢？所以唐代以後，在歷史上，便見不到漢藏戰爭的血史了。一直到元世祖侵佔了中原的時候，才迎請薩迦派四祖慶喜幢來舉宏法。他後來拜薩迦五祖爲國師，受了許多密法的灌頂和教授，就用西藏的版圖，一點一點地割奉給薩迦五祖，作爲酬謝品。所以在元朝的時候，薩迦派就正式作了西藏的國王，雙管教政了，但是他們傳了不久，就被迦舉派的後裔奪去了，迦舉派的祖師們也作了元朝的國師。到明朝的時候，迦舉派的後裔也失去了王權，就由第三代達賴兼任。此後由明而清而中華民國，西藏的全權，都是達賴節理，明清兩代，漢藏的關係比元朝還密切，尤其是乾隆以後，中國的帝王，便成了西藏的帝王，直到民國初年，藏人逐漢兵出境，於是失去了漢藏的和好。中間的一切細故，現在也不及詳述了。

## 第四章 西藏民族

### 一、民族性

西藏民族，有城市、鄉村、經商、游牧等不同。這些民族，最初的秉性是同是異，都難稽考。但是就現代我所見的面談，他們因為環境不同的關係，性情也隨之差異了。比如在城市居住的，比在鄉村散住的，性情較為狡黠；經商的比游牧的，其相差情形則尤甚。村居的則比游牧的狡黠，經商的則比普通城市同鄉居的狡黠。其花樣最多者，莫過於執政者。其最純樸質直的，莫過於荒原的牧妹。居民性情，本來相同，只因爲接觸環境不同的關係，造成了這種畸形狀態。我只拿一件事來便可證明一切了。我初到西康的時候，認識了一位朋友，他是廓羅的游牧民族，秉性非常忠厚，富有胆量，剛毅誠信，無論大小事拜託他，他都是很熱心的代你作，絕無怯弱，也絕無過誤，而且還很勤誠，並無於中取利的心理和行爲。這不是這位天性純樸的唯一好友嗎？可是到了拉薩

之後，他的生活就要靠着謀利而維持了。他的同鄉們，初到拉薩的時候，當然比鄉裏媽媽進城，還要慌亂得多。他們對於拉薩市的銀價和物價，一概是個混沌莫分的世界，見着街上或店裏所擺的東西，更是五花迷離，認不清楚什麼是什麼？更不知道那些作什麼用。手中有幾個錢，只是見物就要買。所以他們自己去買東西，定要捱拉薩街上擺攤婦女竹槓。幾次後，他們纔知道捱了竹槓，才想起設法對付。其唯一的妙法，就是找個同鄉熟人，陪他上街買東西。但是他們的秉性，素常多疑，無論多熟的人，總難以完全相信。一方面他要託你求你，一方面又疑你怕你，所以只能請人相陪，不能全託你買。假設你代他作主買了，他還興疑惑你也買貴了，甚至還興抱怨你。他們有時候求着我那位朋友，他最初也還很忠誠的去幫着他們買東西，不賺他們的錢。久而久之，找他的多了，事情也覺着太繁，而且還有時候妨碍他自己的工作。便逼的他心理上起了一種變化，在這幫人買東西的上頭，作了一種於中取利的生活。其方法，就是他帶着一般同鄉，無論走進那一家店裏，使用很流利的拉薩語，先和店主定下一種條約，在幾分中抽幾做

中人的利益。店主當然沒有什麼，羊毛總是出在羊身上，只要買賣成功，那是很歡迎的。他這樣過了些時，和拉薩全市上的舖店，差不多完全有了認識，都知道他是一位代賣人，也就是各商店不花錢的跑街伙計，人家都很敬重他和信仰他，他又得尺進丈的出了新鮮花樣，先往商店裏把東西拿來，談好定價，賣多了是他的，賣不了便將原物退還，無形中又成了各商店的代銷者。他對於同鄉們，就說他已經買妥自己用的，質料是如何好，工藝是如何精，價錢雖高，也算是很廉的。他那同鄉們的心理，總是覺着自己買的貴。別人買的便宜。如今他這一稱羨，凡有錢想買這類東西的人，都生羨慕和愛慕的心，就要設法照他說的原價把這件東西買到手裏。他最初還假裝不肯，郭羅人的脾氣！是你越不賣，他越要買，後來經多數同鄉從中說人情，他才慢慢地答應讓出去，又有面子又賺錢。他真算是本地人會收拾本地人。他把同鄉的秉性摸的那樣清楚，我常在旁邊咋舌稱奇！我實在佩服他能幹，我也實在覺着他變化的太快。他先是那樣純樸忠誠的一個游牧民族，到拉薩還不滿三年，就學得這樣狡黠。這豈不是環境造成的明證嗎？

總括一句來說，西藏民族，性情剛復，勇敢果斷，對生人疑惑觀望，熟識後則信任可託。天性忠誠，純潔可愛的，尤以游牧民族爲甚。當局諸人，雖然也秉賦相同，多具宗教信仰，然而因爲環境的驅使，心理與手段，就都變得花樣繁多了。因爲他的秉賦和宗教信仰的關係，對於處理寺院等事，尙屬誠實熱心，但是對於民間訟事，則未能完全那末好。所以西藏的訟事，往往延至數年而不決。原告被告都到不可支持而自悔。這種奇怪現象，固然是西藏所特有。不過像西藏那種性情強悍的民族，也只有因爲如此，才能免却許多的爭訟。西藏民族，多保持他的遺留下來的特性，崇拜帝王，服從上司，堅韌耐苦，愛羣集衆，衝鋒敢前，大有視死如歸的氣概！這都是西藏民族的特殊精神。但同時具的缺點則是：因性情質樸，易受黠者愚弄，崇尚武力，欺侮弱小，因此也就還存留着原始的劫掠的遺性和見財起意的心情了。

## 二、家庭

西藏民族，因爲地理和出產的關係，分爲務農與游牧的兩種。因爲他們出產不足自

給和多益求多的關係，又有常年在外的人。因為他們的政教，也是要人管理，他們的治安，也是要人保護的關係，所以有統理全藏的當局，和各處的散官。散官之中，又有直屬西藏當局的和不屬西藏當局的。自據一方的土司們。西藏當局為保衛領土的關係，也在直屬的民間，徵集幾萬人為軍，這些人的生活階級。我現在略略的分述他。

務農的民族，多係住在谿谷之中，他們的貧富也不一樣，多數是很窮的。那些貧窮的家庭，多是一雙父母守着幾個孩子，忙的時候，去聽差工作，閒的時候，種幾畝田，拾點柴糞，或是給大商家作傭人，稍稍為有點錢的，做些買賣，維持生活。他們那種家庭，便是很苦的一個牢獄，他那妻子們，便是互相繁縛的一付軟鎖。那些富饒的家庭，十有八九是多夫制，凡一大戶，必附屬着許多小家為他的佃戶或傭人。大戶多是商人，兄弟必不全在家中死守，總有幾個常年在外營商或全出外。家中只留老婦女看守管理。

游牧的民族，居處是無定的，夏秋季多遷往高原，冬春必降在低處。極那種家庭，連房子都沒有，就是用牛毛熬成燈草粗細的黑絲，織成幾尺許寬丈餘長的帳幔原料，綴攏來做成半毛帳幕。一家無論人口多少，晚間都混雜着住在其中。大戶有數十人的，小戶有四五人的。然而也多是多夫一妻制，多妻者必分家。女子很多招婿入贅以繼承家業。非和游牧民族如是，即農商軍政，乃至西藏當局的執政者的家庭，也多有這樣的。

商人有兩類：一坐地爲商的，他的家庭或農或牧或專以經商爲業。家中當然也是妻妾成羈居。出外經商的，各屬富人，本鄉固有他原來的家庭，但在外既久，也不免另娶妻室，他手下也要養活些般用人，住一所房子。在未與本來的家庭發生糾紛之前，兩個家庭仍是兩個家庭。在發生糾紛之後，大多數化成兩種家庭，才能解決。如上所述，西藏迄今還保留重妻各夫制的古風，也不如內地似的認爲是不名譽的事情。

西藏西藏軍人同雖屬徵薩，但是富戶人家，多是用錢僱大替代。故軍人多是窮民。他們

原來的家庭如何，我難以了知，但是臨時的家庭，多是在駐紮的地方，覓一個婦女在一間很鄙陋的土屋里居住。

土司的家庭，是一種小規模皇帝或首長似的家庭，一切事情，都由他自專。土司男女鄰有，在他屬下的百姓，就如同他家裏的奴僕。他忙的時候，田地叫百姓去耕耘，去播種去刈草，去收穫。如偶爾因故未能做到，必受很重的處罰。家庭的用人，也是老百姓輪流當差。他自己家中的男女老幼，多半不關事。管理財產和判斷民訟，也多半是在百姓當中選幾家作頭腦的來辦。遇重大的事情發生，土司才來自己辦。所以他手下的管家，往往掌握大權，土司反徒擁虛名，西藏一帶的土司，多半是如此。也有幾家能幹的，自專一切，但是例外。

土司散官有兩種：一是出家人任的，他那個家庭，就談不上家庭，用上幾個用人，辦理一點公事，下餘的時間，或是誦經，念佛，或是登高，臨溪，人既不多，用費也少，無論到那裏爲官，總有幾間空房子給他住，任他卸，依然空人一個，也有找到錢的，買幾



間房子住，或更請人作一點生意的。那都是做繭自縛的事情，我在西藏見的很多。二是在家人住的，這種在家散官，其家必有相當的根底，或是老輩做過大官，或是家中財產很富，方可得到這種委任。他的家庭便是大官或大官相等的家庭，他任上的家庭，也不過帶上一位妻子，多養幾個下人罷了。

西藏當局偉人的家庭氣派很大。因為西藏的制度，凡是做大官的，政府必須給他處大公館，和幾十頃田地，帶着土方的百姓。他的公館裏頭，必定養着太太，少爺，少奶奶和小姐們，他們還須使用許多下人。管財物的另須用幾個管家，管產業的也須一般莊頭。老爺假如是出門任事，家中就以管家和莊主爲最有權。故這兩種職位，多是由兄弟和知已的親眷任的。西藏的女權很高，男子往往受女人的限制。招贅之增且常有被女人驅逐而另找丈夫的。此種情形在西藏尤甚。又西藏民族，階級觀念很強，門第的界限還很深，假如是上等家庭的子弟，和下等民族的婦女發生關係，他的族里親眷都認爲是醜事，好似玷污了門庭一樣。但是上等家庭的婦女，和下等民族的男子，鄙視的心理，

就沒有那樣重大，假如是次戶和太戶私通，甚至於合爲一個家庭，被國賊侵佔某一個家庭。也是西藏當局中人常有的事，最近還見得到好幾家呢！

順便說說他們分家的制度，當局大官如何分家，我沒有見過，聽說也是經親友們作中人，把正房的產業或財物，撥出一份給被分出者爲生活費罷了，農夫分家，是把莊宅地土，都要分開的。商人分家，多是分貨物和賬目。唯有游牧的分家，作馬羊犬畜以及帳幕鍋桶，皆見分析。甚至平時所積的燃料牛糞，也要平均分給。假如是父母在世，後輩分房的，那就多由父母隨便給他一個帳幕，幾頭牛羊便足，少有競爭的。至於游牧子弟中，或有已經成人而死，其家人多有把他所應得的財產，拿來作超度功德用。這在廓羅一帶尤盛。但是在拉薩的人民，則死一個少一個，就用錢代他修福，那也是很有限的事，絕無把他所應得的，完全用去之理，這也是城市人和游牧人心理的差別。又分家的原因，由一入娶一妻所致，他們的合妻制度既然很普遍，所以分家的事情，也是絕無僅有的。

### 三、生活

談到生活，便是說西藏民族，日常作事和享用，這也須按着家庭來說：我先記述一個西康務農的大戶，他家裏有老母一，兄弟二，媳婦一，姊妹三，小孩三，僕役七八，常時誦經的喇嘛二人。他家不但務農，也養着幾頭牝牛，擠乳取酥。他的住宅，好像一座碉堡，外牆四週相連，在一方開大門，屋係兩層樓，周圍皆屋，窗戶內向，院中有橫豎房各一排，院形成「田」字。凡四小院。屋上爲平頂，即秋季打麥的場所。長子持家務，次子經商，掌持庫藏的就是他的新婦，姊妹也很有權。老母則飽食終日，或誦瑪尼，或弄孫自娛晚景罷了。管束僕役即由其大姊，他的性情非常粗暴，恆見鞭撻下人。二姊忠實，助婢婦整理廚中事，幼姊閑逸無事，多在佛堂誦經。我在他家寄居數月，見他們每日早晨天還沒有亮，婢婦就把茶煮滾分灌各壺，分送各處，下面安一火缸，上覆以舊布類，保持茶的熱度。其次便聽見他的大姊在庭中，呼喚諸僕役令起飲茶。同時也聽見樓下拴牛處，有人在擠乳，我是出家人，也就起床洗面漱口，其次坐在本位，慢慢地飲

茶誦經，隔壁護法殿中的喇嘛也慢慢作聲了。年幼的僕人，飲茶數碗食糌粍——大麥炒粉——一碗，就下樓把牛趕出放牧。年長的僕人，飲茶清理院中一切瑣事，女婢就把牛糞等，揉爲餅形貼諸牆上，乾時取做燃料。再次便看見兄弟姊妹等聚在一屋飲茶談心，但是茶壺各飲各的不同，糌粍則同取於一盒。這是因爲西藏民族待遇極不平等，一家人所飲的蠻茶，要分數等，即打茶的酥油，也分鮮陳和冬寡。所食的糌粍，更有最大的區別，主人所食，係白大麥，淨洗後炒磨，也做招待上等客人的用品，其次即黑大麥，不加洗擇——麥中多雜石砂——炒磨。家中普通人所食用，亦爲招待通常客人的用品。再次就是菟豆和大麥混合的糌粍，這是僕婢的食用，還有純菟豆的糌粍，也是僕婢倉糧，兼施乞丐。他們家庭中，係分食制度，每至天亮，僕人便把各處的糌粍器，收集在庫房門前，由他的媳婦，按照各人的品位，裝足一日所食的糌粍，酥油也如此分給。再由僕人分送原處。在多閑的時候，僕人隨便作些零碎事，或撚點毛繩，婢婦則撚毛線織毛布，以作僕役的衣料。男僕也多半能夠縫衣，女婢反不如。他們的茶是一天在喝，這是他

們的一種習慣。到將午的時候，又吃一頓糌粑，這和早上不同。西康的規矩，早上多半是氈些乾糌粑，或拌些稀糌粑，吃點了事。午餐則須擺些佐食品，或鮮肉、乾肉、乳餅，及他種菜蔬不等，有午餐不吃糌粑，而改吃包子的，這也是他們的新鮮花樣。沒有事午後還是談天或串門而已。到夕陽西下的時候，牧童把牛羊趕回，婢婦們又忙着搆乳，乳集多時就注在個大水桶內，用一柄長木亂搗而凝酥，或注於皮袋，或注於瓦製的取酥器中，分置在地下亂滾而凝酥。酥取後的奶渣或造酪，或造乾奶渣子，或飲諸小牛，皆無定。到晚上九點或十點睡覺，這是他們的通常的生活。到二三月間開凍的時候，他們便漸漸的忙起來，早上纔起身，便有一僕人，高昇在屋頂上，遙呼散居的佃戶，按次序依次派給地主盡義務的耕田，這佃戶的飲食，就由地主供給，但是也有限制，不能吃的太多。早凍後便齊往地中耕耘，各地耕過後，也就到了播種的時期，他們播種，多由主人，尤多由家娃，在這家便是他大姊及三妹的事情。播種的方式，仍由牛拉犁在前耕一大溝，播種人即在後而播種，耕回時便將前溝埋沒；另成新溝，種亦隨後另播，將種

播完以後又是他們休息的時間了。多選擇這個當兒，預備食料及磨糌粑等。到了五六月間，苗長尺許，野草雜生，他們又要忙着拔草，但這種工作，多屬婦女，每早又登屋呼召各個戶的婦女，來代地莊監義務做拔草的工作。假如是地主人少，每年僅拔一次，假如人多地少，則每年多拔兩次。這時候全家的婦女，都忙着參加或監督。拔草時期過後，她們又該休息了。有錢的大戶，多在此期中，請佃戶要青草坪，吃好的，喝好的，並接親友來耍。順便檢查各個戶的壯健和武備，時間或三日五日，則無定規，亦有跑馬唱歌延至月餘的，這算是他們最快樂最安逸的歡會了。秋季麥熟，佃戶又須先代地主收割，侵晨即起，取其夜間的潮潤，麥不易落粒。日到午時，也多半休息，午後又繼續工作。割麥的工作男女都參加，期速收穫，以免霉害。因為藏地秋季多雹災，麥黃時際尤其厲害，所以藏人說降雹，是大力鬼神所為，降雹摧殘麥豆，就是收取他的精氣。麥割好後，搬置屋頂，待晒乾後，再用人工捶打，風颯既淨，然後儲藏。這時必須賞賜佃戶，共飲食數日，以慶豐年。大戶農家，既如上述，小戶農民，多係耕種他人的土地，凡事

皆須先代主勞，以後方能自己工作。如其家有多人，則可分任工作。飲食生活，雖然沒有大家煩瑣，然而也紛雜異常。

游牧民族的生活，我再記述西康的一個大戶，計有老夫婦二人，兄弟三人，一人出家，三人守業，一個媳婦，兄弟相共。姊妹二人，一已出嫁。孩童四個，僕婢十餘人。牝牛有百餘頭，牝牛六百頭餘，羊一萬五千餘隻，馬有十餘匹，蠻狗五條。牛毛帳幕三座，帳幕大的；豎約兩丈，橫約三丈，其內兩頭豎着兩根木桿撐持，上有一條很粗的中毛繩牽扯，拖在帳幕外邊很遠的地上釘住，帳外使用木杆支其繩。這根繩要算這座帳幕上最主要的分子了。在帳幕的四週上緣，還用許多的牛毛繩牽扯，每繩都用一根木杆撐持，繩端釘於兩三丈以外的地上。帳幕頂上開一天窗，長齊帳頂之量，寬約尺許。此窗作出烟用，也作透光用，全帳只此一窗，閉則暗不辨物。其上另用一條毛織帳料爲窗簾，縫住一邊，另一邊拴上幾條細毛繩，早起鬆其繩用杖推開，晚間用手牽繩關閉，有大風雨時也多關閉他。帳幕的一頭留一隙小縫爲門，但是門的兩邊必多加幾幅，以便交錯

關閉，帳幕的下緣，亦用木杵釘於地下，或用鐵釘及牛羊角。幕內周圍，用石土砌爲矮牆，其上堆積皮袋數層，空隙都用牛糞泥塗閉以避風塵，袋內就是所蓄的存糧，爲大麥、豌豆和乾乳之類，共約二百餘袋。袋上又堆積鞍轡等用具，及乾肉等。帳幕的當中，砌一長丈許寬四尺許的大灶，一排安三口大鍋。還有幾個小洞夾雜其間，可放茶壺及瓦缸等。灶的右邊——進門向左——係主人的地位，媳婦及婢女等，都在家裏作事情，所用的茶桶水桶，取酥器，裝乳器，和些碗罐零碎用品也都放在那裏。灶的左邊——進門向右——這是客位。盡頭處挨着佛牆，橫擺着一排坐墊，挨着左牆也擺着一排坐墊，墊前擺着一排矮桌，這便是客位了。盡頭處設着個佛桌，高與人齊，上面供着幾尊佛像，佛前供列着水盃和酥油燈，念經所用的鈴鼓也都擺在上面。另兩個帳幕，形式略小，外面的撐持法與前一樣，內中的陳設大致相同，但是沒有那個大灶，四周的矮牆上，也堆着許多東西，一座是用人們住的，一座裏面很清潔，請了十幾位喇嘛在那裏誦經。當中的盡頭處設一個佛桌，上面的佛龕中，供奉着幾尊古銅佛像，和新造的十幾尊鍍金佛像。



龕前桌上，陳列着一排炒麵作的供品，上面貼着許多五顏六色的酥油花。供品的前面，橫着幾排八供盃，八供前還供着幾行紅花淨水和三大盞酥油燈，佛龕兩邊的墊子上坐着那些喇嘛。有一次我也在里面給他們誦經。他們知道我是漢僧輕易不替人誦經的，這次是人情所致，所以對我格外的客氣，我們是早七八點的時候去的，他們全家都遠遠的出來迎接。這是夏天，地上的小草，長的和一領大絨毯一樣，上面還開着許多燦爛的野花，有點露水沾在草葉上，被初上山的陽光一照，宛如一個大青花毯上散了一大片珍珠翡翠，看了非常的可愛，他家那幾條大蠻狗，遠遠地看見人來，便汪汪的狂吠，身子也用盡平生之力，與那根粗毛繩在拚死拚活的扯。——他家的老父穿着一件沒掛面子的皮襖，可是縫了一圈藍布邊，那皮襖若放開，可以包裹住三四個人，長也有四五尺。他們穿長衣的方法，先把皮襖的領頂在頭上，將兩手從寬大的袖中伸出，再把皮襖的下半身用力提起。令下緣齊膝或齊膝下寸許，橫把腰帶繫緊，再將上半身皮襖攤下，周圍便堆成了一捆大口袋，可以裝蓄所用的一切東西，甚至裝進兩隻羔羊，也不見其脹大。他們的

習慣，是露出右臂來做事。但是看見當恭敬的人的時候，就把右袖從背後右肩上披過，搭下胸前，遮住右臂，躬腰吐舌，并用右手牽扯其髮辮，這就是很恭敬的禮貌了。——老母就去喝止那幾隻蠻狗，兩個兒子也跟着父親迎接，媳婦和妹子，把幕帳的門子撩開，讓我們進內，大大小小，四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也在我們周圍轉，尤其是那個第二的孩子，大約七八歲光景，非常活潑，討人歡喜。有兩三個僕婢，忙着給我們做茶，預備糌粑和油糌子。我們先到帳幕中坐着飲了兩盃茶。就有幾位去收拾佛堂準備誦經。我與他們談了些家常話，問了問牛羊的數，跟着就去誦經。不多一會，他們預備了食品來，大家飽餐痛飲了一陣，又繼續着誦經。午餐辦的很豐富，就是沒有蔬菜，我又不吃肉，便吃了些酥油黃糖奶渣混合的糕點和糌粑。飯後到帳外草坪上游戲了一會，我就把那幾個孩子叫來談天，我問他們出不出家。他們說大的不出家，小的都願意出家。問他爲什麼要出家，他們便無話可答了。大人從旁教着說，出家好學經，好修行，好宏法利生，出生死，成佛等等。但是他們年紀幼小和我又很生，不好意思學大人說的話來答覆，只

是微笑。這樣耍了一會又去誦經，他們也去各忙各的事。到天晚的時候，牧牛的先回來，牽着牝牛趕向一處去拴起，牝牛令拴在帳門前的空地上，先把用人住的帳幕中的小牛犢放出幾個來，令牠先吃幾口乳，後仍把他拴起，就搆起乳來，將這幾頭搆完了後——也留些給犢子吃——放開犢子去吃。又從帳幕中放出幾個，搆乳的方式如前。等到把有乳的牝牛都搆完後，纔一起拴好。羊回來了，也是把母羊牽在一處，先令羔羊吃點乳，再搆取羊乳。依他們說羊乳比牛乳還好吃，我沒有吃過。羊乳造的酪，確比牛乳酪好吃些。他們搆乳大約需兩點鐘方能完。夜間便在那裏搖起酥來。我們在晚飯後還要誦一回經，約在八九點鐘纔完。他們待客很周到，在誦經休息的時候，就要來問茶的好壞，可不可以喝。陪着談些閒話，晚上他們父子三個，和四個孩子都來陪談，叫我講些內地的故事，或時事給他們聽。我的話匣一開就關不住，常談到十一二點鐘纔睡，大家都聽得有趣，他們婦女們也都在帳外偷聽，我最初不知道，有一晚上我講了個笑話，把他們笑的在地上打滾，外面也笑個死去活來，我纔知道他們都在那裏偷聽了。每日的早上，天還

未亮，他們便把牧牛羊的用人喊起來吃茶。婢女及媳婦等，皆起來搆牛乳，也有人給我們預備酥茶。到天亮的時候，乳搆完了，牛羊上山去吃草，犢子羔羊也拴在附近放牧。我們起來盥漱完了誦經吃茶，媳婦和婢女們，就把一夜間的牛糞，揉成一餅一餅的擺在地上，以備晒乾作燃料。羊糞也須清理到一處去晒。這樣忙一兩點鐘，纔能完事。到了九十點鐘的時候，牛被乳脹的痛，都回來了。站在帳幕附近的草地上叫，這時又要搆乳一次。他們那裏地質多鹽，牛吃了很易長乳，他們說是土質肥，夏秋間每日搆三次乳，冬春無肥草時每日搆兩次。別處夏秋只搆兩次，冬春只搆一次。他們又說：他們一年的犢子，好像別處兩年的犢子，羊也比別處大些肥些，可見是他們的地方好了。這次乳搆完了，又該我們吃午飯，他們特派了兩個用人，到水邊上剝了些野菜，用酥油炒了給我吃，弄的口味還不錯，我很感謝他們的善意。他們知道我歡喜小孩子，便令四個小孩子陪我耍。有一天晚上降了大雨，帳幕微微地濺進些水星，濕透了反不漏水。到了早上雨還未停，這就苦了搆乳的婢婦了。他們披着一件遮雨的毛織衣，赤着雙足在水地上搆乳。

。那地方的天氣很涼，尤其是雪雨的天氣。這早上冷得很，牛羊都在發抖。他們還是作兩點鐘纔能完事。牧牛的幾個僕人，各人帶上一頂毡帽，披上一件白毛衣，攜一小袋乾乳粉，繫上把糶糶，一片酥油，帶上個木碗，赤着一雙足，拿着一條擲石的驅牛鞭子，各人趕着一羣牛上山去了。牧羊的也是照樣的開發。媳婦帶着幾個婢女，又在雨天水地中弄那些牛糞團。牛糞原來就不乾，又被雨一沖，稀的不可着手，我看見他們在那裏用手捧起來又流下地，鬧的滿手滿足都是牛糞，連衣裳都弄髒了好幾塊，實在是可笑又可憐。直弄到八九點鐘纔完事。剛吃了一盃茶，燒了幾把火，山上的牛遠遠的又叫起來了。雨住了，太陽了，晴光下的青草原，實在可愛。也有幾個蝴蝶和野蜂，在那裏採蜜吃，草地上小耗子也在陽光中亂跑。就是沒有聽見青蛙叫，也沒有蛇，這是地高的原放肥，那幾隻獒犬也認識了我，不走過他跟前去。他也不亂跳了。幾個孩子也熟了，他們自動的採些野花來給我供佛，我儘說些笑話鬥着他們笑，他們非常的喜歡我。七天經圓滿，我們走的時候，他們有點不忍分離的樣子，尤其是四個天真瀟灑的孩子太可愛了。

但他家男子做的什麼事沒有看到，就見他們有時拿着一根紡棍，一大團牛毛，在紡那黑毛線，聽說那帳幕是年年要在中間添幾幅新的，舊的便擠在兩邊拆下，另作別用。或不拆下，慢慢的把帳幕擴大。聽說他們有時也去應差。因為路途偏僻，一年沒有幾次。到了秋季就用牝牛負載着酥油，奶渣，皮毛之類，往各低處做買賣，換大麥菽豆茶葉等等。牛羊也一並賣掉他，冬季牛羊遷往低處，夏季移向高處。他的家太大，不能移動，所以他住在高低之間，要算一方的首戶。小戶遊牧民族，帳幕小些，人口少些，牛羊之類也是很少的。帳幕內的佈置，主客分位，日常生活，大致相同，但是廓羅牧族，多有以劫掠爲生的，聽說是按戶派人，一人必帶二馬，騎一牽一，負槍一支，晝伏夜行，奔往擊城等處，專劫成羣的牛馬，兼劫掠行商。所以在康藏各處，一談廓羅，無不頭痛。別處的遊牧生活，大同小異，難盡詳述。

商人生活有兩種：一是坐地爲商的，這與內地舖店商人，大同小異。在中等的舖商，一家數口，早起男子就誦經——西藏人都信佛教——小孩仍然睡臥，婦人就生火熬茶

，有婢媪的是婢媪的事情，主婦則持酥燈往各佛殿朝佛，或在家中清理佛堂供水等。西藏婦人性愛修飾，頭上多懸珊瑚珠翠，尤其出門時，必更要細加修飾，這或是女人的特性。日將出的時候全家纔慢慢的飲酥茶，一方面也作點事。兒童多有臥着飲茶的。盃底放糌粑少許，飲茶後舐濕糌粑，這便是早點了。我有一位友人，他非常好佛，每早起必在佛堂禮佛若干拜，廚中茶沸後就由他的妻子，送茶一盃到佛堂，他飲畢又拜，少頃又送茶，一早大約飲五六盃，這是居家學佛的生活。以後男子便多到街上作別種生意，婦女則照應舖店。一方面紡毛線，織毛襪等，作諸手工，其旁必備酥茶一壺，以供終日之飲。西藏婦人多嗜酒，飲量也大，但是好飲醉，醉必狂鬧，或唱或哭，男子們多設法禁止，然而終不能絕。這因為西藏人飲酒太普通了，商人的早餐，約在十點鐘左右，妙些隨食的蔬菜和肉類，每人一碗糌粑和數盃茶了事。

西藏的商業喜要謊，貨價多要一倍或兩倍，惟對熟人則不然。總之商人絕不以實價告人，賺錢也必說虧本，所以妄語的符號掛在嘴上，這是他們做生意唯一的信條了。天

將晚的時候，總把舖攤收好，午飯與晚飯同是一頓，並且多是食飯或麵食，也有弄一兩樣菜佐食的。到晚間閒着的時候談東談西，或擺些故事，講些笑話。也有鬥骰子的，却是佔少數。但是普通的人在十一點鐘左右便就寢了。晚上也有誦經的，不過拉薩還不多見。

二外出營商的，例如西康的商人，來川邊買茶，他們是有一定房東的，甚至傳數代的都有。驢馬拴在樓下或院中，由僕役照料，或放牧在附近山上，派人去守護，早晨由下人熬茶，商人慢慢起來誦經。在外經商，少有不誦經的。飲茶祇糌粑與鄉居無異，早飯後便往茶莊講生意——多不交現款——更往各種商店購買零用物品。茶買後，須改裝，如西康之金玉茶，每十二磚爲一大包，約五六十觔，外由皮工包生牛皮一層，每兩包作一馱。包時必須專人照料，皮工儉茶太甚，主人不在時，每包往往偷去一二磚，塞上許多爛茶葉或其他廢物。包好晒乾後，即用驢馬運走，或發牛脚轉運。每年買一兩千包者有之。商人晚飯畢亦必誦經而後寢。在途行走時，每早天未亮，即將茶燒沸，餘人皆



爲驛馬上鞍，事畢共圍聚飲茶，舐糝絕少許或食肉少許卽罷。次將貨物馱起卽起程，至午後一二點鐘，有站卽住站，無站卽住野。將驛馬放散牧草，人乃圍聚飲茶正式吃糝，此餐亦屬草草。食畢傭人等便修理各人所管理的鞍轡，主人有休息誦經的，或往近處遊覽的，天晚便把牲口召回——一叫卽回，以給食料之故——繫於地上，先給以料。如是站居則更飼以草料，倘係野居則無草可喂了。然後大家供食一餐，此餐必加有他種食品或肉等，決無單吃糝的。食畢稍息，卽共誦經就寢，就寢前必輪流派人守夜，以防盜賊竊馬等，若是站口太遠，亦有在途中煞茶一次的，但是很少。如其沒有站口，則住必稍早，恐怕馬不能夠食飽。如其是冬季在川邊購茶後，春初還鄉放馬休息，必至夏末纔正式進藏。其路多走北路，因北路天寒，須至秋初方有豐草供給牧馬，冬初纔能到藏。其所購之茶，假如發轉運，年底能否到藏尙屬疑問。大商人在西藏必亦設有專號。在拉薩過春季，夏末還鄉，冬季又往川邊。往返一次多經兩年，他們的生活，大概如此。西藏大商，又有販羊毛的，他們在印度或倫敦，及帕克里拉薩等處，多立專號，每年夏

分人往後藏和察城等處，收買羊毛。僱腳運到拉薩——北路貨多運拉薩——或江孜——後藏貨多運江孜——再僱騾腳或驢腳，運往帕克里。腳夫偷毛很是常事。所以到帕克里時，另須改包，每包以六十斤爲度。再發騾腳運印度出售。近年毛價甚昂，販毛商人賺錢不少。因販毛商人日見增加。又有一種團茶，出自雲南，清末民初間運茶銷拉薩的也走西康的路，途中生活，與在川邊買茶的無異。後有一雲南商人，由滇赴緬甸，再轉印度而入藏。計算彼路之運費，與康運藏相差無幾，便利則過之。所以他打通了滇緬印藏運茶之路。這個也屬於一種大商，比西康茶商不相上下。近來西藏本地人，多飲滇茶，下中階級的尤其厲害，上等階級也多半以滇茶川茶合用，這是因爲川茶味濃而色淡，兼以滇茶，則色味俱美了。

軍人生活，他們的家庭已經可以推知概狀，現在再略述所目睹的西藏的軍士，多半住在拉薩北一里許的兵營中，那個地方叫做札奚。每天早晚，由他們的排連長，領到營前草原上，略爲操練，步法及槍，到早飯時即止。兵士兼作建築房屋等工人，拉薩各大

公館，想翻修的時候，多半召喚自己的佃戶，并請當局派遣一支閒兵代修。飲食由房主供給。他們平常無事的時候，多以做鞋底爲職業。每每看見兵士在街上閒遊的時候腋下挾着一團羊毛，左手掌着一隻純毛鞋底，右手拿一個鑿針，帶一條長毛線，與人談話等也不停止他的工作。我有一次從北路拏墟遠窺，路上遇見開發西康去的軍人，他們的行李用具，係官家派犛牛送往，每隊有十幾頭牛，五六個兵和幾個婦女——大概就是他們的妻子。婦人也騎的牛，男人徒手，手中仍拿着鞋底工作。並且隨走隨唱蠻歌，看他那樣子，好像無離鄉之感。但是西藏人，性好偷樂，無論窮到那步田地，他那享樂的心理，始終不改，也不發愁。這是他們的特性吧？總之他們那些兵士，平常的軍事訓練較少，自己工作或代上司工作的事情很多，我看見宇陀代本修繕公館，所用的工人，就是他所總領達賴喇嘛的御林軍。正統或偷蓋房子，也有許多兵士在內。所以知道他們的生活，大半等於佃戶的生活。

作散官是很寫意的事，有民訟或商人經過，都有好處可尋得。他們對於所管的平民

，威權很大。刑罰很嚴，打馬鞭子極平常，禁起枷起，也是常見的事。但是法律上沒有死罪，弄出人命來就很難辦了。沒有事的時候，可以任意逍遙。又有代理的習慣，甚至有做了幾年官，自己並不親自上任，只叫一個管家去代理問事。有了不能夠解決事情，便差人捧一道公事來請示，自己假如仍然不能夠解決，便可轉遞上司請其解決。只要管家能把任上的事情做好，或者把對於當局的義務盡到，隨便你住在那裏，當局也不會見難的。有一種講修行的散官，他一早起來就誦經，廚房反在後起來預備茶水——西藏多用冷水盥漱——他把經念完，茶吃好，然後問點公事，沒有事就外出轉轉，看看所養的馬匹和田中的大麥。午上吃肉飯或包子，晚上也要弄幾樣菜下飯。又有早飯吃糌粑。弄點肉和粉絲，夏季加上幾個小蘿蔔的，這沒有一定的軌式。晚上還要誦些經纒就寢。我認識的幾個散官，大致都是如此。

得前擺門或倫家中，我住過七個月。他們父親是噶倫，每天上午八九時許往衙中間事，午後四時許纔回來。他年紀雖老，人很精勤，非常的好佛，每日早起便坐在床上誦經，

並且會施食法，還要施食，到六點後，會會到私第拜晤的客。由衙內辦公回來，便請一位大喇嘛在家講經聽。晚上還修護法神供養法。除他本人而外，家裏有太太，有四五個兒子，一房媳婦，兩三個孫子，一位總管家，兩三個廚伙，一大羣僕婢。家中還養着五六匹馬——鄉間有多少不得而知——大兒是有功名的，小的有幾個出了家，有的還在讀書。他們早起也誦經，媳婦却管諸廚事，僕婢們洒掃各處。我們誦經的時候僕人便送茶水，經畢用早餐，一碗粉絲，一樣小菜，一碗糰粑，對大喇嘛則多加幾樣肉食。飯畢就講經書或文法，並有許多貴家子弟來聽。戌倫無事也在坐。戌倫走後，聽經的小官們也各往衙門辦事，出家衆又請講別的經。大約到十時許光景，他們又預備一頓麵食，我們食後便溫習功課。二時許午殮，有肉有飯，并有幾樣菜。下午也聽經，戌倫回來，便爲他講經論。晚上十一時許就寢。他們吃的用的都由管家去預備，燒的牛糞，喂馬的草，大麥磨的糰粑，是由莊子上送來，水是嫗婢去背，井就在外院，一家大小的衣服，專門有兩三個裁縫在做。他們除了妝飾着上街玩耍外，在家也沒事做，我覺着他們很清閒。

所以老人多好誦經，小的多好閒遊，他們的生活可以算是優舒適的了。

#### 四 信仰

西藏是個信奉宗教的民族，並且是佛教的，無論貧富貴賤，士農工商，無有一家不信佛的——邊城有信耶教者，或不信佛，或耶佛俱信——鄉下很窮的人家，祇要有房住，他便有個小佛堂，那怕只有一間房，他也有個佛桌或佛台，無論銅的泥的，觀音度母，總供幾尊。出門的人，背帶佛盒，內中供的佛像雖然沒有一定，但不外佛像和大喇嘛的綉條。他們都承認那是能護身的。他們有了吉凶禍福，都相信是因果法，都知道請人誦經或修福，初一十五和大節會，都買酥油燃燈供佛，有兒子出家修行，都說是很對的，不能出家修行也自認是沒有福。他們對於出家人很是恭敬，尤其是對於有學德的大喇嘛。在西藏說家庭是牢獄，說妻子是枷鎖，說財產是夢境，說名位是幻泡，並且是無常苦空無我，憂惱繫縛。今生死了還有來生，人死了可以墮落惡趣，並非死了就斷滅，或人死了還變人，這也是他們一致信受的。小孩不到三歲，便知道念瑪尼，大人多會誦度

母廿一禮讚以及普通的發願文，甚重有能誦大儀軌，了解甚深的經論。西康一帶大家庭的子弟，差不多都受過一點僧教育。因為西藏離開佛法外，沒有教育，普通的學校，只能教寫字拼音，以及普通的書信算術，他們每早誦的妙音天女讚和文殊菩薩讚，都要請僧人講後纔能懂，至於學文法和聲明，那更須依止很有學識的大德學過而後可。所以西藏官員寫白字，是很平常而很普通的事。西藏貴族或大官家裏，有四五個佛堂和有藏經的很多。即在中戶人家，也有很莊嚴的佛堂和護法殿。有大藏經或大般若經或諸祖著述的不爲希罕，下等人戶家裏也有佛堂和佛經。遊牧民族，信心更覺純厚，佛堂則無專設。漢人在藏經商的也多半信佛，回族也有信佛的，有一漢商，他家裏佛堂很大，經書很完全，大藏經固不待說，連各宗各祖的著述，也應有盡有。我的朋友——平商——家裏每屋都有佛龕，並且很華麗，佛前供品，比誰家都不在以下。他的兒女都出家修行，他也預備着離俗。這在西藏人看起來，是很對，而在內地人或外國人看起來，就很驚訝了。故漢官和西洋人，都說出家是西藏滅種的禍事。但是西藏人却不承認，他們以爲除

了夫災人禍死絕而外，一家有幾個人出家，決不會就絕種的，假若因為出家而絕種，那也是對的，真能解脫生死，比流轉生死受苦強的多。他們這種堅穩正確的信仰，在別的國土和民族是不多見的。

### 五 僧侶

西藏民族信仰，既如上說，所以他們認為出家是很正大很合理的事。民衆也都是羨慕出家，歡喜出家，因此西藏的僧侶便很多了。就拿川邊的打箭爐來說，那麼一點點小地方，也有八家喇嘛，雖然說八家不都與旺，但是那三家——安却，拉摩，梁傑札——與旺的合攏來，就有千餘人。可是多係藏族和半漢族，純漢人子弟出家的，却沒有幾個。由折多山以西，所見的居民，無論是農是牧，都很少很小，所見的寺院則很大很多，並且到處都有寺廟有僧侶。尤其道孚，鎭霍，諸陰，甘孜各縣都有規模宏偉能居住一兩千人的喇嘛寺，甘孜一縣之內，兩三千人的大寺就有兩三個，小一點的寺院到處都有。聽說南部河口、裏塘、巴塘、鄉城各處，也都是寺院遍布。丹巴、松潘、懋功、理番一



帶也有大寺不少。青海省的寺院一兩萬人的都有。德格、昌都、公薄等路上我也遇到很多的大寺。止公，擊噓喀，益薄等北路；江孜，亦格則，薩迦等西路；桑耶，孜塘，阿喀等南路；囊格賊，帕克里，哲孟雄等西南路，到處都有寺廟和僧侶。拉薩附近的三大寺，二舉巴，喜得，木如，則木凌，滾得凌四家王寺，和達賴山的尊勝寺，都是最富麗最雄偉的道場。其餘各山環和村際的小寺，更是指不勝屈。西藏的僧侶雖多，有一樣與內地不同，就是出家人與俗家未能完全脫離關係。康藏寺院中的僧人，多是附近的人民出家，寺中有事時，即到寺中作事或誦經聽經研究學問。於無事時，則多回家，助理家務。因為他出家講修行的關係，家人都很敬重他，甚至家中的大事小事，都要請問他，假如有誦經的事情，那更是他分內的事，他便是家中不可一日或無的唯一歸依者。他在寺中住的時候，家人也是三日一來五日一看，送吃送喝，他假如在寺中有個相當的地位，家中更是引爲是榮幸的事了。有些家庭觀念薄弱，專愛修行的僧人，或在山野閉關，或往他處求學。近的。家人也是照常去看，遠了也必見入就帶信問長問短。我在西藏見的

太多了，覺着他們實在是未能與家庭脫離。就拿三大寺中專門造舉問的人來說，他們每年不足的經費，也多由家中供給——寺的造款僅夠半年的——尤其西藏，後藏，青海，蒙古，遠處來的人，能夠久住深造，乃至放格什所需的用款等，多屬家中寄來應用。如沒有家庭供給，須要奔走經懺，或略做生意方能自給，但是也很有能忍苦耐勞不願饑餓而求學的，即如現在的絳則法王，他的家庭很窮，沒法供給，並且在後藏，他在色拉寺學經時，三五日沒糌粑吃是很平常的事。然而不因飢寒而退志，終於考到第一名格什，現在昇到法王的地位，再有兩三年就是格登攝巴。現在大名頂頂的蒲補覺絳巴仁波卿，第一世的傳上說，原是昌都最貧無家的一個僧人，無吃換飯當然不算回事。後來成爲全藏的應供者，他的上師善海大師，最初修菩薩道次第的時候，無房屋，把地挖個洞住，沒有衣被，把洞中塞上許多大麥稗，沒有供盃，就用他吃糌粑的木碗洗淨而代。後來也是藏王的國師。絳巴仁波卿的高足，智幢大師，最初還不是個窮人，絳巴拿他閉關數月，每日就吃一點餘供。離師後往後藏大雪山山閉關，每年僅受山下弟子的一小袋糌粑，

冬日大雪封山後，無人能上下，他也不許人上山。後來被拜爲達賴的師父。第十三代達賴欲拜師而遷隱的戒勝大師，他在別蚌寺學經的時候，看經看的連火都沒空燒，不吃不睡也是很平常的事。甘孜札公上師在藏留學的時候，師徒們沒有吃的，也是把供佛的糌粑來充餓。他們都是不被環境所轉的古德，這裏不過略說西藏僧侶的大概情形，至於寺院的制度，和三大寺僧人的生活，僧衆的教育等，第七章談宗教建立的時候再說。

## 第五章 物產經濟及其交通

### 一 物產

西藏地屬高原，天氣嚴寒，物產種類實在很少，而且每年只收一次。據英人測量拉薩高出海面一萬一千八百尺有奇，但是拉薩四周都有高山圍繞，氣候乾燥，冬季也很和暖。拉薩附近所產，以大麥爲大宗，豌豆次之。也有小麥與芥子洋芋之類。關於蔬菜，則有青菜、白菜、蘿蔔、蔓菁、芫菁、莞蕪，芹菜、胡蘿蔔等，韭菜，茴香也間或有之。

。蔬菜的多係川人，因為藏人不嗜蔬菜，所以不善栽種。拉薩附近的樹木，多係楊柳，也有胡桃，更有不知其名，也不是內地所有的松柏之類，多產於山上，平原中不多見。桃杏蘋果等，貴族花園中也多有種植，藥王山上，達賴太師的別墅院內，栽着幾株桃樹，結實纍纍壓枝，八月間請我往遊，吃了幾枚，味還甘美。蘋果則不甚佳。西康一帶，大致與拉薩相同，只菜蔬類比較少。我有一個朋友，住在甘孜，曾經試栽茄子和秦椒，未及結實而枯。昌都附近則生秦椒，拉薩也生茄子。乍了一帶也出蔬菜，但是都不多。公薄一帶，比較拉薩稍低，其地產杏，比較拉薩的稍甜。後藏俄日梁，出一種杏糖質很重，堪稱佳品，但是價值很昂貴，拉薩多用之待客。這些僅能供給西藏自用，無運出的希望。西藏游牧人家，多過農民數倍或數十倍，其出產品為酥酪、奶渣、羊、牛、皮、毛等，又以毛為大宗。每年運出印度，約在百萬斤以外。皮酥之類，則僅銷於西藏境內。牛尾也多出口。西藏又出麝香、鹿茸、知母、貝母、黃連虫草等藥品；以及大狐皮，沙狐皮，珊瑚皮、狍皮，水獺皮，虎豹皮等皮類，多屬漢商推銷。工業方面的出品，

有栽絨毯子，繡緞，木子，退鷄等，更有藏香之類，也能推銷青海蒙古各處。西藏的鑛產，還沒有開發，也沒有切實調查，但是據傳說，後藏薩迦寺以西，多屬金銀鑛山，拉薩以北之河流中，也多藏金沙——也有採取的——拉薩以東達樸附近，也發現過金礦，都沒有報官，也未採取。西康諸隴以及瞻化等處，屬漢人管轄，多在開發，但是因工程太守舊，所以所獲無多。青海和廓羅交界處，有山曰瑪勤邦日，據說係一廣大金鑛，土人認為是寶山福地，不許任何人掘取。青海漢人，往往以採大黃等藥為名，潛伏偷掘，假如被土人發覺，必起很大的衝突，甚至殺傷人命。聞廓羅人說，有一年發生衝突時，殺死二十餘漢人十幾個藏人——或屬回族——至此偷掘的人纔絕跡。西藏又多有鹽湖，擊墟以北之鹽湖最負勝名。拉薩等處所吃的鹽，多屬北路運來。廓羅地方也出鹽，甘孜等處所用皆屬之，昌都附近也出一種紅鹽，較拉薩所用的味淡質劣。岷江等處鹽非鹽湖尚多。此等也只夠自用，不能供給外人，其餘茂木種類，難以盡述。

## 二 商業

現代

西藏

五七

經營商業就是他的金錢的來源，西藏各種商人生活，前已略說。他的出口貨物，上段也已經道及。他的入口貨現在補敘補敘，由印度運入的以棉織品爲大宗，多係東洋貨。毛貨東西洋都有，絲織品係內地出品，俄國的也有。寶石、眞珠、珊瑚等，有印度貨與東洋貨。各種顏料爲西洋出品。然而西藏染毛織品所用的茜草，則爲印度與布丹所產物，其五金雜貨，冰糖白糖，多是印度土產。由川邊輸入的以茶爲大宗，哈帶次之，他種絲織品及布類更次之。由西寧運藏的爲生銀，綢緞，騾馬比較多，金佔少數。尼帕爾人所運入的大多數是印度雜貨，布也很多。販雲南茶的也有數家。西藏各大官家也多兼營商業以增收收入。並且有在印度上海北平等處，設立分號，內地的人少有知道的，尤其是邦達倉家，代表西藏當局做生意，內地各處都設有分號，其推銷內地的，爲毛皮藥材等類，運入西藏的，以絲織品爲大宗。他在西藏常行捆商法，就是包買全藏的某一種貨物，不許別家買，有偷竊買的，如被查出，必被抄家。西藏人富有自立性，中下家庭的婦女，也多以營商或手工自謀衣食，拉薩、江孜、亦格則等處的婦女，多以擺攤做生意。

爲生計，每日八小時許，將貨物擺在街衢的中央，或房門前的板上，自己就坐在他的旁邊看守，兼做手工，沒有主顧的時候，也有羣聚談笑啞啞滿街的，有買客到來就去說價，他們的貨物，多半是從大商店賒來，等一月兩月後再付價，他就拿這一期所賺的錢做生活費，在還前債的時候又賒新債，總是摘東補西過日子。諸大商家多不零賣，特把小生意讓給他們去做。平商發綢緞，甚至批發給尼帕爾大商人和回回等。還有一種無本商人，是只替代大商家張羅生意於中抽利；以謀生活者。牧人作生意多在秋冬兩季，以酥皮等，換易大麥豌豆之類如上所說。又北路牧族，多運鹽販賣，他們每於夏季，驅牛往出鹽的湖邊住宿，聞說白天見是一湖清水，到夜分被冷風鼓激，便結成鹽粒，凝結在湖畔和湖面，早起便急急收取，裝入皮袋中，日暖時，鹽仍溶爲水，須待次日再收。也有居住多日無風得不到鹽的，也有今天到，明天就滿載而歸的。西藏人認爲這是各人的時運和有福無福所致。將鹽收取之後，運回牧場，待至秋收之際，再運往產麥各區域售鹽買麥。極的貿易方法以鹽并麥換鹽，升鹽爲定價，豌豆等另照市價計算，聽說多年來便是

這個規矩，我去年在藏所見，仍然一升換一升，又西藏大宗商業多以貨換貨，例如甲有茶，乙有布，先將茶價和布價講妥，然後互相交貨。做小生意，則須銀錢了。又各大寺院的財產，也多以營商而生利，例如施主在寺存藏銀五千兩——約漢銀千兩——令每年每一僧人散觀銀若干，此種存款，則必須做生意或放利，因為他的母金不可動，所以必須有專責保存和經營的人。假如寺僧衆多，利不敷觀，則該保管人代墊。若人少利多，亦屬保管人所得。近年各大寺人數漸減——自外蒙叛後，利息又日見增高，絕無利不敷觀之理。所以各寺管款的人不出一年便成富翁，用金錢運動此職的大有人在。農民間亦有一種營商經濟法，每至秋末，收麥到家以後，閒着無事，即在游牧手中購買羊毛或羊皮，自己撕碎捻線織，繼續自除用之外還可售出賺錢。我的朋友家裏一騾夫，其婦即善此業，伊無一厘地，不用其夫一文錢，除自己的吃用外，每年還能爲丈夫作兩件衣，並能餘些存款。他們原是兩個窮無一文的人，現在竟存有藏銀二千餘兩。夫婦還想在別蚌寺某康村中放茶散觀。我看拉薩街面上的人，好像個個都會做生意，個個的錢都從生意



中來，一個個都會找錢，並且個個都找得到錢，我實在不明白有找不到錢虧本的沒有。大概縱或有之也是少數。所以我覺着西藏人的經濟，就靠做買賣。

### 三 交通

西藏往各處的路線很多，在導言和地理概志兩章中略略說過。現在再把他合在一處說說。由西康往昌都有兩條大路：一是南路，走河口、裏塘、巴塘的。一是走道孚、鎧霍、甘孜、佐勤、德格的。由雲南走陸地到西藏，也有走裏塘、巴塘的。還有超巴塘之西直奔昌都的路線。由昌都去拉薩，也有兩條路：一是南路走公薄等處。一是北路走日窩勤等處。還有少許，鎧霍、甘孜向西北奔結谷梁的一條大路。再由結谷直往擊墟略，由擊墟轉南赴拉薩。這路極平坦，饒水草，所以商人都走他。裏塘等處的南路商人，也多由本地穿乍了往結谷梁，再西往擊墟進拉薩者。結谷到擊墟，多屬荒原，漫無人居，所以一路所需食料，都要預先備好。又走彼路必須多數商人結隊而行，因為和廓羅太近，恐遭匪劫掠。結谷與東通四川，南通雲南，西通擊墟，北通青海。四面八方的商人

都在那裏結合，所以他在西康的路線中，要算是最重要的樞紐。由擊墟往拉薩，多走桑庸，惹真，益薄那條小道。也有稍爲偏東奔北公的，販鹽的北路商人，多半走那條路。因爲東路行人少，草比北公大路豐美。又有由擊墟直往後藏的大路，我沒有走過不知其詳。由尼帕爾到後藏，北公說也有兩條路，由後藏到前藏有三條路，我沒有走過。由印度到帕克里有兩路：倫堡走白東，宗塘巴、桑零、曲喀，尋當、巴當、僅、則、鎧、擊塘，翻喜瑪拉亞山，到哲孟雄地界。又一路是走崗陀翻山到哲孟雄的，由哲孟雄沿谷直上即到帕克里。帕克里往東有路直通布丹，布丹直向北奔孜塘，而往拉薩，無須走帕克里。帕克里往北可到江孜，東北直往拉薩。在西藏的南路，帕克里是爲最重要之樞紐。後藏江孜與亦格則皆屬重鎮。其餘之小路雖多如牛毛，既無關重要，無須多寫。

西藏的交通，除了步行多騎驃馬，牦牛和驢也供運貨之用，西藏人走長路騎牛驢的很少。但是游牧民族走路也有騎牛的時候，青海往拉薩進香的婦女兒童也有乘牛的。蒙古人走北路進藏，或騎駱駝，但是行到擊墟即改換馬匹或牛幫。因爲拉薩乾熱，恐駱駝

害病而死的緣故，後藏轉運貨物，也用山羊和綿羊。但是負量比較輕，行路稍慢。由梅卓爾格到拉薩約三四日路程，如其乘皮船二日即到。由拉薩往山南絳巴凌經商，亦多乘船去。比馬行可以快一倍，但是只走下水不能逆行。由帕克里到江孜，可通汽車，現在還沒有實行，由印度飛機可直飛拉薩一日能到。前年有英人死在西藏，想用飛機接屍，因為西藏當局不允許，所以沒有用。

## 第六章 政治軍事及其財政

### 一 組織

要想明瞭西藏的行政軍事財政等，必須先知道西藏政府各機關的組織。西藏政治等機關很爲簡略，現在簡略說一說，西藏的政教兩面，都歸達賴喇嘛所統制。凡有各方面的大事，也都由達賴喇嘛解決。所以達賴在西藏的權威，和專制時代皇帝的權威相等。在第三代達賴喇嘛的時候西藏的一切政教權衡，雖然已歸達賴所有，然而達賴對於一切

都讓與藏王管理，自己並不掌握大權。自從第五世達賴喇嘛圓寂之後，藏王桑傑絳錯，十餘年間秘而未報，惹起全藏和蒙古王之糾紛。後來藏王被害，第六世達賴遷逃走，直到第七世達賴登位之後，其糾紛仍一起一落，如海浪之奔騰。當時達賴避亂於西康，乾隆派兵進藏平亂。其後乃把西藏的全權令達賴一人管理；又在貴族中由達賴選定四位助理政治，清庭也派駐藏大員監督和助理一切。那時政教雖然名義上是達賴自管，而實際上是爲駐藏大臣所管理，甚至達賴喇嘛一舉一動，都須由駐藏大員奏准清庭而後才行。第十三代達賴因達賴山高寒腿痛，想遷到摩尼園，清庭未准，以致圓寂，即是實例。自從民國初年漢官被逐回，漢藏分離之後，管理權才實際歸於達賴喇嘛所有。達賴圓寂以後，一直到二世未正式握權之時——達賴須待考格什後，纔管政治——堪以代理他的教政的有五家藏王：一敦吉凌二惹真三則木凌四滾得凌五得諸。這五家中，敦吉凌因事被革職。現在只有四家。達賴在位，這四家雖然有高貴的名位，毫無實權，現在代表達賴的是惹真，達賴手下有藏王一人，出家在家都可以充任，現下西藏王係前代達賴的堂

姪。藏王地位也教政兼管，其實多管教務，政治則由噶霞辦理了。噶霞即四世倫布聚議辦公之所，四世倫布中有一僧三俗，其中選一位駐昌都，辦理西康一切政治。藏名爲柴梅吉喬，義爲西康總督。常住拉薩的有三位——自從達賴圓寂正統回藏，京派一代表及辦事人員住昌都，四位噶倫都住拉薩——噶倫之下有秘書數人，助理問政，尚有書記等多人。這個衙門正式辦公，極守秘密，沒有到發表的時候，不准外人了解。即手下書記等知之，也不敢傳說。和噶霞對峙，有一教務機關，設在達賴山，主要人爲噶王，其下亦有秘書書記等若干人。噶霞支配之下有軍事機關，和財政機關，地方政治機關等。但是各機關之事各自辦理，與噶霞並無甚大關係。財政機關有兩處：一在達賴山下，一在大招寺頂，兩個性質不同，至下再說。地方機關也有多種，如昌都的西康總機關，在地方機關中算是最大的，其次爲德格機關及窮薄登勸的機關，其中主幹人，要有四品才能充任。再次即有縣官，七品六品五品都沒有一定。軍事機關的總管人才，至小也要四品，任營長之職的也都是四品，連排長五六七品都有。西藏更有一電報局長地位也是五品。

又有一醫院兼掌算歷書等，院長爲四品職。其餘的候補人才，出家在家，都不計數。教務方面各寺院大喇嘛的職位，後章再說。西藏貴族中，有稱公與台己的都徒有高貴名位，而無實權，但是產業則甚富。又諸大活佛的管家，也多屬四品，平時並無參政之權及薪水，只管活佛勢力以內的財產和民衆。

## 二 行政

西藏的政權既如上說全歸達賴統轄，則行政事項也都以達賴喇嘛決斷爲標準。前達賴在世時，我在藏會聽人說，西藏遇有重大案件發生時，先由地方行政機關轉呈各上司稍大的機關。再由彼機關轉呈噶霞，由噶霞再呈達賴，由達賴批下，歸何機關辦理，或開會討論。彼機關須將所擬辦的方法，詳呈達賴批准才可以施行。如批入開會討論的，則由藏王與四噶倫爲主，機噶堪布——就是統管一切教務的地位在四品上——和諸大秘書次之。餘四品以下的官員，都在外聽命，不許入內。由藏王噶倫等詳細商議後，再問其餘諸四品下的意見，有意見的也可以發表。如得同意，即將此辦法抄正進呈達賴審擇。

。但其辦法至少須列三條，由達賴選擇，絕不淮只出一二辦法而請示。如所列辦法皆不如達賴之念，則批回重議，須另商辦法，不許依舊。如蒙批准即照施行。達賴去世後由惹真代理，凡遇大事進呈時，則多批爲開國民大會討論。所謂國民大會是從藏王起一直到各機關的官員，以及三大寺的堪布等有權之人，都須共集互相討論，各出意見。也把所得的結果，呈白惹真，由惹真批准再爲施行。假如未批國民會議，僅批開會商議，則與達賴在世無別，假如不是非重大的事，也不是地方行政機關所敢決定的——如殺人，劫盜等——則須轉呈噶霞——其殺人者假如不是非當局要人——由噶霞批示依之辦理。除達賴或代表達賴者外，噶霞權最大，對於官民一切訟事以及各官員昇職解職請長暫假，下至發給官員來往各處的馬牌，都由噶霞主管。如西藏當局各貴族官員，被當局派往某處，辦理某事。假如自畏艱辛或因他種困難不願去的，決不敢直往噶霞處辭謝。假如運動上司轉達噶霞，或手續稍錯一厘，必受重大懲治——多係罰錢——或因此革職等。其辦法須往各噶倫之公館，私地運動，才可望一線之轉機，用錢未足，也難生效，這就

是噶倫等唯一無二進財之道。去歲有某官族的長子，病在印度，其弟又被派往德格，彼欲往印度視兄，又不敢往噶霞辭職，於是運動惹真。惹真許之，令噶霞改派，噶霞大怒，喚來痛斥一頓，置之不理，既不許赴印，也不許去康。某官族懼甚，遂往各噶倫公館送賂請罪，私下都云代設法，但是噶霞却又都不得首轉情。某官族異常焦急。後又大賂特賂，噶倫等乃現慈顏，斥罰後仍令去康。彼雖欲赴印以探詢兄病，然為權威所迫，也只有置病兒於不問而已。又有某堪布之管家，欲想在西藏當局得一官半職，來內地活動，也是運動惹真，惹真許後令噶霞給其填職。噶霞該人也大發雷霆，所幸噶霞輩私下受賂很多，噶霞雖不滿意他的越階舉動，然而不能不允給其官，只時間遷延，久之事即解決，總之噶霞之權，有時超過於藏王之上。凡各處有職事或須防守委派何人，帶何營軍隊，到邊何處迎戰防禦等事，也都由噶霞派遣。派某人往某處收糧或收稅，也屬噶霞之事，所以噶霞名義上似乎只管政治，實際上對於軍事也有相當的權力。

三 地方行政



西藏各地有縣官，而區域未必都有縣大，或僅僅數村而已；游牧處的區域雖然大，而戶口又少，但所管事與縣政府相似，即假立縣府之名。藏名叫做聿奔，官住的碉樓叫做聿，住碉的官員叫做奔，合言聿奔，即是碉堡官。他正管民間訟事，入款也以此為大宗，收糧支差也是他分內的事。如當大路的也兼管稅務，這種管三事的聿奔，稱為最美的缺。但管理稅務也有設稅務專員的，則職權及利益均分散了。如西康窮僻敦勤，北路拏虛喀，南路帕克里，都是收稅的機關。聽說拏虛喀和帕克里，都有二人管理，未知稅務為分為合。窮僻敦勤，官只一人，據稱是最好的缺，但多以四五品人任之，決非七品小官所能夢想得到。餘處聿奔，多只管認糧二事。假如在偏僻之鄉，年無一過往之官客，差事殊少，所以進款也不多。地方官權位極高，統治地方仍為人治，而非法治。類似初夜權之遺風如今仍然存在，……倘地方官吏招之必依命趨至。

#### 四 軍備

軍備二字，似要有很完備的軍事組織才配稱的起。西藏僅有幾萬初學開步走的濫兵

，和臨時徵集些烏合之衆，實在有辱軍備的名義。如其不管他好醜多寡有無訓練，只要能開槍衝鋒，或只能吃餉做個兵士的樣子，就叫他做軍人；不管槍械好壞餉彈多少，只要他能維持軍人的伙食，或就地括來充飢，就叫做餉械，甚至連蠻刀竹箭。火槍，木槍等，這樣都算作軍備者，那麼西藏也可勉強說有軍備了。他們軍人的家庭和生活，如前第四章說，西藏軍人最初設備的時期，是民國初年漢軍失敗出藏，達賴喇嘛由印度回藏之後，纔臨時徵集的。聽說那時候也不過一兩萬人，槍械就臨時在印度購買了一點，也有漢軍留下的舊軍火。到民國八九年西康打仗的時候，他們還是用那老法子，臨時在霞達羅三處糾合了些人抗戰，結果還是漢兵失利，他們佔勝。漢軍失利的原由，聽說是前線與後方不和，前方被圍後方不救援所致。民國十八九年，西康太吉寺戰事發生起來的時候，西藏當局一方面仍用老法子在霞達羅等處糾衆迎敵，一方面在拉薩附近區域征兵訓練備戰，同時並往印度購槍械子彈。英人又奉送了些，就構成現下所有的三四萬人了。地運整軍人，有的在西康昌都與德格交界駐防，有的在昌都等處休養，拉薩也留存

一點，還有些暫假回家。後藏與印度路線上是沒有的。

西藏軍人的餉費，多出於糧稅，現住各地的軍隊，大半即由本地行政機關，臨時在當地款籌——在德格一帶尤甚——這種籌款辦法，司事者往往借機吞食，小兵們並享用不着幾個。拉薩管理軍費等機關，以噶霞爲主，其直接計算撥發的，則爲達賴山的會計機關。至於管理財政的機關，名爲坡康，坡義即薪餉，康義爲房，即衙門，各傳人的薪俸，及軍人的糧餉，都由這個衙門發給。昌都亦有分設，因爲軍隊大部多在西康之故。

西藏軍人放槍，是他未當軍人前就會的，因爲西藏到處都有土匪，人民都須自衛，家家都許盡力買槍，出門也許隨身攜帶，所以他把放槍一事早就學好了。當兵時所訓練的，大概都是排班，報數、分行、開步走。對於跪臥射擊等事，我都沒有見過他們教授和練習。至於觀勢設陣，掘壕築壘等等，那都是夢也沒有夢見過，那裏談的上教導和訓練呢？所以我說不配稱軍備兩個字。

## 五 財政

西藏的財政機關有兩處，一在達賴山下，即上文所述之坡康。他那裏的款項，是由糧稅而收入的。支出去的薪俸和糧餉。一年有幾多進出，那就非我所知，因為我在拉薩求學的時候，極力避免調查政治等色彩嫌疑，所以對於這些事情，輕易不好攀談。西藏人的疑心很大。假如被他們起了疑心，那就連經書都學不安逸，何況其他的事呢？所以關於這些軍事財政等等，只有聽確實的人談說，順便記住一點。那沒有聽到的，只好暫且不談。另外有一所財政機關在大招寺頂上，那裏所管的，多是各處施主在正月傳大招和二月傳小招時所散放觀錢的基本金。又有各處供養大招寺釋迦佛的銀錢。聽說也有達賴喇嘛的存款。他那個財政機關最富，專以放利為營業，收利放觀所餘的長款，就該當事的人得。現下僧數日減，利息漸高，放觀所剩的必然很多。所以在那個機關的人們不到一年都會發財，因此許多人都想在那裏邊作事，每到換人的時候，聽說也是大忙着競選運動。但是結果總是那與藏王關係最深的人能夠獲選。別個送賂運動的人，仍然是要落第。聽說前年正是換人的時期，有一個世襲家的咨仲——出家官名，七品或以下都有——

——他家與惹真佛爺有些瓜葛，惹真佛爺把他找去叫他上個請書便批給他做。但是他很淡泊寡欲，又信因果，不想發這個賺大眾僧伽錢的財。而且他有一個義父，也是個少欲知足樂善好施不希求橫財的人，在西藏也有很大的正直忠厚的名譽。那個咨仲便與他義父商量，他義父更是一味的阻止，說他年輕，家業又有這樣大，人又不多，何必去任那個職位呢？他聽了義父的訓言，就沒有請求，惹真纔放了別人。那個機關放利的法規，或有相當的物品產業抵押，或有兩家富官替你作保，纔能借給。否則便無借款的資格，假如你的借款，到期不能交息，他便利上加利罰你。假如你實在沒錢還他，他便沒收你抵押的物品或產業，或令兩家保人賠償。所以他那裏絕對不會虧本，只有一天比一天富足而擴大。那個機關裏的人也很多，在主管者之下，還設有好多會計員和秘書等。

## 第七章 宗教教育及其文化

西藏人是個個都有宗教觀念的，他們認佛教為國教，多半不知道我們內地和日本

南洋，及外國地方也有佛教，而說佛教在印度隱沒之後，就是西藏才有，都認爲佛教是最高無上，佛教的教理是淵深無比。縱然有些知道內地和日本也有佛教的，但是也認爲不澈底，惟有西藏才研究得澈底。這話在別人聽起來，總覺着他們有些夜郎自大。但實際上考查一下，現在各國所研究的佛教，確實是不如他們澈底，要是你與西藏的格什談佛學，無論遇着什麼問題，他們好像是沒有不能解釋的，並且他還能立刻就舉例反難，令你沒有口可開，這是我在內地所未遇見過的事。日本佛教徒我也見過幾個來內地演說的，我覺着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研究，並且西藏格什們辯論的時候，說俱舍便是俱舍，所談的諸法性相以及他的範圍等，都須依據俱舍。假如見他答人引唯識中觀等義而答，那就算輸了。若是辯論經部義，其談的諸法性相等，都須符合經部之說。假如談唯識或中論，也須符合唯識和中論的教義。假如問東答西，或借事詭避，都是墮負。又西藏辯論時，所說的語句，都須用能破和能立的因明格式問答，不准隨口亂說，答辯的人尤須按照因明論理的格式，或答不成或答不定，或答相違，或答是許。除此四句是不許亂

答。這種嚴格的辯論，非但內地沒有，就是自命爲佛教最興盛的日本，也是無有吧！南洋羣島小乘佛教宏揚的區域內，那更是談不上了。所以我覺着他們研究佛法的規式和所研究的佛法問題，並研究後所得的結果——正知正見。實皆非內地和其他國家研究佛教者所能比對。現在內地和日本所謂宏揚佛法的，即是在某處能新集合一些信仰佛法的人們，略談些皮毛知識，就要闖動全世界。例如印度鹿野苑的佛學院，和加爾加打的大菩提會。住在很遠的地方上，着見報上載着他們的宣言，覺着他們一定是很盛的佛教道場或團體，好像是每天都在上課講經，宣揚佛化，但是假如到那裏切實的一調查，就知道他那篇宣言，都是以鼓勵人心爲宗旨而已。然而西藏宏揚佛法，却大不然，必是在某寺或某處，建立下辯論研究的大道場，按期決擇現觀莊嚴等諸論的要義，培養一般真實了解佛法的人才，纔叫宏法。至於某處蓋座廟，或某寺僧人多，或某寺利養厚，或某處請個喇嘛在講經和灌頂。那皆配不上宏揚佛法之名。就是收斂了成千萬的騾馬供養，也只可說是供養，並不叫做宏揚佛法。即便叫做宏揚佛法，也只是空名罷了。

西藏全境內，離開佛法之外。他們並沒有其他的教育或文化，所以他們的教育，除了小學中教授藏文的寫法以及拼音法等而外，就對於文法一課，也沒有能教授的學校。只作文賦詩，梵文聲明，皆須依止出家的僧侶纔能受學。至於那甚深淵博的教理，更是要請出家衆纔能領解的了。當我在西藏所依止的師長，就是一位深通聲明的大德，他老人家門下，每日都有一大羣西藏的官員來學文法，更有一些高級長官，早晚二次，從他老人家聽受佛法中的菩提道次第論，所以他們對於佛法都能得到真純淨的正信，以後就依着他的正信法做事，和教化民衆了。現在西藏的藏王，也是我師長的唯一信徒。四位噶倫中也有三位是皈依他的，其餘俊喬堪布等，多是依他老人家聽聞佛法的常隨衆。所以我斷言，現代西藏的教育，就是佛法。離了佛法，也就沒有教育了。教育既然如此，文化又豈能例外。所以西藏關於文化的各種表現，沒有一樣不是與佛法有關係的。例如代表外形文化的工藝，美術和建築之類，都以他們能造佛像等的工巧技術，和他們造成的精巧玲瓏彫刻，印鑄，繪畫等佛像，並他們建築的壯麗堂皇的佛殿等，纔能見得到。照這



樣看起來，西藏真可以稱爲以佛教治世的模範區域，所以我再把他的宗教建設等圖分爲數小段來略爲敘述。

### 二 宗教建設

#### 一 西藏寺僧的組織

西藏佛教原始初興的寺院以及僧伽的組織，和現在各地所保存的相比，略有不同。像現在拉薩的央小二招寺，以及桑耶寺等，在藏人雖然說是原來的形式，但是相傳記上也說彼等諸處或曾遭回祿而重建，或年久頹廢而整葺，其對於原來的式樣，自然有所變遷。至於原始之僧衆組織，則非我之所知。今談西藏寺僧的組織，唯就現在所共見者，概而言之。

西藏寺院的組織，寺院建築方面，實無決定的形式，例如依律中所述，似應正房爲大殿，與殿相對者爲裏門，其從門的兩旁，乃垂垂殿的兩旁，裏門以相稱的廡房，其院中心爲一方正的大丹墀，猶如內地寶華山隆昌寺的建築，但此殿對面是太壇而非

大門，與律藏所載的不合；西藏 西康的中等寺院——除別蚌等——多是如此。其最大的寺院如別蚌色拉寺等，建築又迥然不同。多係就適中之處，建築一總殿，爲全寺僧衆早課誦經之所。此殿之旁除熬茶的廚房等外，多無他種僧房環繞。然此大寺必分爲若干中部份，名叫「札倉」。每一中部份又必分爲許多小部份，名叫「康村」。每一中部份，必另有一座大殿，爲彼部份僧衆中午誦經之所。每一小部份，亦必另有一座大殿，此殿則多以僧房環繞，中間砌成一方正丹墀，如律中所述的形式。又彼大寺的每一中部份，必有講經辯論場所。如別蚌寺中，分爲四個中部份，色拉寺中分三個中部份，格登寺分二個中部份。其小部份則各有多少不一，也不暇作詳細記載。其寺院系統之組織者，則康藏各地各派各寺院皆必隸屬於大寺之下，各寺的出家的，都必須往大寺中住過而回寺，乃爲合乎價格。又彼大寺中的小部份，多係由他的家鄉地界而分，例如金川一帶的出家人到西藏三大寺時，必須住於甲絨康村——一小部份之名——方保無糾紛。其打箭爐以西乃至木壤地方的出家人，則必須住木壤康村。道孚、爐霍、甘孜、瞻化一帶的出

家人，則又必須於諸窩康村。其能管理此等僧衆之職事人員等如下科詳明。

2. 西藏僧衆的組織可分二類：(甲)寺內職事等的組織；(乙)寺外大喇嘛的組織。

(甲)寺內職事等的組織，又有二類：一、管理全體的財產的名叫機緒，意思是總管，即代全體僧伽營謀生計的，有正副二人，并多數助理員，除保管財產而外，對於僧衆的威儀等事，全不聞問。二、管理全體的威儀的名叫義鄂，意思是首領，就是視查糾正僧衆的行動威儀，而對於全體的產業，雖然也有干涉之權，然而也多不過問。在全寺之中要算此職權位最大。上自堪布下至清衆，人人見面迴避，絕無與彼并行對衝之理。也有正副二人，輔助多人。管理全寺院事體的只此二類。其大殿舉經的維那，只領衆誦經而已。管轄中部份者，可分三類：一堪布、二當家、三糾察。堪布意思就是住持，對於一中部份僧衆的學識，負專責教授及管理權。對於威儀及財產，也有過問的責任。假如依實而論，全寺的僧教育實操於堪布之手，因為僧衆的辯論場中，是以堪布爲主，而堪布對於彼寺內之僧衆亦負有監督察視之權。其僧衆之學識及威儀等，有正不正時，都由

堪布教授教誡他，即與政府接洽寺內的一切事宜，也以堪布爲主體，所以這個職位，非有真實的學識的莫能勝任。西藏大寺的堪布，除有特殊的因緣的，都以格什充任。每一中部份堪布一人，其助理人數無定。當家就是代中部份的僧衆，管理所有的財產而經營他的生源同支配他的用途的。這個職位對於僧衆的學識等都不過問，途中相遇也僅僅互相敬重迴避而已。每一中部份當中，當家有數人，輔理有多人。糾察，藏名叫做格果，意思是策善，就是整理僧衆威儀令其調伏淳善的。此在殿內以及辯論場中，監視僧衆的威儀，對於學識與財產，則無若何的責任及權位，所以全寺及中部份的當家與糾察，不是必須格什有學問的，就是普通僧人也能夠充任。在中部份當中，餘外還尚有維那等職事，然而沒有重大的職權，管轄每一小部份的也分三類：一管財產的，二管僧衆威儀的，前一種也叫做管家，就是管理一小部份的財物。這裏有應當補明的其一大寺院的財產，大約可分三類：一屬全寺僧衆所共有的，即歸總管管理；二屬一中部份僧衆所共有的，歸當家等管理；其小部份僧衆所共有的財產，則歸小部份內當家管理。管威儀的

名曰康村格棍，意思是本部份內本年新來者的指導師。這兩種職事，多係依康寺的年限而任，然而有數康村也另有他種的選任法。又這個康村內的出家人，於任過康村格棍之後，才進入老學衆，對於本部份大小事宜會議時，才有參加建議批評之權，初來的非但不能評議，而且無參入之資格。其餘散碎職事難以縷數。

(乙)寺外大喇嘛的組織，此寺外二字，不是說其身居住寺外的，是說不是某寺內正式的職事，而對於全體僧衆或某一部份僧衆有保護或教導之權的。約可以分爲二種，一、轉生續任類，二、考試正任類。轉生續任的當首推達賴及班禪大師爲代表。這兩位幼年，或由前生的記前，或由他人的選覓，或由神靈的籤記而舉出。既經用隆重的典禮登座之後，則選定一位學德兼優的大喇嘛爲師長，更選幾數位有才學的輔佐他，其每日學經讀書等事，實在和通常的僧衆無異，單是生活的享受稍爲富裕，每日有人陪同研究講辯，比較餘衆的順緣爲滿足而已。到年廿歲時，學識大致都有可觀，其受比丘戒和考格什，都在此時。既考格什之後，對於自己前生的地位和利權，才正式接受辦理。如達賴

喇嘛，則對於全藏的教政，都有徵問裁判整勸建興的權限。班禪大師，則對於後藏藏界的一部份有如上的實權。諸餘的諾門汗屏都同等，則對於各個的封疆內才有如上的實權。不能普遍一切藏地。所以西藏全體的人衆中，對於教政兩方面，只有達賴爲最高無上。考試正任類的官以格登墀巴爲最尊貴的名位，就是接受格登寺內，宗喀巴大師的法座。此師是從普通僧衆昇成。其次第，是先考格什而深通顯教，再入舉巴而精研密法。對於舉巴的糾察等職事都充任後而昇爲舉巴的堪布。此堪布在堪布中最貴重。由堪布昇爲法王。法王只有兩位——由法王才可以昇爲格登墀巴，墀巴對於全藏的佛教有管理整頓之權。對於政治雖然也可以兼議，而非有實權。其下的法王，即是閒位，於教於政都不知問。再下的舉巴堪布，則對於舉巴的財法一切都有管理的實權。堪布以下的舉巴糾察等職事，則與大寺的糾察權位相似。在這裏略說舉巴的制度。寺院建築與五六百人的中等寺相似，其中的僧衆大概爲二類。一、未在天寺考格什而進入舉巴的。二、考格什後而入的。前一種的資格，於未入舉巴之前，先當嚴正一師學習熟讀經論。

附大教王經與儀軌等，都能背誦爲量，再候舉巴的人數有缺，下每舉巴五百人爲量，上下三舉巴共千人，而考取也。既入之後，初五年中作沙彌行，承事諸苾芻，九爲作製食行水等事。第六年中受苾芻戒，而受他沙彌之供事。此類以學習密部之儀軌事相等爲主。對於教理則少研究。第三種先考格林而入的，頭一年中威儀如沙彌，而殿堂功課亦容缺，但不須承事於苾芻作沙彌之行。第三年後則同上座，諸事都有方便，如學德超勝則可考昇堪布等。所餘維那等職事，都與餘大寺的組織相同。其餘爲官有權的出家人，還多如牛毛，下面也當略述他。

### 二 西藏僧衆的生活

僧衆依佛戒律說，只有乞食存活，不事積蓄，所以在印度錫蘭以及暹羅等處的僧衆，還存留很深重原始佛教制度的色彩。然而這種制度在地大、昆、雪、天、冰、神的境內，多半有不能盡盤實行的。所以佛在律藏中，對於邊地的苾芻，也有半開許之處——如寒地墊被等。西藏的地位，居世界的極處，寒風凜冽和寒帶不相宜，其衣與柱，以求

其煖熱為度，食則隨土地所產生。在家人之生活從前已經廣述，這裏談出家人的日常生活。活在大略分普通與名貴兩等。

1. 寺內普通的僧衆，都以青稞——就是米汰麥子炒熟所磨的麵粉為食料。西藏名叫做糌粑。每日早四五點鐘，全寺僧衆都聚集在大殿誦經，在誦經的中間設有兩三碗茶供飲。一碗和糌粑都由自備。至於初碗茶時，即可拌糌粑而作早餐。絕不准攜帶酥油以及肉菜等上殿，所以食糌粑之後，繼續飲兩盃清茶而已。到九十點鐘時，各中部份的僧衆，各聚集在中部份的大殿內誦經，有茶三碗或者四碗的。也且備碗和糌粑，并無菜等。午後三四點鐘時，各小部份的僧衆，各各聚集在小部份的殿中誦經飲茶，並不食糌粑都隨自便。除此三殿之外，多半係在辯論場研究學問之時，非但沒有飯而且也沒有茶。其略有餘存之人，數日之後或買酥油少許，於午殿散時自於房內熬一壺酥茶痛飲，則其樂無窮。假如更能買米或麵而食，則富裕的盛名，將傳遍全寺，所穿的衣服，上披以純毛僧脚袴，下束一毛絨裙，內穿毛絨背心，此三件價不過十幾元。上殿以及誦經之時，其



外更披一毛織斗篷，中等的價值也五六元。有多錢的或作內衣長衫，及束以毛織內裙。然決不許穿褲。夜間寢時，卽衣爲被，稍墊一二層故氈就夠了。所住的房屋，假如從外面看他宛然像西式樓房，然而內中的鋪設，則極無光線，乃最極狹小的土屋。換句話說：西藏寺內的普通僧衆，生活極爲簡單，其自食的糌粑以及飲料燃料等，也多半堆積在房內。年齡稍高，入寺稍久的則多住內外二間，外面的作廚房，內面的就是住室，也就是書房向庫房，或有少供幾尊聖像，擺幾部經的，在經營這個簡單生活之餘，就是學經與辯論之時，學經時間無定，多選取師長的暇時，辯論在早午晚三次殿後。但此有辯論之期，名叫法會，一年中大約佔半數。還有半數寺內沒有辯論的法會，就是各部份的僧衆積聚募化的時間。此等生活費的來源，大約多半出於三方面：一、寺內齋糧以及僧衆共同財產的分息，此只夠半年用，二、由家鄉所供給，三、其無家鄉給助的則於無法會時，應酬經懺佛事，而補其不足。其餘更有賣易之人，此類則多以謀財，棄擲學法的寶貴光陰，雖名在寺，身實在外。

寺內名貴的僧衆，是說在寺內放茶供衆的，或者轉生的呼都圖等，衣食住三種都比較普通僧人豐裕，尤其對於殿堂誦經，若無鐘時則可不去，自在房內熬茶而飲。至於學經等，則與普通的無異。其有職權的僧人，則更有例外的規矩，全不上殿，也不講經，只各歸各自的職責去做去而已。其生活費也只比較普通的稍爲奢逸，然而終不能超出糌粑酥茶而純肉食。

## 二、教育制度

西藏教育的制度，可以分做二種：一、在家子弟的教育制度，是先進幾年初級的小學堂，學校中的課程，現在路學一處做代表。是每日早晨先背誦文殊菩薩和妙音天女的讚頌，再念些懺悔文和發願文，到了日出之後，教師纔教學生寫藏文草字。起初學的筆畫很長而且筆直，令其練習腕力，待練的腕力充實，筆畫無灣曲細粗輕重等過之後，再令學寫稍爲縮短筆畫的草字藏文。如此漸漸的縮成普通藏文草字之後，再教以極小的草書，如像漢文的大草。寫字法到此便算登峯造極了。在練習各種字形的時候，都是用一

塊木板，塗上一層灰粉，再用彈線彈成幾段橫格，就依格而寫字。把教師所教的那幾句韻文，許多教先賢的頌文——寫完，就拏給教師去看，教師揀選他的寫得不像的改正一二，便教洗了塗粉另寫，照這樣塗了又寫，寫了又塗的練習一天，到晚上放學的時候，教師便把一日之中的成績，批出個第一第二的次序。學生們就按着次序，第一名用一條竹片，把第二名的臉彈一下，再由第二彈第三，第三彈第四，……一直到了末尾十名，使用竹片彈地一下來出氣，引得衆同學鬨然一笑，便放學回家了。待他們在木板上練得純熟之後，再令在紙上練習，假如能在紙上也練好了，便教寫普通的信件稱呼，以及教以九九乘除等算術。初級小學的課程，到此便算圓滿了。要想做官的子弟們，須再進達賴山下的會計機關，練習官家所需的各種數學，假如在此處學滿之後，便是七品官員的候補者。至於藏文文法等事，更須另求明師久久的學習。

二、出家僧衆的教育制度，此事前文雖已略說，但是這裏也有應當補述的：出家的制度，西藏佛教很普及，民間的信仰也很純粹，簡直是離掉佛法沒有他種教育，送子弟

出家，就是令子弟受習教育。民衆都認出家爲正事及美事，所以出家的年齡實在沒有定限，也有初能離母乳獨居之時，便送寺中交師訓養而習讀的，但是他的衣食仍然由家庭供給他。假如是成人而入三大寺住的，其制度又稍爲不同，謂初入寺中任隨那一小部份之時，先須覓一熟識的上座爲保證，才可以住寺入籍。假如沒有熟識則由彼年的康村格硬代覓而住。此保證人對於自己的出入款項，都可代爲支配，對於自己的一切威儀規則，都應當教導告誡，對於自己的人格方面，所負的責任尤其重。既有保證安入寺僧之數，以後則更須依師學習經論的講辯。假如保證師自己有學識，就歸他自教，假如他沒有學識或者沒有閒暇，則可另請其他有學識有閒暇的代教他。所學的要論，現在都以五部大論爲主——此五論之大義如下述——待年滿廿歲後，再依達賴喇嘛等而受法葛律儀。其受沙彌戒的期限無定，有先出家受戒而後入三大寺的，也有先入寺而覓師學經，再依達賴等受沙彌戒的，總之出家的不是個個都已經受戒。甚至有入寺披出家人衣隨衆止嚴誦經等而並沒有經過出家的儀式的。其出家受戒的儀式，與內地多有不同。出家的儀式

師先爲受三皈五戒，次問遮難而祝髮，令受三事——一不著在家服，二不捨出家相，三不捨出家師——爲出家之戒，即暫時不受沙彌戒也許可。——此與內地的律戒似乎稍有不同——假如更受沙彌戒的則請一清淨比丘爲阿闍黎耶，以三返請親教師同歸依三寶而受戒，後爲說十戒相令其守持。受戒的則由屏教阿闍黎耶問遮難後帶入僧中，由羯摩阿闍黎耶如律作白四羯摩而受戒。其菩薩戒，則非與彼二戒作一串而受，多係於諸德高望重的大喇嘛講經或傳法的法會圓滿時而受菩薩戒。其受戒的儀式，總分三類：一依龍猛靜天等所傳儀式而受，二依無著菩薩所傳瑜伽師地論中儀式而受。現今的傳戒，依龍猛派的爲多。

又諸大寺中，多能如律作布薩安居解制等僧事，其作法與義淨法師所譯之一切有部律文相合。

又西藏的寺僧，每年都作數大法會，其最隆重偉大的，當推正月傳大招的法會爲首。屆時指此會儀式在正月初三四等一日——雖無定期然遲不過初五日——三大寺的全體

禮衆都須集會。在拉薩街市各寺都閉門不留人居。只派少數在家人做監寺看守而已。其坎楚期在三月下午。三大寺僧都集合在大招寺的院中以及讓止蒼下等處。各寺的人都有一定的位置，不准紊雜。再次早四時光景就集衆誦經，有茶兩碗，稀粥一碗，誦經散後，就繼續誦戒。昨臨時的吉祥布薩。其次往寺外講經場止，與本年所應放的格什辯論。因辯論的頭等格什就在此法會中立宗，一日一人。一到七時光景則由格登輝巴，登座爲僧衆講經。或講菩提道次第略論，或講餘論，都沒有定規。講經畢，又集合在大招寺誦經飲茶吃稀粥。其次出而少息。其格什又在大殿的廊下立現觀莊嚴論與入中論之宗。在三大寺正在研彼論者與之共辯。直到午後三時光景大衆又集而誦經飲茶。此係在後所以無食。其次彼格什又立戒律與俱舍之宗，則在上下二舉巴的格什以及三大寺止座格什等與之共辯，夜半才散。其大招寺右側街衢要處，也設有法座，延一有學德的喇嘛爲普通的民衆宣演佛法淺義，其聽衆則頗擁擠。其餘之講經說法的也在在皆是，街上旋繞大招寺的善男信女，也以此時爲最多。以賣易謀生活的人們，也以此會爲佳節。

日且如是，到正月二十光景才散。其次的法會，就是二月傳小招的集合，人數儀式都與上同。但是這個會期諸名貴之衆，假如不願意來集合，准許請假，其所考的格什即爲第二等。再次的就是十月二十五日，這是宗喀巴大師圓寂日，雖然不是三大寺總會拉薩而誦經，然而各各寺中的法會也很可觀。這夜無論在家出家，室內房外，都與然燈供養，明徹半夜，與大商埠商場的電燈相似。又正月十五日，各寺都須以酥油作華或戲而供佛，其工巧藝術，頗與內地的作藝人相同，但是其華的高大數尺數丈者都不等，迥非他處之所尙，可算藏人的唯一藝術，其餘的講經法會，或十日或半月，或念日，或一月不等。儀式則如普通僧伽的生活科段所期。別種紀念日等，并無若何之法會。

又如上說，西藏地方雖佛法外，現在實無他種任何教育。所以凡藏人的教育，都只以一概說是僧教育，假如收集其出家衆取材而言，除轉生的呼圖克圖等外，簡直可以說是在考試制度，因爲學識高尚的格什，皆由考試而得，其堪布等須要人物也多由考試而任。就是在俗的官長也必須先考試而後給與職位。現在說這個僧教育當更分爲三段：一、

未考前的僧教育，二、考試的僧教育，三、考試後的選任。

1. 未考前的僧衆，在寺習學的初一年中先依師，善巧習學初機因明辯論的方式，對於因明論的粗淺名相，當略得一常識。次五六年中，廣學現觀莊嚴論，此論係解釋大般若經修行的世俗三乘道次第的，假如於此論能研究善巧，則對於三乘道次第，尤其對於大乘道的次第，能得一堅固不謬的定解概念。所以學大乘的首以此論爲要旨。次二三年，精研入中論，此論分爲十品講十地十行，特於第六品中廣破四生而明諸緣起法，悉皆性空如幻。要達中觀方能獲得真空之正見，修之而能斷煩惱出生死，所以學佛的人也應當深玩此論以求正見。再次二三年中精研戒律，因年將二十，須受大戒，假如於持犯昧而不知，則受戒犯戒，徒造苦心。在一切行持中，戒爲根本爲基礎爲前導，若有戒故餘德乃生，最後乃至未考格什，則須多學俱舍，以對於生死涅槃，若總若別，因緣果等詳細抉擇之論，要以對法爲主要故。又因明論，年年冬季兼學一月，以若不能用正理而辯論抉擇，無論學何法，修何法，講何法，皆如泥上之釘，全不能安穩堅固。故三大寺中



，選此五部要論有大有小有解有行，爲教育僧伽之根本典籍。

2. 考試的制度。僧伽在寺學至俱舍論時，由本中部分的堪布，量其學識，許以何等格什，到自考格什之前一年夏季，——此唯說頭等格什——須先至達賴喇嘛所居的摩尼圓，其考格什之十六人——正月的格什，三大寺共十六人以配十六尊者之數——互相辯論。如第一日，甲格什立宗者，乙丙丁三格什，依因明論而興難辯論，戊己庚格什則辯現觀莊嚴論等，至三日乙格什立宗時，則以丙丁戊三格什辯因明等，三人一班，輪流辯難。當此辯論之時，達賴喇嘛的侍讀堪布等爲證者，達賴喇嘛亦常垂簾而聽，格什的第三二等名次，卽在此時考定。——雖未揭表然而有大譜——次冬季法會時，又各中部份本年將考的格什，卽在自部份辯論場中立宗，與自部份一切僧伽辯論，有堪布及另選舉出之大德爲證法者。再次第一二名格什於正月初一日，在達賴宮內，對辯法議，有達賴與三大寺堪布並政府一切要人在座參觀作證。最後卽在傳大招時立宗與三大寺全體辯論等待還個法會閉幕的日子乃揭佈其次數，而得格什的名位，所以一切格什中唯此爲難

第二等格什，冬季在自己的中部份立宗，與次年二月在大衆中立宗。夏間也往達賴喇嘛摩尼園內立宗，不過不像頭等格什之嚴格而已。第三等格什，則囑於本寺之二三中部份內，互相立宗，不須與三大寺的一切僧衆辯論。第四等格什，則只在本寺的大殿前立宗，少許或者更請人替代他。換句話說，就是只有格什的年齡而無學問，或略學上論而年齡沒有到徒取格什之名的這個也可叫做方便格什。

據。當考後的選任，既經如此的考取，則對於顯教的學識，也可以算告了一個小結束。此後大略有兩條路可走：一、退隱山路而清修的，二、轉入舉巴而學密的。在舉巴的正途爲昇到格登堪巴，其餘的也有極數年後，派往他處支寺作堪布等的。退山清修的有時也因爲政府的需人，不容安養，派出作堪布的。然而這是上兩等格什才這樣，至於第三四等格什，雖只隱居清修爲業，多不能被政府所選任。

我再附說一下西藏僧衆的變遷。西藏的佛教就是他的文化，所以掌管文化的要人，當也多是有學德的僧衆，所以對於政教二事都須僧人參與其事。其教政兩管的出家人，當

然以達賴爲首，其次則爲藏王，僧俗都可充任。班禪大師亦在翁釋芳菲似乎能與達賴抗衡，然而實際說來，有時還不如藏王權大。格登堪巴位亦雖然高，然而與政治不多過問。藏王之下，以四大師爲上，其中就有一個出家的，這個是正管政治的人，再下有秘書，也是出家人充任，干涉政治的力量也很大。再下就有土四品的內喇嘛和未筵布名位以及土四品的堪布名位。此不出任，則無實權，假如出任時，則與知府和枋。再次則有預備秘書，出任爲知縣，不出則無權。總之出家人的參政都是文職，其武官之駐守，則應由在家衆而無僧伽，對於管教方面的則又多應由在家人而少在家。

西藏的文化，全是佛教的文化，關於文學方面，非深入經藏的人不能夠澈底了知。如果要把牠盡量的寫來，實在有些麻煩，只好在文藝的一段內略說一點。西藏的風化，除了上文所述民族性的風俗而外，唯一的風化，就是崇敬佛教，信仰佛教的因果與密法。這些有的在前面說過，有的又無須多說。所以在這裏所要敘述的，只是文藝藝術建築等三項。

1. 文藝

西藏的文藝作品，無論是詩、唱歌、小說、散文，乃至把全藏大藏的奧蘊，提攜來所創作的長篇大論，沒有一種不是拿佛教的教理做他的作品當中的中心要素。就是關於數學，醫學，歷史，地理等的著述，也沒有不種不是拿佛法作最重要的原素。他的詩歌大多數是模仿印度詩歌的組織，在一首詩當中，或是每句每字都用「哦」韻，或都用「耶」韻等。或把上句的末音，與下句的首字用同字相接。或在每句的中間用幾層重字，或上句是順讀，下句即是逆讀，或前兩句和後兩句順逆，或初頌與次頌順逆，或十句中半逆半順，或周圍輪轉橫豎隨讀，都成極美妙極深奧的詩歌。唱歌一事更普遍流行，鄉間和牧場，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幾乎無人不會。其所會唱的歌，不外兩種，並且都與佛教教理有很深的關係。老實說，他們的歌詞除了佛法，好像是沒有材料，唱出來自己也覺着沒味。也沒有人愛聽。由此可見西藏佛法的普遍了。至於西藏的小說，更是好笑，除了大名鼎鼎的格薩王的戰鬥野史外，是沒有看見過一部成篇的世俗小說。就是那部

戰鬥史，也是描寫格薩王爲興佛法而立志，掃蕩西藏各處不信佛法之散王土司。他與建立佛法的關係更深，西藏人都說他是觀音菩薩的示現，民間對於他的信仰也非常的深刻，所以他那部——有幾十部之多——野史小說，就是西藏民間最愛讀而且最愛聽的了。還有一種小說，就像內地出的戲曲，但是他們所採取的材料，純粹是佛經中，釋迦佛往昔行菩薩道時，捨身喂虎和布施一切財物城邑國土，乃至王位妻子以及自身頭目腦髓等的事跡。他們扮演出來又好看又動人，對於諸佛菩薩的微妙功德也最能表現，其感化民衆的信仰力也要以此爲最強大。還有一種小說，就是用譬喻的預言來證顯人事無常名利如幻等的意義，藉此警惕沈溺五欲的顯貴富族，策勵懶惰懈怠的出家僧衆，如郎勤撈絳大師的兔與沙彌喻，和巴主大師的金蜂玉蜂喻，甘孜札公大師的黃雀喻，王臣喻等，都是這一類小說的代表。至于散說的類文，和廣大的要論，純以佛法爲主體，不是此處所能真述。

## 2. 美術

現代西藏

關於西藏的美術，現在姑且就雕刻，印鑄、繪畫的方面約略說一點。他們的雕刻作品，大的如像丈把高的梅檀佛像，尺碼合法，衣紋細緻，相貌圓滿衆所樂見，這在康藏各處大寺院裏是時常可見到的。其最小的玲瓏雕刻，如在一顆麥粒的上面，刻上西方三聖，與內地的雕刻匠，在一個戒指上面，刻一段古文的藝術，完全相同。牙刻的觀音和石刻的文殊，無論尺碼大小，全體各部都很相稱。我在黃教根本道場的格登寺裏頭，見到的雕刻品很多，尤以宗喀巴太師的上首弟子克主結所刻的集密金剛曼陀羅爲最希有。那座曼陀羅的直徑有五尺多長，上面的宮殿有二尺多寬，宮內有佛像三十餘尊，宮牆的高度和厚度，都依佛經中所說的尺碼而刻。四門的外面有四座牌樓，樓各有十一級，上頭還有很靈巧的雕刻小鹿，兩鹿中間有一法輪。牌樓的兩旁有兩個寶瓶，瓶中生出株如意樹，每一顆樹都分七枝，上有轉輪聖王御世的七寶。宮殿牆上懸掛着衆寶瓔珞的環珞，皆垂着鈴拂等極小巧的雕刻品。牆上週圍有堵架，每一都作蓮瓣的形狀。殿內周圍共有十六瓶，瓶中插着八幡及八尊勝幢。宮殿正中間有言經閣，內供集密根本數典。

，關上以蓮瓶珠爲頂。他那全部的雕刻工程，至少也須百日，還未必能夠雕刻得那樣細巧。但依據克主結大師的傳記上所說，是因爲宗喀巴大師示疾，須於一日中能夠刻一座集密曼陀羅，還要即日開光纔能見效。克主結即於一日做完，宗喀巴大師的疾病也就示瘳了。這種不可思議的事跡，正與五台山碧山寺藏經樓上所寶藏的經塔事跡相似。格登寺側面的山崖上也有克主結一日所刻的四臂觀音，至今香火猶盛。如此在色拉寺和別蚌寺中，也都有很多的雕刻品不能一一詳述。印鑄的工藝，西藏也有特長，你要調查他們的印鑄工巧，無論你走到那座寺廟裏，都能夠給你很美滿的印象。例如他們的大殿裏頭，決定有很多的銅像，並且還有許多很古雅，很有歷史價值的印鑄品。如像唐宋時代的銅塔，各寺都要保存一兩座的。尤其在別蚌寺的大殿樓上，藏着不下二三百尊之多，若眞佛的寺中更要多上幾倍。桑耶寺，薩迦寺，日俄伽寺，止公寺等都是唐宋時代的老寺，他那裏頭古銅印鑄品，當然更比別處多。我在昌都的時候，也請了一尊文殊菩薩未加磨擦的銅像，高不過五寸。就在這未加磨擦模型期間，其工藝之精美，早已超過北平五

白等處已加磨擦的鏡像工藝，假如再磨磨之後，那就更不可同日而語了。又如西藏鎔作北平等處雖然也適宜，但是不能與西藏所請來的相比，非但質料不同，就是那一股印鑄和鑿磨，及其上所鑿刻的花紋，都不是內地銅匠所能造。西藏鑄刻一種印泥佛像的銅印，其尺碼雖然大小都有，但如像達賴喇嘛通常所用的度母印，宗喀巴印，阿底峽印，其量都不出三分。又大威德印，彌勒菩薩印，其量都不出五分，各個菩薩的衣紋手印，固不待言，就是一菩薩的眉目口鼻，都是清晰可見。尤其是大威德像，有九面，三十四臂，十六足，一足下，各踏一不同樣的生物，並八大天神。一手中都拿着不同樣的器械，如槍劍等等。另一面上都有三目，九面而且有忿怒和寂默含笑之別。像這樣極細微的印鑄雕刻，更是內地工匠所未夢見過的事了。至於西藏的繪畫，在各處的寺院中即可概見，如幾丈高，或數尺高的繪像，各種衣服的彩色和形狀等，都須依照儀軌所說而填繪。其工藝之細麗正如內地的工筆畫，不過填彩與尺碼有規定，不同工筆畫的雜亂和任意。北平等處的繪像工巧幾與藏繪相等，但是顏料不同，過一二年後，內地所



繪的必色變晦暗，藏中所繪的，不但一二年中顏色不變不舊，就是像底的布料腐朽，而顏色的鮮美與新的還是無異。又西藏所繪的各種大曼陀羅，填色尺碼都能如法。西藏更有一種工巧，頗類內地捏麵人的手藝，不過他們不是用麵，是用酥油而捏。他捏酥油的山水人物，各種花卉及全部的戲劇狀態等，都能得心應手，畢肖畢真。捏法用一片木板爲所依靠，把配成各種雜色的酥油用手捏成細條或薄片粘貼其上，以此粘貼集合，便構成各種的景物。大的能做三四丈高的花壁，小的能在指甲大小的竹片上做成一種人物，各色的酥油都不雜亂，宛如畫成的一樣。但是用酥油做的人物，是鼓起的，臉部手部都鼓起得與肉體相似，西藏正月十五，便是比賽這種美術的歡樂會，圍着大招寺的四邊路上，均皆布滿。達賴看着那一家做的好，給賞賜，如做的不好，受處罰，所以這種極細緻的工藝，便日漸提高了。我在甘孜的時候，有一位喇嘛，擅長這類工巧——大多數都會，但是精粗有別——並且細緻的可愛，有一次新年，他用了六七天的工夫，代我做下一個小玩藝，就是在寸許見方的一塊木板上，做了一位妙音天女的聖像，天女的鬚背是

一座山，山前有一株如意樹，花果累累壓枝，天女的兩旁，做上酥油的清溪和草原，溪中有四個小黃雁游泳，一個在前回顧，一個引頸前進，一個泗水露尾，一個登岸長鳴。草原上做了一對小鹿，此鹿臥地回頭，用後足彈耳，此鹿立溪邊低頭飲水。天女之前，做成色馨香味觸的五供。天女結蓮花跏趺坐，兩腿纏五色裙，紅綠兩色的腰帶，上身披粉綠紅藍黃的五色天衣，當胸抱着一把琵琶，琵琶的圓鼓放在右腿上，用右手彈弦，琵琶的尾稍斜朝左肩，用左手調音，頭部略向右偏。頂冠，耳環，項圈，臂釧，腕鐲，足鐲，腰路衆寶，應有盡有。在那塊小木片上，做那種細緻的酥油玩藝，慢說是捏麵的人不能做，就是第一等的畫師也難畫那樣精巧。我覺着他那種工藝，真算是西藏的專門獨傳，由此也可以想見西藏美術的美妙了。

### 3. 建築

西藏的建築，地不在俗間而在寺廟，西藏雖然沒有像我們的萬里長城和黃河鐵橋那樣大的建築物，但是像山也似的薩賴宮，像三大殿也似的喇嘛寺的大佛殿，比北平前

門樓子還高的後藏彌勒殿，也算是很偉大，很壯麗，很可觀的建築物。第三達賴宮，是靠着達賴山陽面的斜坡而建築的，最下的石基，也有好幾丈高，再上便是一層一層的重疊上去的宮殿，一直蓋到達賴山頂。簡直把達賴山遍覆了個風雨不透，就連山的度數究竟有多麼高和多麼寬，也令你無法去測量和調查。他那宮殿並非同內地的寺院一樣，到處散蓋些院落和房屋，他是遍山周圍及上下蓋成一個整的，由東面的大門進去，不是左轉登樓便是右側昇梯，前前後後上上下下，不知道有多少殿宇和房間，進了一層又是一層，也有許多處所在辦公，也有許多處所在誦經，更有幾十處佛殿任人朝禮。我的腦筋太簡單，記性太不好，也曾去過好幾次朝佛，可是一進了東大門便要轉向。因為大門的裏頭，也有直徑的大路，又有很寬闊的大樓梯，梯又曲曲折折地有好幾個。我有時隨着同來朝佛的人直進，然後再左拐右繞的上樓。有時又進門便昇梯一二層，又東灣西曲的往各處進香。又有時一直上頂，再轉止幾轉走進去，向右手一拐灣便到了檀檀觀音菩薩殿，然後再時上時下進去又出來的轉着往各殿裏朝禮佛像及金塔，慢慢地到了五層再退

出大門，或奔往西門，有時還退出後門。又有一回朝完宮中各殿之後，便竄入一條很長很曲折，毫無一點光線的狹巷，向右轉了仍向右轉，盤旋了好幾次才到了宮殿前面下層的尊勝寺，在那裏朝佛之後，又改換一條黑路便走向東門。我去的遍數雖然不少，但是沒有走過一回同樣的路。我一進他的大門便要迷失了他的去路。他那宮殿中大約有幾百間房和百十個佛殿，我們從來沒有走盡過，只是檢着幾處有名的朝一朝，轉回拉薩來吃午飯，假如是朝盡恐怕要轉一天多吧，最有名的佛殿，其一便是梅檀觀音殿，中間龕子裏供奉着梅檀觀音，這尊最出名的理由很多：第一就是自然生成，非假人工雕刻所造。依着傳記上說，謂唐代文成公主之夫松贊崗薄王，得某菩薩授記，派人往印度某山梅檀林中，伐斫一樹，樹中共有三尊自然生成的觀音聖像，這個就是其中的一尊。像高不過三尺，係站像，我在貼金時請下來朝禮過一次，脫却衣冠莊嚴之後，純然是一塊天然聖像，實在不見有雕刻狀態。第二就是達賴喇嘛足腫時，此像之足也腫，從塗金內，浸流清水。達賴之足稍腫時，此足也消腫如常。所以西藏各界都知道此像的靈異，共許達賴

卽觀音菩薩的化身。第三就是各級長官，如有譴責之事，不得達賴所喜，深恐更出大事，必先往朝禮此像，發願懺悔，改過自新，惟願達賴不降責罰。假如能出於真誠信心，沒有不是感應立驗，所以西藏各級官員，無論高昇下降，必先往朝禮此像供養發願，或叩謝或懺悔。平民之信仰更勝官家數倍或幾十倍。所以此像前的香客，宛然像病人的圍醫王，貧民的繞施主，沒有一日不是香客盈門行人如堵。其二便是第五代達賴喇嘛的大金塔，高貫五層樓，純以金皮包塔，聞說金皮厚量與象皮相等。其上面所嵌鑲的珠寶，鑽石。珊瑚。琥珀，以及那些九睛貓眼，印度松兒石等，都是世間最希罕最無價的難得寶物，塔中所裝藏的，除達賴的肉身和經書而外，傳上說有過去某佛的舍利子一粒，大如馬頭，其餘的舍利子不知道幾千百計。當時的藏王名佛海者，凡聞知某處某寺有歷代的珍藏佛像和別種最貴重的寶物，都用勢力招來瞻禮，卽以瞻禮爲名留而不還，盡裝入此大金塔中。所以西藏人說，假如能朝禮此塔，比朝禮南瞻部洲一切聖跡塔廟的功德，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現在又新建有第十三代的金塔一座，量度比第五代的還要高出尺

這寺內所裝的藏山銀赤銅與舊時代的相仿，雖然非我所能知，假使就外面的裝飾和嵌鑲的珠寶等而論，這那還要勝出第五代的數倍或數十倍也未可知。這座殿的周圍，有真珠的圍欄，每粒都比黃豆還大，又有兩三圈九疇貓眼。其餘的珊瑚之類，也都不在第五代的以下，這種塔廟的建築，幾乎要與皇帝之陵寢相比了。此外還有歷代造賴喇嘛的金塔和密釋鑲金的大曼陀羅，同歷代來的一切聖像，難以盡述。

第二層所拜的大佛殿，內中有一百多根柱頭，依着通常的墊子而坐，也能坐六七千。人等假如擠滿着坐，那恐怕一萬人也塞不滿。四周的牆壁，有一丈多厚，高有七八丈高，牆上面還有三層樓房，住諸執事。正面的樓房都是佛殿。進了大殿的門，有一橫排柱子，上面蓋覆着平頂，再進的兩排柱子，直通出殿頂上層，上層與下層的前面，純係天窗，殿內即由此處射入光線，所以殿堂雖然大，除四周盡邊上的一兩排外，滿殿的光線也很充足。殿前有一很寬大很平坦的木板坪，上面能坐三四千人。丹坪的前面，乃是十幾丈高的立壁，純用石頭砌起，合與殿前石基的高矮相等。由此殿前便成了個二十多丈長

計幾丈寬的一個大丹墀，大殿的後壁前，橫列着一排佛像和許多的天塔，其後壁之後還有一進套間，也是一木橫排的，這些套間都係佛殿，凡有寶貴的佛像多供在此套間之中。按律部上說，那就是佛住的淨香室了。此這個大殿稍為規模小一點的，別時寺中還有四個大殿，每殿中間也有七八十根柱頭，不算外面的走廊和牆壁，大的也能容三、四千人誦經，擠滿了也能裝五六千在內。除此等大殿之外，每部僧寮的院落中，又各各有一座大殿，約有七八十個。大大小小不一致。大的也能容一千多人。除此等大殿以外的僧房，也多半是三層樓，兩層的都很少。我雖然沒有切實的調查和統計過，大約總在一萬間以上。像這樣廣大的建築物，就是北平的雍和宮也此不止，別處更屬難找，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吧。

第三後藏札什倫布寺，是西藏最華麗的大寺。聽說他裏頭光說鍍金的殿頂就有廿幾處，假如光看寺院的華美富麗，那就比拉薩的三大寺還不知道要壯觀幾倍。現代的班禪大師，特發願在寺內建築成人區，雖然僅僅九層，但是每層聽在二

丈五尺之上，所以總計下來大約該有十幾丈高——我沒有去過，只有傳聞——殿內的慈尊（就是彌勒佛）是立像，假如在下層朝禮只能看到下半身，不能瞻禮慈尊的慈顏。聽說慈尊的眼目，也有一人長，其像的高大，就可推想而知了。札什倫布寺除此大殿之外，其餘的佛殿還多，偉大雄壯絕對不遜於別蚌寺的大殿。尤其是歷代班禪大師的塔殿，雖然難比第五代與十三代達賴的塔殿，但是較之其他的佛殿塔廟，則又勝出多多了。其餘的桑耶寺，薩迦寺，日俄伽寺，拉薩的大昭寺小昭寺，都是唐朝或宋朝的建築品。

#### 四 重心所在

上來我就兩次進藏所見的和所聞的事實，略略地說了些地理與歷史，稍為詳細地敘述了一點西藏民族的性情，生活，信仰。並及他的軍政，財政，宗教，文化等。但是他們的重心又何在呢？我在僧侶的那一段上，不是說了西藏人出家之多嗎？又在政治組織的那一段上，不是說達賴是唯一的主體嗎？又在宗教的那一段裏，不是說西藏是教政合一的僧衆參政嗎？尤其是在教育制度那一段裏，不是說了他們的學問都要從僧侶學嗎？



這就是說他們的重心是僧衆，僧衆便是他們唯一的信託歸依的人。他們凡事皆以保存佛教維護僧衆爲宗旨，他們的大事小事都取決於僧衆。簡直僧衆就是他們各人的性情，家庭信仰的重心，他們社會和國家的政治、軍事、財政、宗教、教育、文化的重心。換句話說，僧衆就是他們的生命，甚至僧衆比他們自己的生命還重要，還重要。所以我們說僧衆是西藏的重心。

## 第八章 達賴與班禪

### 一 關係

當元明兩朝的時候，西藏的佛教算是迦舉等派最盛的時期。但是他們不重戒律，好高騖遠，幾乎把正法完全隱沒，那時幸有宗喀巴大師應運而出，檢討佛法的正理，糾劾各派的錯誤。依據阿底峽尊者的教授爲根本，並採取各派所有的優點，綜合組織，成一新體系。講說修行因普爲弘傳，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纔把整個的佛教慢慢恢復興起來。

。當時各派中博學多聞知見正確的大德們也都風起雲湧的來歸從而遂形巖壑於革命色彩的新迦當派。

高宗喀巴大師的弟子，身堂入室的好多，內中有上首弟子名克生結，班禪薩迦派的傑出人物，也就是宗喀巴大師圓寂後繼續法位的第二名，克師示寂後轉生名溫薩巴，再轉生就是第一代班禪善慧法幢大師，爲第五代達賴的師長。法幢再世名善慧智大師，就是第五代達賴的弟子，而又爲六七兩代達賴的師長。再後是班禪吉祥智大師，爲七代達賴的弟子，與第二代章嘉佛同時爲乾隆皇帝的國師，圓寂在北平黃寺。此後班禪與達賴，都是互爲師弟了。雖然兩方的手下人生過多次意見和糾紛，然而他們師徒之間，實在未曾有異見。達賴的第二代名根敦赤巴，在宗大師的弟子中要算是最幼的弟子，以他也多親近克生結等，然以他當時所依止的師長，就是宗大師傳授集密教授的慧禪赤師，慧禪依止宗大師受囑付集密後，即攜諸弟子往後藏宏講，根敦赤巴就是弟子的傑出的。

慧禪圓寂後，根敦赤巴領導衆僧於是建札什倫布寺，後藏寺原是薩轉教小山廣弘。

正法。根敦主巴轉世名僧海大師，札什倫布寺衆議來奉養，仍爲寺主，後延往前藏普天寺任住持。第三代福海大師在前藏接任藏王的责任，又往蒙古等處弘法。在青海宗大師誕生之處建塔兒寺，分院講經，幾與拉薩三大寺相等，大師也就圓寂在青海。第四代德海大師仍住前藏。第五代則威權普遍前後藏，民國二十二年去世的第十三代達賴，仍然是現在班禪第九世的戒師。所以他們三人的關係，是多生多世互爲師生。

### 二 地位

達賴班禪都是國師，在全體藏僧中，都佔有最高上的地位。尤其是達賴曾經被冊封爲西藏教政之主。凡是西藏佛教之寺院，無論在藏、在康、在青、在甘、在蒙古在內地，皆由達賴所管轄，都以達賴爲主人。暫時各寺雖各有主人，但是違犯了教規，達賴都有驅逐的權力。如光緒末年達賴到青海時，塔兒寺的主人阿迦胡士克圖，飲酒打獵違犯教規，他雖然是滿清同治光緒兩個皇帝的同學，仍然被達賴驅逐寺外，那斯那爾寺規亦不許作非法的事。又如昌都寺的寺主聖天大師及噶倫滿清時代的國師寺久次胡士克圖之弟

也因為他戒行失檢違犯教規，被達賴一紙調令，便削職出寺，等於平民。班禪大師在教務方面的地位，除開達賴一人以外唯他最高，章嘉與絳魯巴、真薄諾門罕等在他之下。但是對於各寺院的主權，則沒有達賴那樣大，不過他走到那裏都被一切人頂戴。班禪大師假使到政治，達賴是統領全藏的唯主統治者。就是後藏札什倫布寺的一切事情，假如切實說起來也是達賴所管。其他的一切政治、軍事、財政、教育，沒有那一處！那一處不該達賴所管理。所以我們說他是西藏的統治者。班禪大師則不是這樣了。唯有吉祥智大師在第七代達賴圓寂之後，曾代理過幾年政治而外，他從來不是過問西藏政治的人，他雖然在後藏算是唯一無二的主師，但是對於後藏的事情，除了二小部份直屬他所管理的以外，其餘一切後藏地方的政治，仍屬達賴所管。所以談到班禪在政治上的地位，那就僅與惹真等的地位相似。平時或代理幾年政治，並非承歸自己管，自己所有的區區，仍然是達賴為主。內地的人不明了達賴與班禪在管理西藏的教政治上，有這樣大的區別。都以達賴與班禪既然互為師徒，其地位大概是相等。一個在前藏，一個在後藏，

大概管理政治等的主權也是相等。誤爲達賴是前藏之主，班禪是後藏之主，是並立的。

## 第九章 外交政治

### 一 對英國的態度

在光緒三十年以前，西藏對於英人，全認爲是不可一日共住的仇敵，英人進藏必被阻礙，封守疆土，不與交通，只拿清廷做唯一的依托處。就在那年英兵侵藏衝到拉薩，達賴喇嘛第十三世及其隨員出亡內地，仍以清廷爲所依之處。後達賴回藏，清廷信納讒言，革除達賴職權，漢兵又衝到拉薩，達賴乃南走印度。達賴臨危難奔英，英人反青眼相顧。由此英藏便有聯絡逐出漢人的思想。辛亥革命以後，漢兵在藏鬧事繳械被逐，英藏的關係，更是根深蒂固的一天強勝一天了。然而達賴本人對於英國，較之對中央當局似乎淡漠，但是他的臣下就不免有若干懷抱親英的思想，我在前面軍備段中也曾提及。他倆現在，雖然也不想把所有的權柄完全付予英國，但是他們對於英國是信任的。他們

也懷着幾分畏懼英人的心理，所以用很柔和的手段來應付一切。所幸他們的民族思想和僧侶思想，還傾向中央，不願意歸降邪教思想的英國。他們對於英國，雖然也懷着畏懼心，疑慮心、觀望心，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深厚的親善心、信任心、歸投心。他們對於英國交際的手段，一方面也在自己作主，禁止英人的任意行動。例如前年駐印的英人，進藏放茶藉以調查實在情形，死在拉薩。英人想用飛機來接取尸首，西藏當局不許飛機進藏，仍然用騾驢界回。然而另一方面也許英人在藏久住容納他的意見，聽他簸弄。

## 二 對中央的態度

西藏當局在前幾年，他覺着我們中央是不會統一的，是沒有實力能敵禦外侮的，是沒有力量能達到西藏的，是沒有心思過問西藏的事的，是不能調解班禪回藏的事的，尤其是他覺着我們中華民族自從反政以來通通變成了西洋化，耶教徒，更沒有一點佛法存在——西康的人這種見解尤甚，他們覺着皇帝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連皇帝都打倒不要豈不是西洋的邪見嗎。他們這種錯誤見解很深，任憑你如何開導，他們總是固執不捨——

但是近來好多了，他們也知道中央並非都是西洋化耶教徒，信佛的人也很多，中央也能夠統一，也有實力等等，總之他們也知道內地的政治一上軌道，其餘的一切應革應興的事情，都是很容易辦到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央，現在變成了一種遠遠觀望的態度，他們也懷着一種內地能夠統一的企望，他們現在有些人也知道內地統一之後，仍然歸服中央，比歸服英人要好的多。第一就是一家的觀念，早就有的，用不着再去從新練習和構造。第二內地無論如何改變，終是一個信佛教的國家，絕不會鬧到全無佛法和全無信佛的人。第三漢藏同是一種黃色的民族，語言方面也有許多互相借用，不像英語那樣生格格。第四蒙滿民族的佛法，純然是西藏的佛法，下至所翻的經文，都是整個的西藏字，並沒有改動分毫。第五蒙滿青甘諸省的佛教建築以及文化等，多半是西藏的佛教建築及文化。第六西藏三大寺的當權僧衆和有大學問的僧衆，蒙青等處的人很多，他們都有以內地爲家鄉的觀念。所以西藏現在對於中央的態度，是不即不離，來了命令也有接受也有不接受，不畏懼又不歡喜，只是冷冷靜靜地觀望而已。

## 第十章 治理西藏的意見

我在我去過的西藏上，關於過去時治理西藏的事情述說的很詳盡，此書的歷史一段中也說了些。在清朝乾隆皇帝以後派欽差駐西藏，西藏的實權便歸了清廷所有。那個駐藏的欽差大人，當然是代表皇帝的，比誰的權都大，又得到西藏的頂戴敬信，他們假如能夠真實替清廷辦事，料想那是不會失敗的，可是他們倚靠地位倚仗權力自高自大，藐視一切，不辦事白吃飯還不算數，還要無事生非的找事做，那裏有不逼人懷抱異志的道理呢？

其實從歷史上看，自從元世祖迎請薩迦派的四祖薩班（慶喜幢），和五祖帕巴（一作發思巴）到內地來宏法以後，漢藏便合成一家，明清兩代，雖然不見得如此優渥，却也都採用宗教的懷柔政策，所以漢藏的感情，也還非常融洽，尤其是在滿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西藏常時發生內亂，政府為維護西藏的秩序和安全，派兵進駐西藏，並且派



大員管理重要的政事，那時的西藏政權，可說是已經整個歸於中國。可是一到清末，駐藏大臣大都濫用威權，有時候甚至干涉宗教，想加以破壞，於是引起藏人深刻的反感。民國初年，內地正有許多內憂外患的事情，誰也談不上去遠顧西陲。駐藏的官吏又多不自量，更無事找事的與西藏當局爲難，因此在國際陰謀的蠱惑之下，便被藏人壓迫退出。從此以後，西藏便與內地斷絕了關係，有時還派些軍隊到西康來擾亂，那裏還談得上治理呢？但是西藏終歸是我們的西藏，我們不能讓西藏同胞受國際侵略者的欺騙與剝削。所以現在中央政府正在推進治藏政策。民國二十二年冬，第十三世達賴圓寂以後，中央曾經派專使到藏致祭，專使除了致祭達賴之外，還在拉藏各寺裏普茶供僧，這也可以表示中央對佛教的愛護，同時留了幾個參議常駐辦事，也可以算得治理西藏的初步了。但是西藏與內地感情隔閡了多年，除開外人的煽動之外，加上班禪大師來內地作種種的呼籲，西藏當局對於中央，又生了許多猜疑的心理。無論大事小事，都時刻加以嚴防。就是全無政治氣味的幾位和尚，想進西藏去研究佛法，也被認爲是政治活動者，調查者

加以阻止或麻煩，他們對於內地的猜疑，也就可以略見一斑，然而就本人在西藏多年的觀察，透視藏人的心理，認為他們仍然有內向的熱忱，只要中央能夠維護佛教，別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過去的多事也就在忽略了違反了這個原則。我們雖然短視，外國人却早看清了這一點，所以說：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最大錯誤，莫如蹂躪其最寶貴之宗教。西藏官吏後與吾述及中國之壓迫，輒不忘中國毀其巴塘大寺廟，用其佛經裝靴底。此事惹起仇恨，較殺其貴族僧侶爲尤甚也。」——見柏爾氏之西藏史九〇頁。

「兩百年前之中國，認識僧侶之權力，因以確定政策，故克大奏厥功。近代中國以爲彼等可以鎮壓蹂躪，遂致有今日之失敗。」——見前書二四〇頁。

所以我們只要能夠檢討過去的錯誤，盡量的改善，也不愁治藏無策。本人略有幾點意見，列述在下面：

(一) 西藏既能是個純粹的佛教區，那麼治藏的方法，也就要以此爲樞紐。中央對西

藏應有絕對維持愛護他的信仰中心，就是佛教的表示，同時對於內地的佛教也應當予以充分的保障，並且設法指導整理去叫他健全，這一點是先決問題。

(二)現在中央雖然派人常駐拉薩，但是似乎僅僅能夠代表中央轉達電報和公文，與當地民衆，生不起多大關係。我覺得在聯絡民衆感情一方面，尚須設立幾個文化宣傳的機關，宣揚三民主義及總裁的言論，尤其是要注意到民族平等，信教自由，務須叫黨國的政策，能夠普遍深入西藏民間，令一般社會的民衆，都能夠了解中央的意旨，這在聯絡感情，解釋誤會上是一件重要事情，至於西藏當局對於內部行政上的較小的出入，暫且不要管他，以免引起誤會。

(三)還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漢藏感情的隔閡，大半由於文字語言的不同，以前駐藏大臣，都是雇用繙譯，不能夠直接談半句話，看半篇公文，甚至於有以能說藏話爲恥的，雇用的繙譯又多不可靠，有時故意從中舞弊。傳說趙爾豐在甘孜問某案時，看出繙譯在那裏造謊，便罵他一聲，「王八羔子」。康人只見趙氏的神色不對，不知道說的

什麼？趕快問繙譯，繙譯便答道：「大人說拿『瓦巴古來』，瓦巴古的意思，就是漢話的『九張狐皮』。這個未免相差太遠了。這個笑話是否確實，姑且不管，但是繙譯的舞弊，是在所不免的。我想中華民國既是五大民族組成，那麼各民族間，文化的溝通和精神的團結，是不容忽視的。而溝通團結的工具，更沒有比語言文字還重要。關於語言方面，希望以後駐藏辦事的人員，能夠熟習西藏的語言，最好能夠學會拉薩話，因為在西藏人的心目中，都以拉薩語為優美高尚的官話。關於文字方面，要多多設立藏文學校，並且在某些學校裏，加藏字（選修）一科，以便造就大量治理西藏的人才，可以直接處理各事，免得繙譯從中舞弊。這也是治理西藏當前最急的一件事。

（四）為求從速促進漢藏感情的融洽起見，當以中央的名義或文化團體，多多歡迎西藏的要人和名流，來內地參觀。中央治理西藏的意見，也應當坦白誠懇的對他們宣傳。西藏當局的人物，雖然不容易來內地，但是假若先把兩方佛教徒的聯絡綫打通，由佛教的聯絡去促進政治上的聯絡，倒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像三大寺中有學問道德的大格什

，可以多歡迎幾位來內地宏法，每月由中央供給一點生活費，預備或指定幾個駐錫的寺院，讓他們自由宏法，這個辦法看來似乎與政治無關，但是無意中，他們見到中央絕對不是摧殘佛教的，并且能夠盡力的維護他們所信仰的宗教。他們回去就會自動的代中央宣傳德化，事實由他們眼裏看到，宣傳由他們口裏說出，西藏內部的行政人員是會絕對信從的。

近來交通稍爲便利，兼之國府西遷，康藏來內地的人士也日見增加，但是他們往往因爲語言隔閡，又沒有寄居的地方，不能夠在內地久住。所以對於中央的意旨，也就多半不能夠明白了。我們爲利用這種人代爲宣傳起見，中央應特別設立幾個康藏人士的招待所，招待較有名望的康藏人士。這也是聯絡感情的方法之一。

(五)爲多方考查西藏的政情和民風起見，除中央已派駐西藏的人員外，還要在求法經商等種種名義之下，直接間接的多派人員進藏，一方面可以宣揚中央的意旨，和交換知識聯絡感情。另一方面更能夠瞭解西藏的真實情形。

①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便是駐藏的人選問題，駐藏的人員，就是推進治藏政策的人物，所以除和西藏當局接洽各種公事之外，還要善巧的與民衆聯絡感情，聯絡的手段，不可用他們所輕視的狎妓飲酒賭博等方式，要以學問道德爲前提，否則不但不能得到好感，甚至於留下惡劣的印象，至於接洽交涉事務的時候，尤其應當機智相投，和靄宜人，不要妄自尊大，做出那睥視一切，孤高不羣的樣子。平時處理公事，處處要能夠顧到國家的威信和利益，必須犧牲個人的私欲和私利。對於西藏當局每個人的心理，必須澈底的認識。第一步務須做到：「不毀其所好，不立其所惡」，以後就沒有不能夠聯絡感情，團結精神而治理西藏了。

拉雜寫來不成片段，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不過盡我國民的天職，把我見到的說出來，以供中央政府和國內研究西藏問題的學者參考。

## 附錄一 著者入藏的經過

### 一 入藏目的

在民國九年的夏天，初次聽到大勇法師講入大人覺經的時候，我便覺着出了場子家，應當做點出家人的事情。若是一天兩堂殿的混下去，實在是對不住我出家的本心！但是做什麼事才是出家所應做的呢？那時候便聽見老修行們說，出離生死苦海，是出家的。什麼叫做生死苦海？怎麼着才能出離呢？那時候我的心理太老實了，不但不知道那兩件事，就那兩個很簡單的問題也不會懷疑過。又聽見一般老修行們說念佛經生極樂，是出家人的事，這些話我也直當的承認，但是在閒暇的時候，常聽到勇法師講些過去高僧的故事，我便知道出家人，不但是念佛往生和出離生死，就在生死之中，也還有翻譯經論，住持正法等，應當做的事情很多。在民國十年的春夏秋三季，又受了勇法師的指導不少。冬季便在北平法源寺道階老法師前受具，勇法師亦在冬天便往日本去學密宗，

就在臘月中旬，承我的戒和尚和寶華山的八位師父的慈悲，成就我們三個北方戒子，到寶華山去學戒。在次年的夏天，聽開堂師父和五師父講天台四教義，這便引發了我聽講經的宿習，我便覺着聽經比學喊一齊向上排班和水陸餽口的味道來的濃厚。那時偏趕上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佛學院，有一位戒兄，寫信告訴我，說那裏一天有六點講經，還有兩三點鐘的自習，我見了那封信，就像小孩子要到新年的樣子，歡喜的不知道怎樣才好。當時就抱定了一個必去的宗旨，可是沒有人介紹，又沒有人作保證，怎樣才能夠去呢？就在這個當兒裏，偏有無巧不巧的事件發生，正是寶華山去年的新戒弟掛引禮號的時候，我們三人是北平的戒，按寶華山的老規則，是難以入板堂當引禮師的，可是我們的門坎來得硬些，寶華山的大和尚便是我們的教授，寶華山的教授便是我們的開堂，東西兩板堂的前幾位，就是我們的引禮師，我入板堂要比本山戒子早半年，他們就落了我們的後。本山的戒子當然很不滿意，滿想在掛引禮號的時候爭個上風，誰知道事情偏不順他們的心，引禮號仍以我在第一，這便看見他們那萬丈的嫉火，燒上了天空。我却在明



處和閻中不住的冷笑，我名號雖在你們的前頭，但我是不久住的，你們又何必這樣丟醜呢？過了不到十天之後，便接到勇法師由日本的回信，他很慈悲的允許給我作介紹和保證人，我便與寶華山的師父們作了個暫別禮，順風向西的到了武昌，拜見了太虛大師，加入佛學院的團體了。在那裏第二年冬天大勇法師回到武昌傳十八道，各處的佛教徒無論在家出家，都有唯密是尙的風氣，我也給勇法師當過幾天侍者，我也學過十八道和一尊供養，雖未受過日本帶回的兩部大灌頂，但覺着密宗的味道，也只有那麼濃厚。在已經學過教理的人去研究他，才能了解他那裏頭的真實道理。若是那一般全無教理根底的人去學他，只能夠學到一些假像觀。上焉者，得到一點三摩地影像，和本尊鈞加被，那就要認爲是卽身成佛的上上成就，誰也不敢否認他。下焉者，得到一點惛沈和掉舉，夾雜着一點魔業或鬼狐神通，那也要算是卽身成佛了。我的根基很弱，既沒有得到三摩地影像和本尊加持，却也沒得到魔弄鬼的大神通，所以我對於密法是很淡薄的。學是要學到究竟，行是行的穩當，我既不想討巧偷乖，又不想超次躐等，更不想說大妄語自欺欺他和

自傷害他，我是學歸學，行歸行，講說歸講說，宏揚歸宏揚，樣樣皆以老實心自居，老實話告人，我既不想騙人，我又不想他人的利養恭敬，所以我對一般朋友們，總是毫不客氣的老實話老實說，犯不着護惜他，也不怕得罪他，愛聽就聽，不愛聽就散，有幾個朋友說我對於密宗害了冷血病我也就報他冷笑一聲罷了。民國十三年春天，勇法師在北平與白普仁尊者，一同閉關於善緣庵，修護摩法，法師便覺着西藏的密法，比東密來的完善，他便發了進藏求法的決心。在勇法師的初衷本想一人獨往，或帶一兩個同志，次經白尊者及諸位大護法的勸請，才發起佛教藏文學院的組織。那個初夏也就是武昌佛學院的畢業期，勇法師在北平傳十八道，函我到北平相見，面商進藏的事。蓋自從入五台親近勇法師之後，勇法師視我，就如像他的剃度弟子一般，時時事事沒有不照顧我的。他由日本歸來，本想在廬山閉關修成就法，他挑中的侍者，我便是第一個。他在北平把方針一變，其對我私人的計劃，當然也要變更，所以就來函召我到平面商。我在武昌聽講三論唯識的時候，便深慕什顯奘淨諸先覺的清塵，繼聞勇法師入藏的函召，當然是

雀躍三丈唯恐不得其門而入。那時候，我離父母已經六個年頭了，父母勸促一返的信函，也不記的有幾十封了。我那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後年的覆書，當然也不會欠文字債的。這年回平，原定的是便道回家一望，略慰父母慈懷。可是因為勇法師急於赴杭傳法，便把我回家的妄念打消。到了北平，見了勇法師，商定了進藏學法的計劃。勇法師南下，大剛法師密嚴法師善哲居士及我，便作了簡留平籌備員，八月間勇法師到平開學時，便帶了朗禪法師恆演法師及幾位居士同來。藏文學院開學了，充先生正式上課了，我們的迎曙也漸次地上了軌道，在這開學之後，又來了超一法師，觀空法師，法航法師等。到了第二年的春末，組織了出發的團體，一路上又是傳法灌頂，又是說皈授戒，熱鬧極了。火車便是專車，輪船也是包艙。在漢口的時候，又加入了嚴定法師會中法師等。也有幾位老同學，來攔住我們，說些什麼母院無人，西藏難去等理由，我只笑他的愚昧固執，他並不知我早有爲法犧牲的決心。西藏再難也難不過樊公所行的高昌，和顯師所經的關隘。母院再無人，也有虛大師在主持，諸同學在研究。西藏既有很完善的佛法可

學可譯可宏傳，他們理應贊助我們，鼓勵我們才對，爲什麼反來阻止我們呢？因爲都是好同學，只有各行各的志願，我並沒有發言反對他。那年的夏天，在峨眉避暑，順便做了個五七息災法會，秋天在嘉定烏尤寺閱律藏及南海寄歸傳，我對於義淨三藏，起了一點真實信敬心，我覺着我們中國的這些佛典經論，皆是我先覺犧牲了無量生命財產和心血身汗，更受過無量的痛苦憂急悲哀熱淚，才換來以這些代價品。換句話說：我覺着這些經書上一字一畫，便是一滴血和一滴淚的混和品，那是我們先覺輩發大悲心和大無畏心立大誓願和不顧一切的犧牲，所請來的和譯出來的，我們作後學的拿起來的時候，至少也該想一想先覺的大心願大事業和大犧牲大恩德，不應該自作聰明，忘恩負義的批評和誹謗。我們縱不能對於先覺的辛苦事業上培福增慧，然也決不應該對於先覺的功勞恩義上折福損慧纔好。淨法師的高僧求法詩云：「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我讀那兩句詩的時候，眼睛一定是個紅的，因爲淚珠的大小與葡萄差不多。他又說：「后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他算給我們授了個預記。我受了他老人家說話的

刺激，同時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我對於前賢實在不敢起半點輕視心，我對於先覺的事業實在不敢起半點容易心。但是先覺的這種大慈大悲和大無畏精神，我羨慕極了，我也想犧牲一切的去學學先覺。我對於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內地所沒有的，我都發願學習翻譯出來補充所缺。尤其對於義淨法師所翻譯的律藏，我很想給他補充圓滿。西藏的密法，當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間上的地理、歷史、和工巧、醫方、政治、文藝等，我也有學習的志願。可是一個人的精力和壽量，是很有限的，能不能夠達到我的目的，那就很難得預言的了。

## 二 九年康藏留學

民國十四年的秋末，留學團由嘉定出發雅安了。可是這條路上是要經過好幾處土匪的區域。我們全體分成了水陸兩道進行。自洪雅以西，就沒有官兵敢作保障的。這時候勇法師等。很有暫返嘉定待匪勢稍息后，再繼續進行的意思。但在一般初出門的同學們，是恨不能一步走到西藏的。對於土匪的危險，是毫無一點經驗的，所以都很齊心的

主張要走。勇法師也只好俯允我們，一方面請當地政府保護，一方電請雅安孫總司令設法。時機很湊巧，中段的土匪也有受招安的企望，假借護送我們立一點功，所以用土匪做保商，把我們三十幾個人安安穩穩的護送到了雅安。謝天謝地，纔脫了龍潭虎穴的土匪窩巢。當時在雅安休息了六七天，就繼續着前進，由雅安到打箭爐，土匪的區域也不少，我記得由榮經出發的那一早上，遇着剿匪的軍隊回來，挑着幾個人頭是很可怕的。後來纔曉的，是特爲我們去除掉障礙的。第二日過大相嶺的早上，又遇見土匪，可是放過了我們去，搶了後面隨行的幾家布商。後來纔知道，也是說通了的，所以才敢不搶我們。像這樣的走了十幾天，才到了化城式的打箭爐，住在安却寺，就在這個冬季尾上，請了一位半蠻不漢的土著藏文教師，老實說一句：他的藏語雖比我們好，他的藏文實在還不如我們知道的多，過年了，開春了，同學們覺着無味了。我與朗禪法師發生了欲動的念頭，不顧一切的，不問同學們願意不願意，我便毅然決然的要上跑馬山去學經，那怕與團體脫離關係都可以。在正式開會討論的時候，勇法師、剛法師諸同學都沒有什麼

不願意。就有一兩位不願意的，見勇法師不但不阻攔而且幫助，他也就沒法反對，只有隨我的自由罷了。我在跑馬山依止慈願大師住了一年，學了幾種藏文文法和宗喀巴大師的甚蕪戒釋，菩薩戒釋，菩提道次第略論。這一年所學的學非常滿意，對於藏文方面也大有進境，對於西藏的佛法，生了一種特別不共的信仰。因為見到甚蕪戒釋菩薩戒釋的組織和論理，是在內地所見不到的事。尤其那部菩提道次第論的組織和建立，更是我從未夢見過的一個奇寶。我覺着發心求法的志願，總算得到了一點小結果，那怕我就死在西康，我也是不會生悔恨心和遺憾的了。在這一年的之中，藏人的生活過慣了，專門吃糌粑不吃米麵，也試驗的有幾分成功了。民國十六年的開春，便是我們正式出發期，我和朗輝法師是搭的甘孜拉瓦家的騾幫，裝作普通僧人進藏，那個生活是很苦的。到了甘孜，就住在商人家裏。勇法師是支官差用官兵護送着進藏，一路上轟轟烈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其那沿途的縣長官員等，皆是爭先恐後的受皈依，學密咒，郊迎郊送。川邊的蠻子們，那裏見過這樣尊重優禮的盛舉呢？也就因為勇法師的氣派太大，藏人誤為國家

特派的大員，西藏政府來了一紙公函擋駕，並有兩張通知甘孜的商人，不准帶漢人進藏。障礙發生，只得暫時住下了。在四五月間，朗禪法師回到木讓鄉學經。我隨勇法師，移住甘孜對河，札迦寺，親近札迦大師學經去了，爾時札公年德高邁，示現殘疾，名義上雖是親近札公，實際上學經的師父，都是他老座下的上首弟子，我依止俄讓巴師父，聽了菩提道次第廣論的毗鉢舍那。後又依止格陀諸古，學了因明初機入門，及現觀莊嚴論，辨了不了義論等多種。這位師父的年令只比我大一歲，但是他的學問、修行、道德、慈悲，那都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不可測度的。我依止他老人家共住了四個年頭，所得的利益最多。那修菩提心的教授，純是他老人家慈悲恩予的，對於密宗深義，也由他老人家的慈悲，摸著了一點門路。我對於他的信敬心，是不可用言語來形容的事。他那種慈藹面容和悅的音聲，令我生生世世也難得忘掉的。民國十七年的秋天，我久仰盛名的安東恩師，由廓羅來甘孜，朝禮札公，問往昌都建立道場的事宜。這是天子我的良好機會，由格陀諸古介紹，拜見了安東恩師，罄問了我積久欲問的許多難題。他老人



家那種淵博學海，鋒利劍芒，任你何等的困難死結，莫不迎刃而解。我受了教訓之後，就五體投地底信仰，這是我初次所見的安東恩師。自此以後，就想長時依止安東恩師了。到民國十八年的八月初四日，札公大師示寂，正如人天眼滅。至初十日的早上，勇法師也逝世了。這時候剛法師在成都未回，身前只有我和恆照密嚴密慧諸兄，這種不幸的喪事臨頭，我們是沒有辦過的。怎麼辦呢？慌了慌了，束手坐待是不可以的呀！於是我便東一頭西一頭的請格陀諸古來指導，札公的善後也是他老人主持辦的，勇法師的喪事又找到他，這才見的到他老人家的真實修養，不慌不忙的，指示出了一條通衢。我們幾個人便依着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做下去，輕輕鬆鬆的把勇法師的茶毗事做好了。密慧兄回東古，密嚴兄回康定，恆照師也走了，就留我一個人甘住守，春天剛法師和密嚴兄，由打箭鑪來迎接勇法師的靈骨回康定修塔，我也親身送下去，重新的親近慈願大師一個月，就在這個當兒裏，智三學兄也歸了西。等到他的茶毗事辦了，我才回到甘孜，依止格陀諸古，聽受札公大師全部著述的傳授。民二十年的春天，我同朗禪法師常光師

慧深師等四人，又進一步的到昌都去。明禪常光二師稍住數日即進拉薩。我與慧深師以親近安東恩師爲目的，便住在昌都求學。是年的春夏秋三季，受了四十餘部的大灌頂，對於顯教諸論亦略聞綱要。八月間又隨恩師進藏，路過拏墟達樸大師處，依止達樸大師受緣度母身曼陀羅之不共修法等。十月底到拉薩，奉恩師之命，冬月間入別邦寺放札倉那則，名義壇在寺中，實際仍住拉薩依止恩師求學。民國二十一年，學習因明總義論及菩提道次第廣論。民國二十二年，學習現觀莊嚴論金鬘論，及密宗道次第廣論，五次第廣論，三百餘尊結緣灌頂，大威德二種次第及講摩大疏，并空行佛母修法教授等。此外尚依止格登堪巴聽俱舍，絳則法王聽戒律，頗章喀大師受勝樂金剛之大灌頂等。總之在康藏留學的這幾年中間，要算我這一生中，最饒興趣，最爲滿意的一幅畫圖了。

這幾年的生活狀況如何呢？我再爲簡略的敘述一下：當我在甘孜的第一年，是隨勇法師搭伙食，吃的當然不錯。第二年分開之後，我使用一個大瓦壺，滿注上一壺冷水，在夜晚臨睡的時候，把牠安坐在一個牛糞充滿的瓦缸子上，再給牠蒙上一些禦寒的破爛

毡布之類，由那瓦缸內的牛糞烟子，把牠漸漸熏熱，乃至騰沸。到了第二天早上，起來先倒出一點洗洗臉，餘者之中，放上一把粗茶半把鹽，這就叫作燻茶，我在床上將早課誦畢，把他搬到床前，拿出一個木碗，半小口袋糌粑，一塊酥油，幾片生蘿蔔來用早餐。飯後便往師處候課聽講。中午回來，再喝幾盃剌茶，揉上一碗糌粑吃，下午又上課去了。晚上隨隨便便地吃些東西，就算去了一天的時光。第二天還是原方抓藥，一年三百六十天也是這一着棋。生活雖然窘迫，精神非常快樂，甚至有時候看書寫書，快樂的忘了睡覺，這都是莫明其妙的事呀！在拉薩住的那幾年，生活方面，差不多與前相同。學書誦經都忙的起早睡晚，連吃東西都要特別抽閒來吃。我在這八九年的光陰中間，對於西藏的顯密教理，皆能略略的得到一點頭緒，大概就是對於衣食住三項淡薄的原故吧！

### 三 初次歸來

在民國二十二年，连接的接到虛大師的幾封信，催儘速歸辦理漢藏教理院的事情，在我個人的觀念上，實在覺着所學的不夠用，而且想學的還很多。吃盡千辛萬苦，好容

易才到了西藏。放着寶所不住，那肯輕易就回來呢？但是這裏面有三種原因，我雖不願意回來，也得回來：一、虛大師是我內地唯一無二的恩師，我對於漢文佛學，能得一知半解，皆是依止他老人家的教授得來的，他老人家是真實菩薩，終日爲着整理僧伽，培植人材，復興佛教，住持正法而忙，他在二十餘年中，爲扶持正法，創辦學院等，不知道吃了多少苦，耐了多少勞。現在辦個漢藏教理院，命我去教一點藏文，我若是違命不去，豈不是給他老人家一個絕大的打擊嗎？我於報恩的心理上能忍耐得過去嗎？二、我初到昌都時，原是想請安東恩師來主持世界佛學苑藏文系的，因爲他奉達賴喇嘛之命進藏，一時難得出來，我將虛大師之函件呈白，他老人家也主張叫我先出來籌備一下，他再出來，師命如是，我又那裏敢違呢？三、我請安東恩師來內地的意思，寫了一道呈文，啓白於達賴座前，達賴喇嘛的答文上，說安東恩師出來的時機尙未到，頂好是我先出來。這個答覆，更造成了我先歸的鐵案。就在那年十月二十七日作了我初次歸來的行期。在行期的前六天，便是我好友朗禪法師圓寂忌日，他是害熱病死的，在九月間他害了兩

次，幸喜達賴太醫的手段高明，皆給救住。第三次病返在寺中，離拉薩太遠，沒法延醫救治，所以他就嗚呼哀哉了！我對於他的企望心很重，我回內地籌備之時，還望他能時時代我勸駕恩師的。誰知他這一死，便弄得我後方接應無人，所以我對於朗法師之死，傷心極了，就在傷心之中，也勉強代他辦理了喪事才動身，我那時覺得人生太無常了，太萎脆了，稍微遇着一點違緣，便要分出此世與後世的界限。西藏這塊淨土，今天一別，實不知還能不能重來！所經過的印度，卽是我釋迦牟尼如來誕生成佛說法示寂之國土，這些聖地若不飽飽地朝禮個夠，下次能不能再來聖地，那更是不可預料的事了。因為這個無常觀念，時時逼在我眼前，我便會狂了似的，由吡倫堡，直往金剛場，住了七天，修了點供養。又往鹿野苑朝禮轉法輪塔，住了一天一夜。又往拘尸那雙林佛涅槃處朝禮一遍。次往尼帕爾，朝禮佛往昔施身喂虎等聖跡。這樣轉了一個多月，直到民國二十三年正月裏纔到加爾加大，又往國際大學看望一位故友，住了三天，回來便買舟東渡，往仰光朝禮大金塔去了。那裏有慈航法師手創的仰光中國佛學會，會上同人，對於做宏

法利生的事業很有精神。我在福山寺裏掛單閉關，住到三月底出關之後，在佛學會隨喜王幾次普通演講。到四月初四的那天，我便買輪歸國，五月初到上海，特往奉化朝謁虛大師。在雪竇寺住了七天，便回上海往南京，會晤了謝次長周局長鄧夢先，陳濟博等一般故友，承密師父的函召，重遊寶華山。開堂師父已做了和尚，密澄師也接了法卷。後往北平避暑，給安欽大師任了一夏天義務翻譯。回家省親一次，這是我離家以來第二次回家了。先是十四年四月裏臨赴藏的時候，回去過一次，那時我的雙親俱在，惟慈母太人，因我出家永別的關係，晝夜恆哭，哭的右目失了明，我覺着父母對於兒女的心太切了，恩太重了。但若教我守在牢獄式的家裏事親，那是絕對做不到的事，假若出了家不務如來的正業浪費時光，非但對不住佛及師長，就連我的慈母也沒法見面，這也是我學法志堅的一段小因緣。二次回家的時候，我的慈父已經去世了五年，後起的姪輩大多數沒有會過。連探親里一共住了十天，七月底到的武昌，八月間趕到漢藏教理院開學。代理虛大師的那柄千鈞重担，輕輕地就負在我的肩上，每天講三點鐘的課，還要翻譯校改

善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略論、菩薩戒品釋論等的文字。這樣埋頭苦幹了兩學期，二次進藏的機會就成熟了。

#### 四 再度入藏

我這次歸來的計劃，是想籌備一下迎安東恩師的，如上段已略略地說過。我想迎師的原因，便是我覺着一個人用盡一生的精神去求學，也難得學好和學完善。尤其想翻譯經論的同志們，對於漢文和佛學必須先有相當的根底，學好藏文佛學之後，才能夠正式翻譯。不然，就是將藏文佛學，學到第一等第一名格什的程度，仍然是個藏文佛學的格什，遇見真正翻譯的時候，仍不免默然向隅。那與翻譯經論和世間書籍，何益之有也？我若用盡一生精神，去專學藏文佛學，也不愁做不到第一等的格什，可是時間上許可我嗎？這大師允許我嗎？恩師上人准許我嗎？不，不，他們都不許我那樣做。尤其是退位的老格登攝巴大師，曾經教授我說：「你在三大寺，就熬到第一名格什，漸次升到格登攝巴，像我這樣的頭上打着一把黃傘，這也是乾枯假名，對於佛法並無多大的益處，你

如今先回去把宗喀巴大師的苦提道次有論翻譯出來，在你們漢地建立起座正法幢來，那纔對於佛法和衆生作了真實的饒益。你若能設法將絳熱仁波卿——安東恩師之名——迎接出去，把宗喀巴大師的顯密教法，建立起來，那比考格什昇格登墀巴的功德，大的多哩。——他老人家的這幾句話，固然是安慰我學業未成中途而返痛苦心的方便談。但是也給了我虛榮心的一個大頂門針。由此便造成了我第二次的進藏。我是志在翻譯的，我的學業是未造成功的，若無一位顯密圓通學德兼優的大善知識隨時指導，我想翻譯的事業是不會圓滿的。我第二次進藏的目的，就是想迎我那位名滿康藏位居王師的安東恩師出來宏法的了。

民國廿四年夏天，承阿旺堪布及蓉方學佛同人的函召，到成都去講了一次經。蒙諸大施主的捐助，湊夠了迎師來內地的路費。八月底回院，將院務全權拜託教務主任韋舫法師代理，於古歷九月初一日，便下山東渡，繞道山西朝禮五台及大同雲崗。道經平津，晤諸舊友，請其捐助印行善提道次第廣論。此論印行成功，全賴平津諸友樂施的功德。



十月初六往南京取護照，十三日到上海，依虛大師住。十四日觀光菩提學會成立典禮，留下了永不可忘的一點印像。十九日買輪南下，二十四日抵香港，住佛學會。二十八日又買輪南行，古歷冬月初三日抵新嘉坡。船再北行，初十到仰光，住曾文銀老居士之花園中，休息半月，應酬了些世法。二十六日買輪赴印度，二十九日便到加爾加大，住唐人街天益樓半商德茂永寶號。這晚阿旺堪布等亦到印度。因為攜帶的絲織品太多，海關上給扣留要稅。這些見到行李太多的麻煩了。我也幫着到處託人設法。後由西藏政府來了個電報證明，英國人立即放行免稅。英人對西藏之懷柔，真是令人不寒而慄。古歷臘月十一日赴或倫堡，預備進藏所需的一切行裝。十八日與葉增隆先生一同僱騾幫進藏。為避英人的阻碍起見，凡至關隘，必須隱居密室，半夜步行逃過。一因年餘來少於步行，二因新做的皮靴太緊，在十九日的下午便將兩足後跟磨破了兩塊，擠落三個指甲，痛的我萬分難忍，一步一咬牙，晚上住在桑零曲喀，一步也走不動了。在這一生之中，我算第一次受這種罪，我知道為法犧牲的諸先覺，也是吃過這種痛苦的。我在往昔生中

，被貪瞋癡等所使，爲追求五欲所吃的痛苦，必大於這種痛苦的百倍。我今生出了家，爲迎師宏法起見，吃這一點小苦，實在是應當值得吃。在這三界之中，吃這種痛苦和更大痛苦的衆生多得很多，他們實在是可憐，我應在此痛苦之上，代替一切有情受盡一切痛苦，惟願沒有一個有情再受痛苦。我這樣地推想了一陣，於是把脚上和身上的痛苦忘掉，就睡來了，我就朦朧睡到天亮，次日又勉強能走幾步了，這樣一天一天的連痛帶病的熬到二十四日才到了帕克里，住在恆盛公大寶號，承馬義才先生的優待，休養了幾天。二十七日僱了白字倉兩匹騾子，我與增隆一同赴藏，古歷正月初一日，在途中最高寒的掛鐘過年，除夕增隆煮了一些稀飯給我吃——我病已久，一路全仗增隆照顧，同鄉之情我深覺可感——還說了兩句笑話，便是說：「以後過快樂年的時候，別忘了我們的今天呀！」這樣地熬了十天，民國二十五年古歷正月初九上午到了拉薩。在藏的同鄉們皆出郊來接，同鄉人在異城相遇，比親兄弟還覺着親熱。初十見到安東恩師的管家，交來恩師手諭兩件，是說他老人家繞道動錫，不來拉薩，叫我在拉薩請所需的書籍數款，直回

帕克里會齋東來。拜讀之後，歡喜的嘴都合不起來，精神爲之一振，身上的病痛也就消  
失了一半。在十四日的早上，忽見管家匆匆而來面帶驚慌之色，我急問何事，他便說摩  
健來了專差，恩師上人於初三圓寂了。哎喲！天呀！嗚呼！苦哉！好像有一口熱血，直  
往上海，幸喜我止的快，未曾昏倒。稍爲歇息了一會，便急匆匆地往各處佛殿供燈，并  
發一長電告知內地諸檀越，十六日隨管家等往拏墟。在止公地界遇天降大雪尺餘，以後  
沿途盡是冰天雪地，更加是露地食宿，遂犯了腿部轉筋的舊症，并新添了痢疾。三十日  
始到絨波寺，這是恩師圓寂的處所。在寺休養了幾天，纔加入代恩師修法的團體。古二  
月十五日，爲恩師荼毗日期，衆人一致的推我主法，乃以大威德護摩法焚化。十九日收  
檢骨灰於中檢得舍利子數粒。四十九日法會圓滿後，又修護法神供養法數日，於古三  
月初三日，結伴三人，先返拉薩。途中復遇大雪，露地生活，較前次更多。因來時支有  
官馬，沿途牧場尙可借宿。歸程全係自馬，雖可放牧野原斃柴自炊耳。直至十八日晚上  
才到喇薩，住在同鄉處。人困馬乏至此爲極。此後在拉薩養病，凡閱五月，即在此期

中，亦依止格則法王，聽講菩提道次第略論，空教戒廣釋和俱舍論等。自於每日略譯辨了不了義論一頁半頁不定，總以不空過爲限耳。第二次進藏的情形大概如此。

### 五 重歸和志願

迎師是撲了空，在夏季之中，雖亦另訪了幾位。有的是不願來內地，有的是爲事所阻，結果沒有一位能同來。在八月連奉虛大師及漢藏院電信，促我速歸。遂將所請之經書，包扎成馱。惟因時期尙早，河水未退，無有商人往返印帕間，我因回國心急，解友三先生，特派騾幫送印，祇因經書太多，延時過久，古歷十月初五，始到吡倫堡，住惠文皮工廠。將經書交轉運公司轉運。初十日即赴加爾加大，住與記寶號。十一日簽回頭護照，十八日買輪東歸。惟在我動身之前，經書尙未運到，實屬憾事！只好拜托友人，到時再爲轉運了。冬月初五日抵香港，是晚即乘車赴廣州，轉粵漢車，初八晚兩點半至武昌，住佛學院。在武昌住了半個月，講了一部二十唯識論和菩提道次第修法并菩提道次第廣論中奢摩他的前半段。二十五日偕法舫法師雪松法師契惺法師乘武林船西行。二十

九日到宜昌，三十日買民安輪票，古十二月初一日開駛，初三日船在興隆灘觸礁，幾乎葬身魚腹，枯水行船，實在令人胆裂，水手們七忙八亂的塗了些洋灰，勉強走到盤沱住宿。初四開到萬縣，趕忙換民蘇。初七晚上才到重慶，初十始平安的回到縉雲山。

回院後，很想休息調養幾日。不過我是爲佛法而發願犧牲的，院務忙的很，並且離院一年多，全權是請董舫法師代理的，把他辛苦了。專修班的課程，多蒙嚴定兄担任教授，我更是感謝到了萬分。其餘的各位教職員，都各負其責的熱心做事，沒有一位不令我感激的。我自己空跑了一趟，就誤了一年多的光陰，實在慚愧無地。迎師既未成功，事情仍當自做，肩頭要硬些，腰板要直些，每日除在普通專修兩科中教課外，尙須爲法師們講點戒律和密法。再有空閒，便是做我私人所願做的翻譯工作了。只要能夠與佛法有真實利益、譯書、教課、栽培後學，這當然都是我分內的事了。

現

代

圖

表

一四六

## 附錄二：我去過的西藏

沈陰的天氣，悶悶的住在一隻小輪船上，欲走船不能開，不走事情又不許可。一般趕船的人都在焦急歎息，在船板上跳來跳去的皺着眉頭不說話。我是屢次急慣了的，久而久之也就自安了，我想天掉下來有地接着，焦急也是無益的。所以我的事再急，我的心越急不起來了。這天是一月十七，即農曆臘月初五日，船名「民蘇」，停在萬縣的對面江心。法航法師說：你閒着無事何不把西藏所見的大略寫一點出來給我看呢？我說：我平常是散漫慣了的，見聞雖多，但無日記，一時從何說起。若是有書籍在身邊，還可參考一下，現在又沒有，叫我怎樣寫呢？但是良友之言不可違，那就只有就我心中所想到的說幾句吧。

一 覺着牠的地大

現代西藏

我第一次進藏是由川邊的打箭爐進去的。川邊進藏原有三條路：一是走裏塘，巴塘，昌都，而入前藏拉薩。一是由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昌都，而往拉薩。一是由甘孜，往結谷架，擊墟略，而往拉薩。這是由康入藏有三條大路。第一條由南路上是官道，山嶺最多。第二條叫北路，山嶺較少，即趙爾豐往昌都所走的。第三條路最平坦，多為荒原，沒有人煙，是商人所走的。更有一條路由西寧，經廓羅地界，往擊墟略入藏的，最為高峻，亦最為平坦，是藏中各處商人所走的，亦即是班禪大師計劃漢藏交通的路線。並不跌來了。夏天是十一月十日，由貴州凱里日，過各一員茲一，帶五萬總商接而八由昌都到拉薩也有這條路才來是實邊者頗饑虛海最無意也路由昌都，日俄，伽，摩，香，接，止，公，而，到，拉，薩，島，在，這，許，多，的，路，途，之，中，內，藏，是，入，藏，學，法，師，出，家，人，與，總，攝，其，平，坦，捷，近，衆，緣，易，足，的，道，路，走，即，由，打，箭，爐，道，經，德，格，昌，都，或，由，俄，伽，不，薩，香，滾，一，公，到，前，藏，最，繁，盛，的，拉，薩。其餘的道路，不過聽他人傳說，或書上看來，我並不會走過。至於我親身走過的高山峻嶺，深流絕壑，以及那些冰天雪地，荒涼原野等等，雖也會一



幕下的深探的印過我的腦海，潮濕我的必儘，但在那種狂風暴雨之中，過那臨時澆淋，薄水自飲自食，非飯必須，三賊手的生活，衣食住尚阻忙之不限，那裏還能寫日記呢？因此我雖會經過當時風吹雨淋雪覆的最苦環境，與那狡詐欺侮的蠻商共住，以及淨潔曠野的土匪劫掠，至今思之猶覺心戰胆寒，非常害怕，我的生命是九死一生，沖活過來的，固可提已經十年了，這些有的也忘記了，詳細細細的想不起，縱然想的起也無甚意味，徒添我的驚恐回憶而已。

漢藏究以何處為界限，曾聞說黃專使慕松到拉薩時，在未解決漢藏問題前，西藏當局即先提出此案，意見專使也未便直答，專任其事者尙爾，我乃出隊人，更不便越俎代施的為漢藏劃界了。我覺得漢藏既是一個國家，只要西藏歸順中央，劃界即是小問題。由打箭爐灣曲曲時上時下的走到拉薩，我在途中走了八九個月（有時走，有時住下，親近善知識學經），走路雖不須如此長時，但專門走也大約要走三個多月，才能到達。我非測量地理學家，不知究有若干里數，即前人站數也是就山路而臆度假定，並未

見有確實的里數，不過覺着牠是一段很長遠的路程罷了。所以現在一般去西藏的人，總以地大二字，將牠包括了。

由拉薩以南，直到印度交界喜瑪拉亞山頂，有半月的路程。可說是西藏的地土，哲孟雄，不丹等處的居民，皆自認爲是西藏人，現有藏官駐守。雖有一二處爲英人所佔，但整體仍屬西藏。由拉薩往北，一直達到新疆交界，也可說是西藏的地土，我往北雖僅走過十六七日的路程，但知其北尚有一月許的路程纔達鹽海。擊墟略一帶的牧戶，夏季多往採鹽，秋季運至拉薩等處換成大麥以作年糧。其海之北部雖係荒原，聞人傳說亦屬西藏土地。我雖未至其地實地考查，然略想新疆之南，必無其他國家民族之領土了。由拉薩往西，經過後藏，薩伽，俄日，以至廓爾喀交界，聞說有三四月路程。我未去過，但知牠亦是西藏的土地。因爲在西藏的歷史上，見得到唐宋末宋初時之藏王後胤，遷居在俄日之傳記，尤其在拉薩的達賴宮前的兩個丈餘高的大石碑上，也見到乾隆皇帝派兵打尼泊爾的往事。前年我由印度往尼泊爾朝禮聖跡的時候，遇着我在拉薩的兩位同學（西康

人），他們是由後藏往尼帕爾朝佛的，聽他們說，俄日等處仍是西藏所管轄。他們自五月間由拉薩動身，沿路半乞半買的遊行，至臘月底相遇在尼帕爾首都陽布城大塔之下。他們走得雖很慢不可作為標準，大約普通商人走，亦須兩三個月乃能走到。要是這樣的將西藏的東南西北一考查，實不知西藏地界究有多寬多大，較普通人漫言西藏地大，豈不更超出許多嗎？

西藏的版圖，我漢族一定主張是要的，西藏的人民，對我中央也想要合為一家的。西藏的中心拉薩，我政府也一定想派人駐守的，西藏的行政，我國家更要管理的，他人若欲施行其軟硬侵略的各種手段，我中央政府，想必一定也設法救援抵禦的，這是無疑的事實。可是究竟西藏有多麼大，我國人有沒有切實的調查和測量，我想除了依據東洋的幾張圖畫，和前清欽差等似是而非的記述外，我從不曾見過民國以來我漢族人民的新作品。不知是我遠居偏僻的少見寡聞呢？抑真實未有呢？我自己也不能判斷了。現在國家在抗戰在復興，我很希望中央政府注意這塊廣闊的土地，純善的人民，注意保持

這爲西南國防的屏障。

## 二 覺着牠的人稀

西藏究竟有多少人？我實不知道。卽拉薩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因爲我在西藏專門的學經去了。一來我不是官，沒有充分的經費，不便去調查；二來我學經事忙，雖想去調查，也沒有工夫。故我絕對的不知道西藏究竟有多少人口。但是受了國家的薪水，特往西藏調查的一般人，也不過只能用「人稀」二字作答罷了。

現在就我耳聞目睹，來說一點牠人稀的現象吧。由打箭爐，直到折多山脚下折多塘村，沿途盡是荒山野草，成材的大樹也不多，人戶雖也看見幾家，但是比晨星還要稀些。折多塘有百十戶窮民。次日翻山，直到宿站，也就只有一個官站，碉樓，和幾個候差的牧戶雜役，一路上並不見有一個人戶。聞說各大山的向陽處，有些終身以牧爲生的小族部落，但是可聞而不可見，此等民族只能代來往的官人候差和支差，在出差中常受鞭打和呵罵，這是歷年沿下來的情形了。怕是這些蠻子，也有些個怪脾氣，你若是用好

言曉諭，僱馬或請人的話，他不但租馬不派人，就是想買他的一把柴，一筐牛糞，那也是辦不到的。他若見你的衣物豐盈，恐怕還要生意外的危險咧。你若是用官派去壓制他，那麼他非但不敢害你，並且馬吃的草料，人吃的油茶，下至燒火取水等等，他都甘心樂意的做了。如此看來，他們實在是久遠來熏習成的一種軟軟硬硬，吃硬不吃軟的劣根性了。話再說回來，由昌巴仲到太寧，兩天的路程中，見了一座寺，幾家人戶，但也是很薄弱的，太寧的寺原是乾隆爲第七代達賴所修的臨時住址，聽說在前清很興旺，現在衰敗的不忍驟觀了。太寧地方也僅有幾十家人戶，如是再進就須一直到道孚縣，才能看見人戶。由道孚直到甘孜除幾座山嶺野原外，却多有居民可觀，亦即西康最繁盛之區域，糌米最富裕之所在了。各處的游牧居民，一到秋後即來此間，用酥油等牧場所產的物品，來換麥食，但這種大名鼎鼎之繁盛縣區，較之內地稍大一點的集鎮尚且不如，況諸縣市省垣呢？甘孜以西，更有二日路程的大山荒原，再由左動到德格，更是一片荒山了。由德格往昌都人，雖亦有三四個換馬處，但皆是專爲聽差而特設，並非人民居處，總

之這一路連日無人煙的荒涼景象，在內地任你走到那裏，皆是見不到和聽不到的，尤其是食糧一事，要從甘孜備好，一直吃到昌都，倘在途中斷絕乾糧，那是無處可乞可買，也就只好餓斃罷了。我在途中鹽用完了，想買一點也不可得，只好淡食走到昌都，由此也可見人煙稀少而且窮困一斑了。但西康地方並非全無人戶，不過地面太大，人民多係散在各處山陽，做他那種遊牧生活而已。聽說若是由甘孜走北路經過結谷而進藏者，有一月多的途程全無人煙，那衣食住完全要自備，更不待說了。又由昌都往拉薩，我記得是八月間動身的，沿途雖也略有些耽擱，但是到了拉薩的時候，却是冬月初頭。此一路上有幾處見到過稀落的居民，可是比較起來尙佔不住荒原的百千分之一呢。又聞說官路上，原有些居民聽差，後來因為過往太多，小民吃不過應差的煩苦，便皆逃亡他鄉去了。現在官路的居民，比小路有少無多了。所以我國的專差官員們，調查不到他們的確實戶口。由拉薩以北，凡有兩條路往擊墟略地方，這兩條路我都親身走過的：一條是由拉薩向東北走，一直到止公提，有五六日的程途，沿路皆有人戶數家或一二十

家的小村落，間或有些偉大的寺廟和官第，這在西藏的東北二路上，要算最饒趣味的一段平壤了。由此公提以北，那就須連翻四五座大山，經過許多的荒野險路，除三四處特爲過路官員設立的站口外，間或見着二三家游牧民族，散居在近水肥草的山陽之下，可是三四日間也難遇着一回，所以一般弱小的平民走這條路，由止公提一直到擊墟略，約有十數日的途程，衣食住三項，就要完全自備了。我走這條路的時候，沾了西藏當局的一點優待，發給了一張馬票，在有站口的地方，過了三四次來往官員的生活，至於在其他無站口的地方，那就仍與其他平民一樣的過那種冰天雪地，臨時取水找牛糞的生活了。牛糞找來作燃料，若是遇雨，或雪溶化，沒有乾牛糞的時候，那就只好用涼水拌炒，或推餵罷了。我記得在途中曾被大雪蒙過三次，因爲那正是農曆正月間，即藏地最好降雪的期中，傍晚竟一路避風雪的山環或崖下過夜，到早晨醒來覺着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上面壓着，這便一定是雪了。輕輕地將被蓋掀起，把雪推到一旁，讓出立身之處，四圍一望，混混沌沌變成了一個純粹銀色的世界，就是所帶的牛馬，也都臥在地下被雪蓋住。

既下「個銀推等。初次遇着這種景象的時候，却覺着另有一種特別的興趣和風味，胸懷裏也覺着非常的歡躍和舒服，可是這種趣味，舒服，却不能長久，忽被冷風一吹，通身又起了另一種變化，尤其是手臉部分，好像被刀割針刺一般的寒痛，以前那種興趣風味和歡躍舒服，却不知向何處遁去了。若是到起身的時候，那狂風猛雪猶未肯稍爲停住，下，那就連那種剎那間的歡樂也無暇去覺尋，只有通身戰抖，手脚僵硬的感覺罷了。又這條路，是由拉薩向北，越果拉山，到盆博界，再往北到惹真地方，這也有五六日的行程，火煙也時有時無，其山也大大小小的要走好幾處。再由惹真以北，一直到拏墟略，那就仍是除了各處山陽裏稀稀落落的幾家游牧民族外，更無房屋和田園可接觸我們的眼睛了。我走這條路，是由拏墟還拉薩，西藏當局的馬票上，只保去不保回，所以在我的歸程中，就失去了官員生活的効力，我同路的共三天，騾馬四匹，每人騎一匹，餘三匹馬，歇了我們三個人的食糧和四匹馬的料豆，就每日尋有水草的處所露宿，風雪的侵襲，聽其自然，更不講求那牧場的毛帳，或入戶的房屋，以作避寒風雪之所在，不即覺也不可得。



又何必去覓此非故這西路所遇見的風雪較之其他地方的更爲過甚而無不及。但是凡  
事經過多就也就過慣了。更沒有什麼驚懼駭怪的感覺。惟盼速達所欲往的目的地而且  
又總之就在這兩條路上往返。消磨的路途。除去了拉薩附近五六月外。就能感覺到在  
吐有的陰青天。和陰雲。還有的是亂石和荒草。以橫着。隨處可見。不是一條小山。卷夾着。一條  
淺溪。便濕亂石和冰雪所堆成的高下不等的奇形怪狀的山壁。除此天雲石草山溪之外。  
就連一個飛鳥和一個走獸也難得看到。更談不到人會。故此北路的孤憤在稀少的我是很  
嘗夠了。至於隆慶路以北的荒原。我雖未能過。但聽見過的朋友們談過。不今年  
夏天的有次。猶被路來。各難測那種冰煙稀少的景象。我想必更甚於隆慶路以南。及一  
油拉薩往後藏。凡清江這條路。我雖未曾走過。但聽去過的朋友們說。沿路尙可找到  
窄處。地能化到一點乾的。這一定都是很荒涼的了。但是由拉薩到後藏的紅我附近。去印  
度的那條路。以藏却走過。三次。其間的荒原。地多過熟田。不知幾百畝。而沃戶也僅沿着冰路  
的點。且有些罷了。至於由後藏往薩迦，俄日等處，聽說那路上人煙更少，有的也是些

游散而已。

到由拉薩以南地方稍爲溫熱，出產也稍爲豐富，據往山南各處的商人談起，說那裏的天煙也不如拉薩稠密繁盛，不過較之拉薩北路，當然是多的多了。現再說說我親身走過三次赴印度的那條路吧。由拉薩沿着前藏大河流的北岸，走上三四天（騾幫無驛站）夏才到了前後藏兩條大河合流之處，名曰曲許，此便是西藏最豐饒的區域，前藏人民一畝的食糧，大部分皆歸此一般地方的出產供給。他處雖亦出糧，但較此區則差多了。再由此往西渡過後藏大河，住宿一夜，次早翻一座有名的崗巴拉山，便到了後藏的地界了。益絲管轄者仍屬前藏，此山之南，就是讓卓錯，藏人名之爲海，我們看起來，就是一個大死湖，此湖周圍數百里，其中環抱數座大山，湖面的冷風吹來，雖在夏季也非棉絨皮衣不能夠抵禦。若是秋季過此湖邊，那就比內地的冬季還要冷幾倍。我僅在秋冬季走過雅魯的北西兩岸，那種不可親近的风味，我是不敢領教的。至於東南兩岸那是很難得走到約的地方，湖的北岸和西岸，皆須住宿一夜，再一日便走進兩座大雪山的中間，終年積

(譯)以藏人名曰雜惹，(義爲亂石堆)在我看來，就算是人間的寒冰地獄，此山間除了兩三處郵差的矮小土屋外，僅有兩戶居民。這兩戶人，就專望來往的商客留宿，賣草爲生，食糧尙且沒的賣，況其他的物品。再一日出了此山，走到一個衆山環抱的小平原上，時有兩三戶居民，也是專爲來往過客而設立。再走起來，一直到帕克里，沿路雖有住宿處，和絕無僅有的那些村莊和廟宇，可是高寒(比拉薩地方還高)窮窘，比拉薩要有天淵之懸隔了。要到帕克里的前三日，須走四個大野原：第一名叫格拉巴塘，南風逆吹，天有寸步難挨之概，若遇上風雪，那就必須置生死於度外。第二個叫古兒古塘，也是半月的路程。第三叫朗薄奴塘，傳說現在拉薩的兩匹大象，昔由印度牽來時，行到這裏，因畏西藏之寒冷，哭不前進故名(朗薄是象，奴是哭)。第四叫塘勤奔松，此平原分三段，傳說昔時有一婦人，攜三幼兒，由帕克里往牧擊，路過三段荒原，三兒次第凍斃，故名此荒原叫塘勤奔松(塘勤即大原，奔松即三兄弟)。帕克里這地方，就是印度到前後藏的中心樞紐，一般商人也多在那裏換騾幫，此處的居民，有百餘戶，多以招待商人

耕種草料爲生活。其地爲寒之麥不及熟，春末播種，秋季將種而刈，專供馬料爲用。帕克里以南，便是哲孟雄地方。前清時代，曾在慶喜設兵把守，是爲西藏南鄰的最要關隘。現在則荒林頽壁而已。再下廿里，由帕克里以南是向東走，日日漸低，以至霞斯瑪。此是哲孟雄境內最繁盛的鎮市。清末英兵進藏後，便侵佔了這地方，未幾西藏作了他們不穩妥的租界，可是並無租價和期限，他們就在這裏建立教堂，收買人心，實行他那種侵略的政策了。此村鎮山下一帶的民族，約兩三百戶，雖是西藏人，然而不受西藏管轄，歸爲英人所管。

由霞斯瑪下卅一日，便幸喜瑪拉亞山脚下，次日翻山，便到印度的邊境了。哲孟雄地界以人煙稠密，幾與拉薩附近相似，惟地方較小，而溫度甚高，兩山的古松大柏，遍滿山野，實爲西藏他處所沒有。

二三總括上來我所見聞到的西藏地面上的人口，實覺太稀少。所以趙爾豐等好像說是西藏的人都出了家，所以人口有減無增，欲令西藏強盛，非禁其人長出家不可。這種論

關，在一般無宗教或是其他宗教的人，雖覺深合口味，然而在西藏的民族思想上，却是晴天的霹靂一般，沒有一個不反對的，因為西藏純然是一個佛教區，牠的民族，都知道點人生意的究竟滋味是苦的。並且他們知道大富大貴是帶不去了的。大限到來，親族朋友金銀財貨，皆是幫不了一點忙的。其所帶着走的，惟有自己在生前所造的善惡業死後是要隨着他的力量流轉。非但自己不能爲力，就使有全知全能創造世界的上帝也沒有辦法的，所以上焉者，必在生前預設辦法，進趨佛道，出家修行。下焉者，維持家業，養活眷屬，止惡行善。再下者，雖流浪山林，劫掠謀生，但仍深信惡有惡報，終有懼心。不過若不規避，無法生活，或無法富強（西藏廓離一帶人民，亦皆如此），自己也認爲是萬不得已的事。而藏民族既有這樣強而有力的佛教觀念在懷抱裏，故一般知識份子，那能受那撥無因果的斷見外道之所欺惑愚弄，而專趣眼前的五欲呢？增所言之不行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吧。

### 三 已往的是怎樣

我再傳說幾段小故事吧：就是前年我在印度，朝禮聖跡的時候，有一位同伴的四川老者，在火車上談起，才知道他原是一個退伍的老軍人，現今在叻林堡開飯館。他說起初在川省跟欽差大人出發時，欽差大人那種招兵買馬的氣概，實在不可一世。但是到川邊，便漸次的剪裁起來，及到了拉薩，恐怕連三分之一都沒有了。安住之後，便要改編，除那些稍有門坎的士兵外（門坎，多以袍哥論），其餘的大多數是派往各處把守那要衝，無須把守的關口，換句話說，就是怕人多生事，遣散罷了。他本人也被編在把守慶喜之列，（即哲孟雄的關隘）據說慶喜那地方很重要，給大皇帝稟報的好像是五百馬隊把守，其實連五匹馬也沒有，這筆款大半就是當上司的吃了。他說他們同住的有七幾個人，他本人不在袍哥之內，其餘的多是袍哥兄弟，慶喜與帕克里，相隔不過一天路，帕克里也儘了一三十個濫兵（究竟應住多少，給皇帝報了多少，我也未去詳細考查牠），大半都是袍哥兄弟，他們兄弟們，今天不是你來，明天便是我去，無論有事無事。高與便就近處居民家裏或山林田裏，牽了馬就騎着用（並無須上司發給馬牌），騎到了日

韻的地點拴在樁上，餓着尊用，或放棄不問，尙賒得幾新馬鞍。若是有客來，閒談到無聊的時  
候，便將附近的民家婦女號召來跳鍋莊，再高興一點，便檢幾個略着姿色的拿來蹂躪。  
他雖說連他都看不過眼去，所以冷弱小的民族，恨入骨髓，可是敢怒而不敢言。假若言之  
刻，決定給你個眼前報應。瞧瞧這種欽差大人的軍隊，可算闊的淫威沸天了。  
因此我再述這段軍變，聽說在民初的時候，住藏的是鍾欽差和鍾統領，應是有高貴的大  
眼多，並沒有什麼大權，鍾是有實權的偉人，聽說他是川省人。他的老太爺好像也是做過大  
官，官階他臨天藏的時候，老太爺曾訓誨過：你在西藏做官，每年我給你幾萬兩的零用，除  
內俸外，家裏若是不夠的話，我再給你多添，却不可尅扣軍餉以招人怨恨。這位鍾大人也很好，  
不惟俸所用的都是由家鄉匯來的，並不私沾軍火的一文，聽說他的錢人是多的無有數量。  
雖然他在拉薩也曾賞識過一個土娼，這土娼有一次說沒錢用，他便叫人送去了一個木箱，  
裏是六箱子藏銀元，西藏的土娼，幾生見過這樣多的錢呢。第二天便成了個滿頭珠翠的  
豐滿太太了。他的軍人遇見這樣寬洪大量財神爺爺的上司，當然錢用不完，吃穿是不成問

題的。可要知道人是閒不住的東西，吃喝穿住外，恐怕還要更想出許多別的花樣來耍耍，在當大人的，始終是抱着宰相的肚子，裝聾做啞，不聞不問。於是這般軍人們，便又組織了他們獨有的哥老會，這會的規矩，是要自認爲是好漢，兄弟們有二人以上的告發，不問自己是不是有過錯，就得忍受死刑，不許辯論反駁。由是他們軍人，便與天斗，地的自相殘殺起來。他們這裏面，大約是分些什麼大哥二哥等，聽說他們越鬧勢越大，便將統領的印綬奪來，自行執掌，處決一切。到了這時，統領和欽差，皆是他們手上的鷄卵一樣，愛要就要，不要就要殺了，以後更公然叛了。叛了之後，第一是想銷滅色拉寺的喇嘛，孰知戰而不利，反被追回拉薩，避入營中，當時西藏的當局（達賴早已去了印度）便大肆糾合各處鄉民，幫助色拉寺攻打漢軍，同在小小的一個拉薩街市，分割爲南北兩界，是時一般袍哥兄弟，便才自知不足用了，又把那統領的印綬，交還了鍾大人，但這時候的環境，却是一天危險一天，相持半年之後，終於還是繳械投降西藏，被西藏遣發由印度回國。西藏的當局要人，重又歡迎達賴回藏主持一切，漢藏的關係就是由此



打斷。前後殘當局的芥蒂也就是在這層時候插下根了。

又有色拉寺的一個大喇嘛，他也對我說過一點漢藏衝突的原因。據說漢兵初到藏的時候，達賴逃往印度，那時的漢兵，獨霸了西藏威震一時。在這二十二年間，漢兵橫行霸道，非但西藏當局的人不敢說他半個不字，就是正月間傳大招時，獨擅全權的別蚌寺的喇嘛，也被漢兵誣加罪名，令當着三大寺的大衆僧前，朝着太陽罰跪，極盡侮辱的能事。當時誰也不敢出面反對抗言。色拉寺的當事的人員，見最與漢人親近的別蚌寺當權的喇嘛喇嘛，尙受此大辱而沒法挽救，則對於其他的人，更可例知了。因是對於漢人軍隊採取了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因此較他寺的人與漢官來往，當然疏遠了許多。爾時漢官便說色拉寺的僧衆，心懷反對，故時或派幾個兵役，特到寺中來尋釁，若遇大衆上殿過堂的時候，他們便跑到中間，奪過鉢喇嘛的帽子和棍子，搥弄着玩，或效仿着做，若遇見大衆在辯論或誦經的時候，便跑到第一排呼都圍前，奪其帽，佔其座，效其誦經的聲音或狀態，如是種種的欺凌侮辱全寺僧衆，從無一人敢發一言而作反抗。但彼等

已做到此步田地，尙不知足。忽然一日，聽說漢人已派兵來正式的燒色拉寺了，衆僧聞之，雖然心驚，明知西藏當局都不敢惹的橫行霸道的漢兵，絕非全無訓練的土等文僧所能禦敵，但是事已至此，無法挽回，縱抵禦不勝，亦比束手就縛要強的多，所以大家就團結起來了。臨時商量了些禦敵的方法，就正式防備，直到臨晚的時候，便聽見遠處起了一陣槍聲，越響越近，將臨寺下，寺內的防備人員，也就放了火槍，在房上或窗內迎敵。戰至夜分，漢兵並未得手，所以驕慢的退去，寺內的防備者，反成了追軍，是夜就分據了拉薩，次日西藏當局響應色拉寺的舉動，便構成漢藏戰爭的起因，結果是漢兵失敗投降了。

又傳說漢兵敗退拉薩的時候，便先行搶劫漢商，能拿的拿去，不能拿的也要打破才走。所以在藏營業的一般商人，沒有一個不被劫掠一空，至此對漢軍更格外的含恨。總觀上來傳說的種種事實，我們便可以推想到，從前漢兵在藏的那種橫行惡霸的怪現象，殺盜姦淫的事情，當然是很平常的舉動，他們並把西藏當局池門吡倫的太太，搶

去蹂躪。試想想這種行爲的漢兵駐藏，能不令藏人恨入骨髓嗎？所以現在一談到派兵進藏的問題，西藏政府和人民，（民衆大會）無有一個不是極力的反對，這種現象，當然不能單怪對方，願我們的當局要人，鑒往知來，實地考查一下，再求挽救方法！

#### 四 英人怎樣對付西藏

英人不敢正式的侵佔西藏，他覺着漢藏的關係太深，若驟然侵佔，必受其他國家的干涉或分奪，決難輕易的了事，並非懼我國的軍備和外交，卽就他在喜馬拉亞山，阻止漢人進藏的一事而看，也就見到他們並非怕我國的外交了，英人在後藏的江孜，也強佔了一大塊地方做營盤，並且用了許多牧師的宣傳，但是收的效果，却比霍斯瑪差得多，因爲江孜的人民佛教思想較強盛的原故。英人對於西藏當局，尤其特施他那寬宏的手段，卽由印度關稅一事，便可視其一斑，若是漢族的商人或政客，帶有絲織品類，決不能逃免關稅的毫厘，若是西藏人攜帶，那怕帶有千箱綢緞，只要有西藏當局的一個電報，不但說不要稅，連拆驗都免掉，並且送到你住居棧房交清，不收取一文錢的手續費。

前年安欽大帥兩次進藏，所帶的綢緞，何止千匹，英人一概免稅免驗，邦達倉及扎色康等，亦販運過多次，英人亦皆給他們免稅。尤其我去年同阿旺上人進藏，船抵印度海關時，阿旺上人所帶的十餘箱絲織品，全數被扣，也曾托人再三交涉，終不能得一系兒頭腦，後來急的沒法，只得給西藏正統倫打了個電報，請他設法幫忙，正統使用當局的名義，復了一個回電，英人非但不要稅並且連存了數日的倉租等等，一概都免了。所以我覺着英國人很可怕。

又聽恩師仁波卿說，英人於達賴在世時，曾施用過好幾次奸詐手段，想要侵佔西藏的地方，達賴始終未給。大意謂英國駐印的總督，有一年供給了許多許多的槍械和用品，約求達賴喇嘛允許他一件事，達賴知道他內懷惡意，外現親善，便也善巧方便的答道：凡我有主權的東西，隨你所欲，我當施與。英人將禮送完之後，便向達賴索一塊地方，來設立醫院，救濟人民，並做一點小商業。像這種先送禮後有求，又有理又中聽的說詞，當然難以謝絕，何況自己允許隨欲而施，豈容更有反覆之理嗎？但在善於應對的達

賴喇嘛，便堅決的謝絕云：「你今所求，非我能與。這西藏地方，全是中國皇帝所有，我不過暫代管理而已，故此不能滿君所願。我的金銀財物，在你皆非所罕，我所能自主者，惟有西藏政府官銜，我今送你一個四品官位，你如不嫌卑小，我當送之。」英人見地不可得，也不惱怒，聞達賴送他一個四品官銜，便立刻俯首應允，對達賴稱臣，以作將來徐圖之計。又向達賴約求允許彼來藏久住，達賴不許，若有必不得已時來藏，至多不許在拉薩住過一月，英人亦唯唯應命而去，一直到達賴去世之前，英人從未會爽其前約，達賴死後，則大非昔比了。故我對於英人能屈能伸的這種軟硬兼施的手段，聞之心驚。去年所見更覺駭目。現在駐藏的要人，却正在春夜酣夢呢！

又聽說□□到川邊時，尤其在甘孜戰勝降了德格四縣的時候，西藏當局及上下一切人，皆抱着一種很緊張的心理。我中央所派的駐藏要人雖貼了告示，安慰人民。但是一般人心仍不能安定。因為他們也沒有武力，又能怎樣呢？若果□□一到昌都，他們也同樣束手無策。就是連西藏的那兩三萬兵士，也是毫無用處的。有的人說，管他的，反正

我們是個平民，走到那裏也是一樣，他們跑的時候，我們也跑就是了。英人也在這個當兒來大湊熱鬧，他們對於西藏當局，極力的鼓吹□□可怕，並說：「□□與俄國一系，勢力甚強，絕非西藏的幾萬士兵所能禦敵，倘令□□攻入了昌都，那時拉薩的一切的一切，就要同歸於盡了。頂好由他們開一支軍來，替西藏守邊，抵敵□□。自備軍需，不勞西藏若公若私的半文之費，你們願意嗎？」他又說：「中央軍之剿匪，頂多不過守住□□東南北三面，令□□不能反攻而已，至於西面，他們是力量完全達不到的，中央不是來電教你們迎敵西面，並要你們幫助他們南面的糧嗎？你們若許我來接應的話，現在我一個電報，不出十日就可來救，你們老實想一想，不要到了那不可挽救的時候，再後悔就晚了。」英國人的這種說詞，又有理又中聽，那有不想找便宜的人呢？我想西藏當局，定受其所騙，孰知大為不然，當時西藏連日裏鬧着國民會議，討論的結果，為降□□降英，皆是亡國。可是降英，或者還能保持其宗教，比較被□侵入，聖教淪沒，強的多，但是中央來電教極力勸□，或者□□可除也未可知，我們仍當服從中央，自力痛剿，

一方面援助中央的軍糧。假若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再請英兵幫助也不為晚。國民會議，是各機關的要人，與三大寺的諸位大喇嘛等會議，中央所派的某要人等，皆不給參加之權。當時便辭謝了英人的幫助，正式的擬藉幫助中央軍了。其能自持服從中央，不肯降英者，恐仍以佛教觀念為主體吧。又對於班禪進藏的事件，英人也從中插腿，却也被西藏當局所辭脫，英人對於我駐藏的要人，好像未看見這樣，有時還借事弄之，實使我莫明其妙了。英人的這種伎倆，總不出懷柔、寬縱、挑撥、侵略四項而已。

曲羅五達賴和民衆對蔣委員長及中央

新聞說在幾年前蔣委員長北伐之後，達賴及三大寺的大喇嘛們，頻頻讚歎蔣委員長，表示著一種很想洽之的態度。而藏民衆從來崇拜活佛的，既見不輕易讚美他人一詞的達賴活佛，現在池喋喋的讚歎蔣委員長，那有不令人吃驚的呢？所以在那個時候，就聽到種種的謠說：有的說蔣委員長即達賴的化身，即是觀音菩薩；有說康國皇帝原是文殊菩薩化身，宣統或是個假的所以把江山玩掉了，現在達賴也稱讚蔣委員長，恐怕蔣委員長即文殊的化身吧。

像這種五花八門的傳說，幾乎傳遍了西藏，那時我在西康。不久的時候，便是貢覺仲尼回藏的那個大節目到來，有的人說他是中央和委座的心腹便人，有的說他是來說西藏的，有的說他是帶禮物回來的，有的說他是帶皇帝金印送與達賴的，有的說他是來傳委座的旨意的，但是究竟他帶的何物，做的何事，我却是一概不知道。（因為我在西康）傳說他乘輪由海路返藏，到了印度交界的地方，先上了一道呈文，達賴便立刻去書，教他擺盡那十二分的官派來藏，那麼他當然不敢不從，就拿出他那大堆布的架子來，沿途支差的入藏了。到了拉薩的那大，達賴便傳了全藏僧俗官員全套披掛，排開隊伍，開了正門，迎接他一直進去，他朝見達賴，遞上所攜的物品和書信的時候，達賴也從座上站起，一件一件恭恭敬敬的接了，然後慰勞了他幾句，就遣退了。據說這種接見，在西藏是最隆重的儀式，只有皇帝的聖旨到了，才用這種儀式迎接，對於別的事皆不用的。自從皇帝推翻以後，這個儀式便成了個廢棄品，英國的總督送過那麼多東西和書信，非但不用此儀式，並且沒有當天接見的傳述。就是民國以來的一切大總統和偉人的信電到



了，也未用過這個儀式，惟獨對委座的信件，就如此的恭敬，實在令人懷疑莫釋。因此民間的傳說，較以前更盛的多了，可是事又湊巧，就在此事發生了不久的時候，西藏便得到委座下野的報告，當時人心，忽然起了一種變化，說委座既為達賴如此稱許，何故忽爾又有此一跌呢？實在令人猜不透，便又漸漸地沈入了疑惑的深坑。又在不久，委座復了職，消息傳來，人心也漸漸安定，後來聽說中央派人進藏，解決漢藏三十年來的問題，民衆皆抱着一個從今以後又成一家的企望，孰知專差尙無確實的消息，而達賴去世的噩耗却先降臨！就在這種當兒裏，川邊的戰事，也告了個暫時的結束，金沙江以東，就歸二十四軍的防區了。此後聽說關於藏的問題，皆未解決，西藏當局和民衆，頗覺着我方的手段，有點捉摸不定，一個問題也不解決，只留下些陳跡渺茫的影像，便也不再提起。這一下子反而引起了西藏當局異樣的心理，下段再說。

#### 六 西藏當局對於中央的態度

在我們的腦海裏，總覺着西藏的人是蠻子，是呆子。我們略略地施用一點機變和手

術，他們一定辨別不清楚我們的心理，很容易受我們的欺騙和調伏。什麼漢藏問題，那都是爭到擒來就能解決的事。假若他們不聽受謬言勸告，那就擺擺我們手槍的威風，恐怕嚇他們一下。他們還敢說個不字嗎？假若用這種恐怕的手段，他們仍不歸伏的話，那麼我們再以利誘之。人誰不貪利，反正不要我們掏私包，我們怕什麼。橫豎錢是賺了來的，總的對於復命的書層，就請西藏地大人稀，兵無訓練，英方暫時也忙不及遠東政策所苦，的確是交通太不便利，假若能將川藏或藏交通修好，只要開去幾師軍隊，便可將他個完全咬住。難道怕他還跑到天上去不成？這豈不是個名利兩全而很容易做到的事嗎？對西藏民族對腦筋，原來的確結很簡單，也很變遷很靈。尤其是西藏。前幾近來漸漸地間被西藏人和英人與給教辦頭子。漢人要能夠牽住他們的當，就算不錯。只要能騙了他們，那更非是爭不得的事。我在西藏住了幾九年，西藏交界的人交接得也很少。最初見面以爲着別個神非常純厚，好像他全不懂世事，很可結交，到事結果的時候，總是我自己宣告失敗了，以後敢再和他們糾纏，幾次還是覺着我們漢人忠厚的多，好交得多者喇嘛與英人。因此

西藏當局的人，腦筋更是靈活到了極點，外露着一種很和平很忠誠的現象，無論對於於那一方面的應酬，都不着惱，慢慢地考慮，不輕易地允許你一件事，也不輕易地反對你一件事。那怕是他絕對不允你的要求，但是未到那萬不得已的時候，他總不揭表他的成見和反對。我們以前去西藏交涉的人，對他們所提出的事情，他們最初也是哼着哈着，裝似懂不懂的樣子，到了最後的那一天，他們不是完全反對，就是反有要求了。他們對於於英人也是採了這個手段，既不太親近，也不太疏遠。大概總是用很冷靜的腦筋，觀察我們漢人與英人的實力，到了最後，他們究竟是投英歸漢，那就絕非我們局外人所能預知了。

當年曾有一天遇見他們當局的通事，在閒談中，我順便問了幾句關於西藏當局的話，他說西藏當局，凡事都非常秘密，不許旁人知道，他雖充任通事，不過是代翻翻譯漢人的電信，和翻翻話，沒有這兩種事的時候，也是不許他進去的。他說：曾有一回，駐藏的某要人，到西藏去商議一件事，帶了一個衛士，執手槍而入。當那一般人，就很高興地

現了一種忿怒之相，却也沒有說什麼。要人說話的時候，他們就裝作不會聽見似的，等到說完了，他們只說了一句我們代你奉呈某某佛爺就是了。待要人出去之後，便把他痛加批駁了一大頓，甚至說你們漢人，毫無一點禮節。我們會議的地方，那裏是應當帶丘八和手槍來的地方嗎？你們漢人，就應該這樣的欺侮我們嗎？這樣還叫做什麼和平和愛護嗎？如此的數罵了一大頓，才放了出來。他又說：有一次中央來電，說派專使護送班禪進藏，當局並未答可否。後來又說專使先來，又說專使換了。當局便對他遊戲說：到底以誰作主，怎麼連一件事也沒有個決定呢？他又說：□□擾亂川邊的時候，中央連續的來電，駐藏要人急得像甚麼似的，往吡噠跑。吡噠總是用一句回奉某某佛爺爲答覆，全不睬他，也不得罪他，他實沒有法子的時候，便親自跑去見某佛爺，佛爺說：我叫他們快辦，或說我送去國民大會討論，也就答覆了他和電報，該辦的自然進行，不該辦的自然停止，人家並不得罪他。又有一天，關於班禪進藏的事，電報上，好像說派兵護送班禪進藏，你們都來電歡迎，這是很好的（電文他忘了，我更沒有看見），西藏當局的人

便冷笑一聲說：誰會打電報出去歡迎派兵護送呢？這又不知是那一個在作怪吧！這是西藏當局對於駐藏要人所持的態度。

#### 七 西藏當局對於班禪進藏

班禪離了西藏已經是十幾年了，班禪與達賴，究竟爲了什麼事而出來的，當然是外人難明真相的事。我在西藏，雖聽見過許多，但現在也無長篇敘述他的必要。人是已經出來，究竟能不能回去？西藏當局持了何種的態度？這是我們急須知道的事情。僅就我片面所見，來記述他幾句，供給衆人參考吧！大約是在民國二十二年，安欽大師將要進藏的時候，我便聽見西藏人說：班禪大師手下，只有兩個人可以來商議這件事，因爲這兩個，平常作事很正直，無私心，深得前藏當局所讚許，那就是安欽大師，與某秘書了。後來不久，安欽大師便到了拉薩。其同來的，也確是某秘書。便將班禪大師的手書，和羅桑堪布等的公函，分別呈上。班禪大師手書上說的甚麼話，雖非外人可知。因爲是呈達賴的，大約話是很和平，並沒有什麼要求，甚至還許有致謝的話。但是下人的

公函上，却就大大不然，說了許多恐嚇和不怕西藏的話，還有幾個很重要的條件，要西藏接受。國民大會上，當着衆人將公函打開一讀，直氣得一般大小官員們三尸暴跳怒髮衝冠地說：這樣還有什麼商量的餘地？叫他們有甚麼本事只管使出來就對了！所以那個初次的大會，就是毫無結果的不歡而散。成震和藏廷將毫無結果的結果回報了達賴。達賴却毫不在意地說：管他們的甚麼？看着班禪的面上，好好再法商議吧！衆人見達賴全不在意，實是摸不着頭腦，只好又重新的詳細商議。結果，是將班禪大師以前所有的仍然交還，以前所無的也不必重新要求，還是歡迎班禪大師速疾回藏。像這樣的批文也寫了，安欽大師也加了官級，返內地的馬牌也填了空格，和數目，再往達賴前辭行一次，就可動身。可是在這個當兒，達賴就病了，並且一病而死了。

安欽大師，也只好作了個不辭而去的。到南京，呈上批文，班禪也就決定了回藏的宗旨。西湖傳了一座時輪金剛大法，就漸漸地收拾着起身赴北平，往綏遠和青海那條路上去了。安欽大師却從前年秋天，便先回西藏，正式的代班禪大師接收一切，西藏當局

也派了僧俗兩界的代表，前往青海歡迎。故班禪大師能否回藏的這個問題，已經解決在三年以前了。但是班禪手下的那班堪布和隨員們，不知道究竟還有甚麼事沒有做完，或是什麼目的還未達到，終是不願意快快的走。挨過了春天，又說夏天草不好，挨過秋天，又說冬天雪太寒。這其中的奧妙便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的了。現在已是過了兩個年頭，其中也生了兩三件事：一便是班禪大師的行裝數百馱，在擊墟略關隘上檢察出軍器和炮彈之類；二便是帶不帶漢兵護送問題；三便是班禪大師的下人，尚在要求條件。我今年離藏的時候，還未聽到這幾件事情的解決辦法。（按：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班禪大師還沒有圓寂。）——

#### 八 到藏時的一些零碎事情

特專使到藏的時候，好像在拉薩臨時的招待所裏，就作了個臨時的行署，其中所住的，想也決定有一些偉大的人才。因我回內地，所以未能觀光。特專使回國之後，我又二次進藏，到拉薩那天的次日下午，我往無線電報局去發電報，會晤了張威自治長，他

是湖南人，談了一些閒話，覺着他非常的清直和悅，令人喜歡接近。聽他說有一位黎妻，也在西藏專門研究佛學，是一位好佛學的老居士，住在不遠。我就順便去拜會。到了柏壽，先見了他的管家，通過姓名，却是久仰大名的楊質夫先生。略略談了幾句話，便由楊君引着上了三樓，會晤了黎老居士。他在政學各界做事多年，後來專心學佛，便以個人資格進藏，其進藏的目的，也是專為學西藏的佛法，並無政治和其他的作用。後來又談到漢藏雖然想統一，然而文字語言都不一致，我國經營西藏數百年，從無一部完整的漢藏文法，和字典。而英國和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版，真是令人雖不愧死，也當羞煞。黎老居士發願想編一部藏漢字典，以漢文解釋藏文之字音和字義，說正在採集材料中。以後還想做一部藏字字典，以藏文解釋漢文的字音和字義，我對於黎老居士這種勇猛精進利益國家的工作，非常的欽敬和感戴。聽我另有他事相礙，不能隨意而附驥尾。又談了一些佛法正義，更覺黎老居士的知見都很正確。他當時正依止着一位大格什，聽講菩提道次第廣論，此論我雖然以前已經譯出印行，但是覺着他的文理太深奧，我的



學識慧力太淺薄，恐不免有許多舛錯處，難得有這樣的大心居士也學此論，我便送了部去，請他有空的時候，給我改正一下。次日的晚上，有一位朋友邀我往無線電台聽首都南京的廣播，這次便會晤了許多要人，略略說了幾句門面話之後，我便聽他說從前駐藏有一位要人他不善調伏攝引西藏，而儘管冒罵西藏，我感覺着，這不是駐藏人所應有的態度，我願以後駐藏的達官貴人，須以革除此種輕視他族的習氣，爲當務之急。

有一次要人們在公館裏，舉行國慶紀念大會，在讀遺囑及報告開會的宗旨後，就請來賓們演說，內中有一位專門學佛的老人家，他在演說的當中，因爲要發揮全國統一是件很堪慶幸的事，所以他在那反面，就說了許多國家不統一的損失，尤其談到西藏對於我國要人的答話中，有幾句很可令我記着不忘，就是說：你們問我們服不服從中央，我們服從中央，須要中央靠得住才可以，假若中央自己的本身倚靠不住，我們就是服從中央，歸命中央，又有什麼好處呢？你們中央若自己不能統一，自己不能管領全中國，自己不能保護全中國，你們還能夠統一我們管領我們保護我們嗎？我們就是像你們說

的全是一家，服從中央依賴中央，可是中央究竟能不能遠遠地顧及我們呢？假使中央要派兵來藏的話，究竟還是來保護我們呢？還是來侵擾我們呢？還是來消滅我們呢？當時我們辦交涉的人，對於上來的幾個問題，當然是不好答覆，尤其是對於質問全中國能不能統一的問題，那時候尙未統一，更實在是不好答覆。他們服從和歸命了我們之後，我們是不是靠得住？能拿什麼來保護他們？安慰他們？那更是一件很茫然的事實。我們就是派幾個人去替他們辦理政治、教育、交通、軍事等等，但能不能派着真心無二的純粹想利益他們的人？其所作的事情，又豈不是能夠完全令人家欽佩羨慕和感謝呢？這些疑問，就是我們自己，也實在是沒法來解釋的。所以現在全中國能夠統一的團結起來，這真是我們最高無上的慶幸！這真是我們永久不可忘的紀念！其次大家便公推着我去演說，我到了沒法迴避的時候，也就走到了正當中的地位，先對於大家說了幾句應酬門面的話，便附和着那位老先生的話，說了一點我個人的感想，最後我便就着統一二字的反面，說了些我親眼看見的不統一的事實，來證明統一是一件很難能實現的事。我又盡量

的宣布國家統一的勝利，和不能統一的原因，就是我們各人所懷着的那顆自私自利的私心，因為有這顆私心在肚子裏作怪，所以在外表上，無論是爲農、爲工、爲商、爲學生，爲師長、爲軍人、爲政客等等；皆不能實行按着義務享受權利的平等生活。更不能犧牲自己個人的快樂和安逸，去做那利益他人或衆人的事情。我又把當時在座的一般同鄉商人們；不能團結一致的現象，借題發揮了一陣。我又說了些統一的原因，就是要個人能自愛和愛他等等。其次便是無線電台上張台長演說，這位先生說話，非常的直截了當，他以世間很平常的兩句話，要吃鹹的就放鹽，要吃甜的就放糖，來發揮想想得三分權利，須要盡一分義務，能夠盡到十分義務，才可以去享受十分權利。若能這樣，自然就各自相安了，因爲不能如是，所以就鬧的大家爭吵不安。譬如雇木工，人家若是二兩銀子一天的規定，你就每天給他二兩，自然是相安無事。假若你去硬給他一兩五錢，那就當然要相爭相吵，不會有相安的希望了。我覺着他先生這些話，都含着很重大的暗示，因爲他有地位的關係，而且說的是真情實話盡情盡理，這自然是誰也不能反對，實在是

令我十二分的佩服。演說過後，便是禮成，散會，吃中餐。他這裏請的客當然是漢藏各界的人物都有。西藏的人，以出名的親英派某某爲最出色，他却非常要好，我實在有些莫明其妙的在那裏動氣。我自己想想自己，已經是拋棄世間名利的一个出家學僧，對於他人的卑鄙行爲，和那些有傷國體的行爲，不知道爲什麼還有那麼不高興的心情呢？人家都說出家人，是沒有國家觀念的，我也很想不問世事，消滅了我的國家觀念，可是我的習氣太重，終是消滅不了，甚至比那些身負國家重責要人的國家觀念還要來得重些。我在西藏見到或聽到他們那些貪鄙丟人的事，直臊急得我的臉皮發紅，見了人也不敢抬頭，更怕這時有人對我談說。我自己也暗笑自己，對於世間官場內容，太無見識，太無經驗，人家自己都覺着不算一會事，你又何必去替人家害臊呢？這餐飯弄的山珍海味，樣子很多，可是太弄少了一點，碗盤方一放穩，便成了空的。大家又各就着附近的人去談心去了。我挨着的上首，是安欽大師，下首是黎委員，我們所說的大半都是佛學的話，別人說什麼話，因爲我的耳朵不空，當時沒有聽見。

隔了一天，就是安欽大師請客，仍是假座在那個要人公館裏，其請客的目的，大概是爲酬謝而設，其所請的客人，却除了幾家藏人官員而外，便是駐藏的漢人官員。普通僧人，只有我一個漢僧，商人也只有解友三先生一個，這是因爲我們與安欽大師有私人的感情，所以加入了這次宴會當中。這次的山珍海味，當然也是應有盡有，而且素食也備得很多。這個時候的在座諸位，不但是藏官，就連漢官們，也都在不絕口的稱讚。又過了幾天，便是張台長請大家吃便飯，這次也把我邀了去，還有一位新在藏出家的漢僧，和幫達倉的公子。大家吃了午飯之後，各自散去，我是將要回國的人，便也往別處去辭行。到了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大家又聚在一塊兒吃飯談天，那時候有一個人，毫無顧忌的和幫達倉開玩笑，還是張台長讓大家入座，吃吃鬧鬧，就把剛才的那一幕忘記了。我很希望今後駐藏的人們：第一要把個人的私欲看淡薄些；第二凡事要能顧全中央的面子；第三對於西藏當局的手段要認清楚；第四對於西藏當局諸人的個性要明瞭；第五對於接洽各項事宜的時候，硬硬要能合宜，既不可有威而無恩，又不可有恩而無威（現

在恩威俱談不上)；第六對於西藏漢人的種類和性質，也要明白那些是安分守己的，那些是專好生事的，那些是已受西藏當局管轄的，那些是有權管轄的，那些人被人家輕鄙，那些人受人家尊重，都須分析得清清楚楚，方能免除了片面見解的過處；第七在藏中與英人之各種談話及交涉，當特別留意其中的手段，既難以示強，尤其不可示弱；第八對於西藏當局，則總以寬裕爲上策，全國若能統一，中央的能力若能養的充分，西藏人絕不是個馱子，這是我所極信的事實。

### 九 結論

上來把我兩次進藏所見和所聞的種種現象，都略略的敘述了一點，我自己知道我是個出家人，對於那些政治等等的學問，是很少學習和研究的。我說的話，當然有許多是很外行的；可是我確實知道，如我所見所聞的那些事情，是我們駐在內地的中央當局，所不會知道的，更非是我們內地的同胞，所能了解的。所以我由西藏一回來，無論走到那一處，無論遇到那些人，除非他們不認識我，和不知道我的來歷而外，其餘的朋友們

，一定是要問問我西藏的現狀。甚至不管我願意不願意，一定要叫我演講演講西藏的實情。即由此一點，也就可以見到內地人對於西藏的觀念，與從前是很不同的了。現在都覺着西藏是中國很要緊的邊防線，西藏的內情，也都想知道一點，我倒是很慚愧，平素就不愛管閒事，更不愛去記閒事。我若是沒有負着那種專責，我就抱着個油瓶子倒了也未去扶他的思想，所以我對於同胞和朋友們，是沒有什麼貢獻的。就是我寫出來的這幾萬字，也不過是閒談一陣而已。

我上一次回國的時期，正趕上達賴才去世的時期，那時候有一般熱心國事的同胞們，就有些不符事實的主張，他斷定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好像是在東方雜誌上看見過的）。他那種知見的錯誤點：第一就是不明瞭西藏內政的組織和手段，危是不好乘的；第二就是不知道漢藏路途之險阻，和印藏交通之便利的相差太遠。第三就是不明瞭某國人的企圖。所以這種奇事奇想入非非的怪論，我知道他是出於愛國的好心，不過在認識上太錯誤，在斷案上不免過分，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只因爲我的事情太忙，沒有空陪着

他們談西藏，我覺着很辜負他們的好心，最近又聽見有人說：西藏是地大人稀，沒有實力，某國人外面雖然很強盛，其實他的遠東政策，並達不到西藏。他對於阿比西尼亞，尙且不敢多事，那裏還敢來侵佔我們中國邊陲的西藏呢？印度已經是難於消化，要作腹痛，何況西藏這個禍胎，他那裏還敢受孕呢？所苦的就是交通不便，只要交通一便，解決西藏，那是一種不成問題的事。哎！他這種論調，當然是很中聽的，尤其是說給那些沒有去過西藏的同胞們聽，那是很少有人反對，或加以否認的。可是在我的近視鏡子上照他一照，我便知道他還是一種空空洞洞應付當局人們的一種手段或政策，只要把那一剎那時間混過去了，他這幾句話的責任，也就化爲烏有了，若是這幾句話說的投了機會，也許還能夠升官發財。所以我認爲這種手段，是害全中國的手段，中央當局，萬不可被這種莠言所動，以至於弄到不可收拾。至於西藏當局拿着一種不即不離的手段來應付中央，這實在是一件難辦的事情。不過好在他的民衆，到底還抱着一個漢藏同信佛教的觀念，當局的人們，也遠遠地企望着中國的統一。若是中國內地確實地能夠



統一了，西藏確是可以不成問題的投到中央的懷抱裏。但是將來駐藏的人選，應當切實地考究，這是以前漢藏鬧壞感情的因素，不可不注意的，再進一步的去考查西藏現代實際情形，然後去進行施設。至於前藏後藏的糾葛，尤須有一種公正的眼光，不偏聽信那一方面的談話，和偏附那一方面的舉動。總以達賴臨終前判決的爲標準，去辦理他們兩家的內務官司。那就大事可以化爲小事，小事可以化爲無事，雙方都不會有不滿意或抱怨的觀念。若能夠這樣的做下去，以後的漢藏，或者能放出團結一致的光芒，這是我寫這篇文章唯一的動機，希望政府要人們一致的努力吧！

現代西藏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出版 一—三〇〇〇

# 現代西藏

定價國幣三十二元

著者 法 尊

發行者 王 曉 赫

發行所 東 方 書 社  
成都 祠堂街

印刷者 蓉新印刷合作社

有 不  
著 准  
作 翻  
權 印

四川省圖書雜誌社編纂查證圖字第五二

12.00 ① 〇二